





稱且字所以示法未何以不稱使婚禮不稱主人解詰曰為養然則曷稱稱諸父兄師友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

者何無母也何謂父兄者諸侯臣其父兄師友稱諸父兄師友以行若然宋公無母猶有諸父兄師友傳何言辭窮也左傳正義曰宋公

禮父兄師友謂大夫以下非宗子者其皆禮說所云支子則稱其宗子稱其父兄是也曷春諷已射命之以宗子之尊尚不稱父兄况諸侯乎其

母母不通也婦人無外事母但得命使於其國耳不得通于四方文不可曰絕之母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解詰曰據伯姬歸譏解詰曰義

何譏爾事多罪是在於彼而文見於此者故問其所以為譏則謂曰何譏爾者不問曷為為譏始不親迎也解詰曰禮所以告親迎者所以示男

庭諸侯亦不親迎使上大夫逆之則稱之曰子孫雖以詩考之文則夫婦也夫婦判合禮一體所謂無敵體之義故無親迎之禮也禮先聖

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非天子則誰乎禋禘以詩考之文則夫親迎也夫親迎也夫親迎也夫親迎也夫親迎也夫親迎也夫親迎也夫親迎也

逆首章充耳以素言士之服次章青者謂大夫之服次章黃者謂君之服明國君不親迎合有讓也又若詩作於齊哀公之時傳言不親迎前此者亦

微矣始不親迎於此乎前此則曷為始乎此託始焉爾曷為託始焉爾曷為託始焉爾曷為託始焉爾曷為託始焉爾曷為託始焉爾曷為託始焉爾

人道之始王教之端內逆女常書外逆女例月大夫始不常書者明當先自正躬自厚而薄女曷為或稱女或稱婦或稱夫人女在其國稱女

責於人故略外也謹案大夫為君逆女例月大夫始不常書者明當先自正躬自厚而薄女曷為或稱女或稱婦或稱夫人女在其國稱女

韓父逆女是也在塗稱婦解詰曰女在塗稱婦之父母死而奔喪為其父母母期則歸婦曰婦人生以父母為家嫁以夫為家故謂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伯姬者何內女也解詰曰不稱公子者婦死其言歸婦人謂嫁曰歸婦曰婦人生以父母為家嫁以夫為家故謂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紀子伯者何無謂焉爾子常履輪之字春秋賢隱公諸侯來親隱者莫夫於儀父故字之大夫來親隱者莫夫於儀父故字之

亦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夫人子氏者何隱公之母也何以不書葬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子將不終為君故母亦不終為夫人也

隱公卑屈其母不以夫人禮葬之以妾禮葬之以卑下桓母無終為君之心得事之宜故善而不書葬所以起其意而成其賢日者恩錄之公

其禮是為夫人矣夫人皆同例也謹案禮攝死膠得升于嫡聲子室空故惠公時本稱夫人及隱為桓立不終其母加於仲子子乃不嚴以小君美之蓋亮而後殺

鄭人伐衛伐例時雖在月下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解詰曰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二月般之正月也三月夏之正月也王者存二王之後使變其正朔服其服色行其

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先王治天下之大法禮文王不是廢周公制官禮周之孟春謂之正月夏之孟春謂之正歲則存三統者植文王之

意也繼周而王者當反寅正故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春以秋為後法禮不可更魯麻之月日但可記其意於此書也且春秋奉

周月則春亦周王之春然不曰王春正月而曰春正月者正以三月若曰是法王所敬奉上則存三統之義不顯漢律志述劉歆曰春三月

首月書王元之三統也是古左氏師說亦然而今法左氏者輒言夏四月四時皆王所當取法矣獨擊王於二春也逆退之一指之若謂歲

何以書解詰曰諸言何記異也解詰曰異者非常可怪先事而至者謹案漢五行志曰京房推應三年日食則曷為或日或不日或言朔或不

言朔曰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食上朔也解詰曰辰朔日有食之是也或失日或不日或失日或不日或失日或不日或失日或不日或失日或不日

故日食不夫之前者朔在前也解詰曰謂二日食則已齊侯元卒則辰非晦明矣穀梁為短五行志曰凡春秋日食三十六穀梁以為朔二十六晦七夜二

恒在朔也夫之前者朔在前也解詰曰謂二日食則已齊侯元卒則辰非晦明矣穀梁為短五行志曰凡春秋日食三十六穀梁以為朔二十六晦七夜二

恒在朔也夫之前者朔在前也解詰曰謂二日食則已齊侯元卒則辰非晦明矣穀梁為短五行志曰凡春秋日食三十六穀梁以為朔二十六晦七夜二

恒在朔也夫之前者朔在前也解詰曰謂二日食則已齊侯元卒則辰非晦明矣穀梁為短五行志曰凡春秋日食三十六穀梁以為朔二十六晦七夜二

恒在朔也夫之前者朔在前也解詰曰謂二日食則已齊侯元卒則辰非晦明矣穀梁為短五行志曰凡春秋日食三十六穀梁以為朔二十六晦七夜二

恒在朔也夫之前者朔在前也解詰曰謂二日食則已齊侯元卒則辰非晦明矣穀梁為短五行志曰凡春秋日食三十六穀梁以為朔二十六晦七夜二

秋推見以至

邾婁人伐宋解詁曰邾婁小國

何以書記災也解詁曰災者有害於人物隨事而至者謹察爾推曰食捕心蟻食葉或食初則食根益經進書類者衆文通矣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彊卒京氏易傳曰彊者公觀魚于棠彊謂不聽北卒公曰叔父有德于寡人弗敢忘義之加一等故

宋人伐鄭圍長葛邑不言圍常謂此其言圍何強也來類長葛新城隄頌惡之言圍師及齊師圍成圍宋彭城圍成國之言圍邑不聽言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

輸平者何輸平猶隋成也左氏經作渝平渝輸異文同義易曰成有渝地之盟詞曰渝盟無字國詛楚文曰發輸盟刺輸

有成也解詁曰吾魯也宋也吾與鄭人則易為未有成孤環之野隱公獲焉解詁曰時與鄭人戰然則何以不言戰諱獲也

秋七月此無事何以書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無事則書其始月也首時過則何以書春秋編年四時具然後為年諸特言春秋者皆一

冬宋人取長葛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夏也解詁曰古者師出不論時今宋更年取邑久暴師苦衆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解詁曰叔姬者伯姬之媵也至是乃歸者待年又因國也婦人歸媵數十五從婦二十承事君子媵

滕侯卒何以不名解詁曰滕侯者魯之媵也至是乃歸者待年又因國也婦人歸媵數十五從婦二十承事君子媵

宿男解詁曰宿男者魯之媵也至是乃歸者待年又因國也婦人歸媵數十五從婦二十承事君子媵

不終不卒解詁曰不終不卒者魯之媵也至是乃歸者待年又因國也婦人歸媵數十五從婦二十承事君子媵

亦稱人各有起解詁曰亦稱人各有起者魯之媵也至是乃歸者待年又因國也婦人歸媵數十五從婦二十承事君子媵

疑別微繼齊不遺是故解詁曰疑別微繼齊不遺是故者魯之媵也至是乃歸者待年又因國也婦人歸媵數十五從婦二十承事君子媵

及王用諸侯之師曰從諸侯來之師曰逆女解詁曰及王用諸侯之師曰從諸侯來之師曰逆女者魯之媵也至是乃歸者待年又因國也婦人歸媵數十五從婦二十承事君子媵

夏城中丘中丘者何內之邑也城中丘何以書解詁曰中丘者何內之邑也城中丘何以書者魯之媵也至是乃歸者待年又因國也婦人歸媵數十五從婦二十承事君子媵

例時

城邑

城邑

城邑

城邑

城邑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其稱弟何之稱曰據諸侯 母弟稱弟母兄稱兄 解註曰母弟同母弟母兄同母兄分別同母者春秋褒周之文從嚴之質

也古者諸侯朝聘聘為原賢考禮一法度尊天子不言聘公者禮聘受之於太廟書者皆喜也 聘事 聘例時謹審春秋承哀周之微文勝而論人知費善美和親親開端首見鄭段之稱料大 矯其夫非因人情所易覲者而先示之親則其教不

易成蓋由文言之凡我兄弟宜有同異由母言之雖愛無差亦施由親始於稱親於同母也

秋公伐邾 解註曰書者喜之也古者諸侯有較德殊風異行天子聘問之當北面稱臣受之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解註曰書者喜之也古者諸侯有較德殊風異行天子聘問之當北面稱臣受之

凡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此聘也其言伐之何大之也曷為大之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

解註曰中國者禮義之國也執者治之也君子不使無禮義制治有禮義故絕不言執正之言伐也執天子大夫而以中國正之者執中國尚

不可況執天子之大夫乎所以降夷狄尊天子為 辭辭劉說曰以一人當一國大天子之使之使也為天子使尊矣而屈卑乎哉狄何言伐不可

言執是亦大 天子之使也其地何大之也 實執則不地也地順也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郟 宛者何鄭之微者也郟者何鄭湯沐之邑也天子有事于泰山諸侯皆從泰山之下諸侯皆有湯沐之邑焉 解註曰有

祭天告至之禮也當沐浴潔音以致其敬故謂之湯沐邑也所以尊待諸侯而共其費也歸郟書者甚至鄭伯無尊事天子之心專以湯沐邑

歸魯背勢當誅也錄使者重尊湯沐邑也王者所以必迎守者天下雖平自不親見猶恐遠方獨有不得其所故三年一使三公臨陽五年親

國至人見為極擾故至四岳足以知四方之政而不可

庚寅我入郟 其言入何 據齊人來歸郟謂之入者非已至之文難辨也此魯受郟 其曰何 解註曰據後乃曰也言

乃入謹宋魯梁傳曰入者內弗受也不言入難也 解註曰入者非已至之文難辨也此魯受郟 其曰何 解註曰據後乃曰也言

明我無欲于郟既來歸之而又不得已而許故退受地之子下曰我以庚寅之入也 其言我何言我者非獨我之邑將以

言我故能起其非獨我 齊亦欲之 解註曰許田昆以不與齊而與魯然魯人兩卒未與許至桓公即位始更以壁假之則魯重難具軍信矣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辛亥宿男卒 為元年與四盟衰錄之也稱男者驟於所聞世恒書卒須加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八月葬蔡宣公 卒何以名而葬不名卒從正 正名者所以為識別 而葬從主人 傳曰葬生者之事也故從其主人辭也生有五等設稱公王者

以顯其官卒何以日而葬不日卒赴而葬不告 卒葬宣公葬不當時自為後漢法曰矣若然葬不告日而春秋得加日錄渴隱者君子據列國

之史彼自各有葬日且魯史記外事要若內事之詳春秋則外事則曰者必曰皆列國之史知之時有幹枝句朔上下錯迂者亦雜他國

之脈故編管子更請晉乘見三家渡河子講楚之樞枕至於履陳曰大哉楚王輕千乘之國而重叔時之言俗謂謂春秋唯見魯史又詳畧去

取悉無意義一依此告

何陋之乎言春秋也

九月辛卯公及晉人盟于包來 公曷為與微者盟 解註曰據與齊稱人則從不疑也 卿雖可敵公故絕正之今既稱晉人乃畏微者與公貴賤

殊隔自當聽從約束非敢敵充無所嫌疑不假沒公敵梁得曰可言公及大夫正此意也疑義如示民不疑之

疑古者君然大夫為質不為質君祭大夫為尸卿不為尸皆為位近則疑遠則不疑禮有所謂順而據者其義適於春秋

公羊通義

五七 卷下 三下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此展無駭也何以不氏解曰桓公疾始滅也故終其身不氏解曰桓公疾始滅也故終其身不氏解曰桓公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南季也文王之昭有聘季載白虎通義何以書記異也何以異爾不時也洪範五行傳曰教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恒而厥極惡說曰上燬下暴則陰氣勝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也漫漫也其雷清治也監陽和合其電燭耀也其光長而雷殺殺也又曰雷之始發大壯始君弱臣強從解起推是年三月癸酉猶在漸泰之何以書記異也何以異爾不時也洪範五行傳曰教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恒而厥極惡說曰上燬下暴則陰氣勝

庚辰大雨雪 何以書記異也何以異爾傲甚也解曰蓋師說以為平地七尺謂案傲厲也周之三月本夏之正月夏小正傳曰正月公雷雷不

俠卒 俠者何吾大夫之末命者也卿所命也古者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於其廟是命大夫之禮也俠未命故不氏得

夏城郎 冬八會齊侯于郕郕為是會與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范武子曰應行自此昔月者天告雷雨之異以見篡弑之禍而不知戒懼反更數會故危之謹案是會左

夏營韋師會齊人伐宋 此公子翬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為貶掘桓之篇復稱公子既非一貶隱之罪人也故終隱之篇貶也何焯曰曷之罪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外解曰日者見結日編戰也諸案編戰日詐戰不日詐戰者曰某敗某師于某編戰者曰某及某戰于某某師敗績此

辛未取郟辛巳取防 取邑不日何以日解曰取邑不日詐戰者曰某敗某師于某編戰者曰某及某戰于某某師敗績此

其言甚之何春秋錄內而略外於外大惡書小惡不書於內大惡諱小惡書解曰明取邑為小惡一月而再取甚之也其若魯乘敗內大惡諱此

秋宋人衛人入鄭曹為尤惡君子惡惡其始始於諸侯擯與侵伐乃至擅相入擅相入乃至擅相滅故於宋衛入國之始深疾外之使與吳越

至者而治之則事之本正矣此類是矣

子爵且註四年傳曰哀公守乎周紀侯謂之是西周之世紀固稱侯益知舊說妄也來朝例時月者為下會也會例亦時而月者左傳曰蔡侯鄭伯會于鄆

蔡侯鄭伯會于鄆

離不言會此其言會何解註曰二國會曰離離索難離也屢兩也記曰輪坐離立毋往來馬二謂之離三謂之麥漢律有離

侯二人執戈謂之離衛諸云離者其言如此離不言會二下五蓋鄆與會兩凡事若及宋人盟于宿之例

九月入杞

事從省可知故知我人稱特為起齊欲之變文云爾

公及我盟于唐

冬公至自唐桓之盟皆曰桓無信也其會皆不致畧之也唯是盟不曰又致者尋前唐盟條隨之好成隨之信故加錄焉

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贏

此最善矣唐內地也晉侯黑臀齊侯曰桓無王其曰地故不言會也由此推之致公會例當亦封內者以地致封外者以會致

與夷之卒也

十年春王正月其傳曰桓無王其曰地故不言會也由此推之致公會例當亦封內者以地致封外者以會致

己丑必有一不在正月者

故不特加王正月以博疑也十八年有王毅梁無傳何部公以為桓公之終也蓋惡桓之深若曰今而後乃復有王

皆從此觀之春秋之所善善也

所不善亦不善也其義不肖之志以著其

夏齊侯衛侯晉命于蒲

晉命者何相命也穀梁傳曰晉之為言猶相也相命而信諭謹言而退以是為

古者不盟結言而退

結言曰善其近正似於古而不相背故書以擯亂也謹案不月者善之故從盟之大信例也前

六月公會紀侯于盛

伯與會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既者何盡也穀梁傳曰既者盡也有繼之辭也五行志曰京房以為桓三年日食貫中央上下

公子翬如齊逆女

加公子者以隱則罪於桓則親所以惡桓也逆在所聞世例日卒故不以日見罪所傳聞之世本不日卒故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讎

何以書讎何讎爾諸侯越竟送女非禮也解註曰禮送女父母不以禮於堂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解送

公會齊侯于讎

此入國矣何以不稱夫人解註曰據

夫人姜氏至自齊

鞏何以不致解註曰據逆以夫得見乎公矣穀梁傳曰不言至自讎者從國有行乃以其地致夫人本自齊來與往讎地而還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有年有年何以書以喜書也古之造文者未千為年夏謂之歲步歷周也殷謂之祀四祀倍也周謂之大有年何以書解註曰問宣亦以喜書

也此其日有年何僅有年也

解註曰僅猶勞也謂五穀彼其日大有年何大豐年也僅有年亦足以當豐乎特有年也解註曰特稱也若桓公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有年有年何以書以喜書也古之造文者未千為年夏謂之歲步歷周也殷謂之祀四祀倍也周謂之大有年何以書解註曰問宣亦以喜書

也此其日有年何僅有年也

解註曰僅猶勞也謂五穀彼其日大有年何大豐年也僅有年亦足以當豐乎特有年也解註曰特稱也若桓公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有年有年何以書以喜書也古之造文者未千為年夏謂之歲步歷周也殷謂之祀四祀倍也周謂之大有年何以書解註曰問宣亦以喜書

也此其日有年何僅有年也

解註曰僅猶勞也謂五穀彼其日大有年何大豐年也僅有年亦足以當豐乎特有年也解註曰特稱也若桓公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有年有年何以書以喜書也古之造文者未千為年夏謂之歲步歷周也殷謂之祀四祀倍也周謂之大有年何以書解註曰問宣亦以喜書

叔來錫桓公命用恕之極至於蔡衛陳人從王伐鄭故春秋者三說之所合更也禹湯文武之所受其德澤也隱桓之際王與蔡始天下之大變也隱桓三十年一百九十事君臣大夫歸罪第窮反之意見歸德於公而推之三百四十年千七百百事其以昭昭屬此統後同實也

大雩 大雩者何旱祭也 解詁曰雩旱祭也雩祭名不稱大者祭言大雩大旱可知也君親之南郊以六事謝過自責曰政不一與民失職與宮室

詩所謂上下奠然則何以不言旱雩雩二十一年言雩前旱見言旱則雩不見矣解詁曰此見雩者善其能戒懼天災應變求雨屢氏之忠也

何以書記災也 洪範五行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祥不祥則災沴沴則禍及國常也

何以書記災也 洪範五行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祥不祥則災沴沴則禍及國常也

何以書記災也 洪範五行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祥不祥則災沴沴則禍及國常也

何以書記災也 洪範五行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祥不祥則災沴沴則禍及國常也

何以書記災也 洪範五行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祥不祥則災沴沴則禍及國常也

何以書記災也 洪範五行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祥不祥則災沴沴則禍及國常也

何以書記災也 洪範五行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祥不祥則災沴沴則禍及國常也

何以書記災也 洪範五行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祥不祥則災沴沴則禍及國常也

何以書記災也 洪範五行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祥不祥則災沴沴則禍及國常也

何以書記災也 洪範五行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祥不祥則災沴沴則禍及國常也

何以書記災也 洪範五行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祥不祥則災沴沴則禍及國常也

何以書記災也 洪範五行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祥不祥則災沴沴則禍及國常也

何以書記災也 洪範五行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祥不祥則災沴沴則禍及國常也

何以書記災也 洪範五行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祥不祥則災沴沴則禍及國常也

何以書記災也 洪範五行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祥不祥則災沴沴則禍及國常也

何以書記災也 洪範五行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祥不祥則災沴沴則禍及國常也

何以書記災也 洪範五行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祥不祥則災沴沴則禍及國常也

何以書記災也 洪範五行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祥不祥則災沴沴則禍及國常也

何以書記災也 洪範五行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祥不祥則災沴沴則禍及國常也

何以書記災也 洪範五行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祥不祥則災沴沴則禍及國常也

何以書記災也 洪範五行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祥不祥則災沴沴則禍及國常也

解詁曰征伐之道不通用兵暴則不以退不服則可以進火之盛天火之盛也

雖欲服罪不可復禁故疾其暴則不仁也傳不說始者前此未有無所說也

國故無所繫 曷為國之君存焉爾諸言君存焉爾者皆謂其國都也都不繫

夏穀伯綏來朝 侯吾離來朝 皆何以名 解詁曰君侯不名也 失地之君也

於我之辭來朝者非寓於我之辭 其稱侯朝何 何之者舉一隅 貴者無後待之以初也

八年春正月己卯 烝 烝者何 冬祭也 春曰祠 夏曰禘 秋曰嘗 冬曰烝

當于公 常事不書此何以書 傳於田特祭祀特發常事不書則者每歲祭之不可

而事書 繫其說隨三年解詁謂平王崩魯隱往奔 譏何讓爾讓也 周之季也

未故以則正月也 正月見故 傳釋經兩說謂五月再祭也 在下不則黷黷則不敬

祭三歲大士再祭 祭於室求之於幽 祭於室求之於明 祭於室求之於遠

人先求諸明 周人先士不及茲 四者則冬不裘夏不葛 解詁曰四者四時祭也

士者舉下以喻上其實士歲不過再祭於四者利用其二而已

天王使家父來聘 家父字又者配字之號 冠禮字爾

秋伐邾婁 何以書 證亟也 字並音去黃反

冬十月雨雪 何以書記異也 何異爾不時也 洪範五行傳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

祭公來逆 王后于紀 祭公者何 天子之三公也 何以不稱使 解詁曰揭宰

梁傳曰遂 繼事之辭也 大夫無遂事 此其言遂何 揭謂公不 成使乎我

報明遂在魯不在祭公也 女在其國稱女 此其稱王后何 王者無外其辭成矣

九拜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其辭成矣 則其稱紀季姜何 自我言紀父母之於子

也 京者何 大也 師者何 眾也 天子之居必以眾大之辭言之 曰書季姜歸者明魯

也 京者何 大也 師者何 眾也 天子之居必以眾大之辭言之 曰書季姜歸者明魯

也 京者何 大也 師者何 眾也 天子之居必以眾大之辭言之 曰書季姜歸者明魯

也 京者何 大也 師者何 眾也 天子之居必以眾大之辭言之 曰書季姜歸者明魯

也 京者何 大也 師者何 眾也 天子之居必以眾大之辭言之 曰書季姜歸者明魯

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諸侯來曰朝此世子也其言朝何解註曰據臣子春秋有譏父老子代從政者則未知其在齊與曹與齊者世子

光也謹來齊秋為其駭來處乎諸侯之上抑言同國齊是也傳說為微辭者言二世子皆不免譏耳禮世子無外交曹伯有疾射姑當躬視解職而忍去左右歷然代行朝禮夫君在不朝威之義故責之以教後世之為人子者當善曹與上此監本有在字

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

夏五月葬曹桓公曹與桓俱同姓又同魯桓公始見卒曰葬月著明當從大國例也射姑不子已就其卒去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會者何期辭也以弗遇則未成為會而言公會故須釋之時本期會于桃丘而衛侯背期不至蓋已與齊鄭同謀伐我

成事之實於下其言弗遇何期辭也故也也上為會者致本意也猶言晉人帥師而後期衛侯之過也愛之而不見反要則公之耻也公不見要也解註曰弗者不之深也起公見拒深范范子曰

桓獄逆之人出則有虎故會皆月之衛侯不來深無虎故時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郎者何吾近邑也當近郊之邑也哀十一年齊國書率師伐我左傳云師及齊師戰於郕而桓子

尤深冠近都城不可 吾近邑則其言來戰于郎何解註曰據齊師宋師次於郎不言來戰也近也吾平近近乎國也近幾也國語詩言國師迫鄰

言以起之也解註曰魯不復出主名者 此偏戰也結曰定地各居一面而鳴鼓而戰不相許 何以不言師敗績言敗績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內勝不言戰則言戰者內敗明矣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宋儒或以為即戰郎之諸侯也據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秋七月葬鄭莊公鄭莊衛惠皆犯王命但天子於鄭伐之而已與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祭仲者何鄭相也相也三公諸侯一相蓋屬開成石豎云鄭之相也 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祭仲以為知權也解註曰

以別輕重喻祭仲知國重君輕君子以存國除重君也其為知權奈何古者鄭國處于留先鄭伯有善于鄭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遠鄭焉

而鄭焉何氏本作野留今從鄭公謂諸侯周東都謂內地名詩云彼留之子先鄭伯武公也武公之父桓公周宣王母弟始受封于鄭本在野

而鄭焉京桓公用史伯計地及平王東遷武公為卿士益始食采于留其後既克郭鄭并莊公死已葬祭仲特往省于留蓋出于宋宋人執

祭仲是也大戎之亂如夫其地及平王東遷武公為卿士益始食采于留其後既克郭鄭并莊公死已葬祭仲特往省于留蓋出于宋宋人執

之解註曰宋人宋公也宋不稱公謂之曰為我出忽而立突昭公昭公也鄭莊夫人鄭莊之子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解註曰是

不聽令自入見國無拒也故如故也言少遲久之何來是不可得則病解註曰使突有賢才足計不然後有鄭國已雖病運居之罪然終古人之

出而忽可故反之隙則突依信可出而忽依信可反是不得則病解註曰使突有賢才足計不然後有鄭國已雖病運居之罪然終古人之

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若祭仲之事近似之 權者何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觀其後乃有善鄭世子忽復歸於鄭是也 權之所設舍死亡無所設解註曰亡之能也舍置也 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解註曰身家遂君不害人以行權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為也解註曰祭

死忽則鄭七生者乃所以生忽存鄭非苟故忽以自生亡鄭以自存反覆通此者皆所以解上死亡不施於己謀案據之所設良以事有岐趨道或兩實則生者實於審與輕重貴其稱量是故身與善權則義重義與君權則君重君與國權則國重古之人謀其君不私其貞私其名乎昔周公公來踐詐臨備上之嫌故管叔蔡叔放逐滅親之過卒使沖人成德王室底定詩人美之曰公孫碩膚德音不穀採之言與也易所謂巽以行權傳所謂自取損以行權其義一也然而世有藉權之名滿其履許者俗儒欲以此博觀其器可乎夫君子之行權雖若反經然要其後必有善存焉若仲者未能善其後也詩曰采芣菲而歸之於祭仲取其說辭從家以生忽而存鄭焉近於此權雖若反經然必非利也而假以立援警之準所謂春秋非記事之書明義之書也尚明其義其事可覆也俗儒責仲當守仲不聽仲說被執無能為仲元而又故入忽故亡匹夫之諒何所取之為善矣伯書名謂祭仲書字均然見賢必不信博將不信經乎仲唯得於本事不若李反沒仍細由是言之一簡之中商宜褒貶仲時所行暫得合權校其後事仍自無取正猶不保其往不與其違苟違於此了無問義

突歸于鄭 突何以名 據當國當 聖子祭仲也 引得歸也 聖子經說曰聖有力也 引無力也 其言歸何 言人 據當當 順祭仲也 解曰 順具計策與使

鄭忽出奔衛 忽何以名 據 春秋伯子男一也 辭無所貶 本所以公侯在喪稱子者 穆孝子之心 不忍當君位 示自貶損 從小國辭也 鄭伯

州之故 皆已隔年 自不嫌 為在喪稱名云爾 外大夫執例 歸國皆時 忽出奔 無罪 則亦當時 書九月 皆為下盟 會月也

柔會宋公 僂侯 蔡叔 盟于折 柔者何 吾大夫之未命者也 解曰 類發傳者 無氏 姬 賈 謹 宋 明年 背盟 伐 宋 而此 盟不日者 為

公會宋公于夫童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子闕

十有二年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紀侯 齊子盟于郕 蛇 晉 義 晉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 燕人盟于穀 丘

八月壬辰 陳侯 躒 卒 羅 躒 厲 公 也 益 以 謀 仇 立 躒 本 與 叔 州 吁 立 皆 同 義 羅 從 訖 始 首 夫 羅 委 未 明 故 不 書 葬 以 昏 侯 黑 臀 例 之 可 見 也 凡 外 卒

下之言焉 諸侯之葬當請於王 故不曰某國葬某公而曰葬某國某公 以王命葬之之辭也 王速德矣 春秋乃以文王之法臨之 而託其義

公會宋公于 鄭曰 虛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子 鮑

丙戌公會 鄭伯 盟于武父

丙戌 衛侯 晉 穀 梁 傳 曰 再 個 日 次 日 義 也 蓋 同 日 兩 事 先 盟 後 卒 既 嫌 日 不 相 蒙 先 卒 後 盟 盟 例 本 有 不 日 又 無 以 決 丙 戌 為 盟 一 必 破 法 丙

者 接 臨 有 弗 克 納 文 則 釋 且 正 當 立 已 明 故 無 嫌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 丁未戰于宋 戰不言伐 莊十年 此其言伐何 辟嫌也 惡乎嫌 嫌與鄭人戰也 解曰 時宋主名不出 不言伐 則嫌 以 鄭 師 伐 宋 地 故 舉 伐 以 明 之 宋 不

夫鄙土庶盜竊謹案諸侯當以時貢於天子奉國地所出重物而獻之桓公不幸臣職而傳釋經意主謂天子者當不貢其罪易見世俗之偽皆能言之下雖不貢上不可求此春秋以文王之法待王者其意微而難知也求例時月者與將即同義

三月乙未天王崩解詁曰桓王也謹案是後周歷莊僖二王經歸未記廟者蓋平桓之際猶有征伐告命至於莊王王風逆政陵夷桓則雖吉以子頡之變有所不書使後之考者知王速之息也及魯伯功成三匡天子惠王之喪偷然獲尊然後知撥亂序職實不得已焉耳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衣服禮秩如適卒成墓祔獲致奪正故危之奪正也絕之與與侯朔同義凡諸侯出奔楚不名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突何以名出奔楚不名復正也既非在彼反嫌當國故擊世子以見其正也曷為或言歸或言復歸歸者出惡

鄭世子勿復歸于鄭其稱世子何解詁曰據上出復正也復正也既非在彼反嫌當國故擊世子以見其正也曷為或言歸或言復歸歸者出惡

歸無惡已下並通例忽正而又言出惡者微弱不能自存亦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宋魚名復入於彭城晉索盈復入入者出入無惡歸者

出入無惡有責也毛詩序曰釋兮刺亂也君弱臣強不偪而和也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宋魚名復入於彭城晉索盈復入入者出入無惡歸者

許叔入于許叔居許東備今叔問鄭之亂遂入於許叔其曰入何也其歸之通非所以歸也何以言之前歷十一斗入許許莊公奔衛鄭人使其

相成例母弟稱弟先君之母弟稱叔季所以然者明人君雖尊不明諸父許叔以莊公之弟故稱字非美之也若說季時君之弟當言紀侯之弟美而不名乃為賢耳春秋美惡不嫌同辭許叔入于許言人則惡已見故字不嫌美紀季以鄩人于齊稱字則美已見故入不嫌惡事相反而美

公會齊侯于鄙鄙畧人牟人萬人來朝皆何以稱人夷狄之也解詁曰桓公行惡而三人俱朝事之三人為眾眾足貴故夷狄之謹表此與董生說異齊靈曰夷狄稱妻人牟人萬人為其天上前而相朝聘也若然靈元年周王崩於時鄭魯來朝蓋對交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櫟者何鄭之邑曷為不言入于鄭櫟者何鄭之邑曷為不言入于鄭指鄭伯突卒如突然人末言爾曷為末言爾祭仲亡矣

則亡矣仲之存亡為忽重禮故忽死國必亡矣然則曷為不言忽之出奔忽實為高平彌所殺弟子言忽為君之微也祭仲存則在祭仲亡

冬十有一月公會齊侯宋公衛侯陳侯于侈伐鄭亦就答忽嘗死亡非出奔意當蓋則存下板本亦有矣字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曹曹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不義再用師旅比會尤危故出入皆月不如常致例也常致例時唯公出涉三時者乃危而月之數深傳曰致者皆然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期厲公不克從不得意致伐例在莊六年桓之會不致獨致伐者前此公未親伐國邑比得志益驕乃與諸侯助矣奪正

冬城向其往而喜其反此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解詁曰據衛侯絕高為絕之得罪于夫子也其得罪于天子奈何見使守衛朔政事也音現

冬城向其往而喜其反此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解詁曰據衛侯絕高為絕之得罪于夫子也其得罪于天子奈何見使守衛朔政事也音現

冬城向其往而喜其反此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解詁曰據衛侯絕高為絕之得罪于夫子也其得罪于天子奈何見使守衛朔政事也音現

冬城向其往而喜其反此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解詁曰據衛侯絕高為絕之得罪于夫子也其得罪于天子奈何見使守衛朔政事也音現

而不能使衛小眾言天子小有所徵發於衛而朔不用命其事未聞左傳以為衛宣公之世子急本為朔所構殺左公子子急本為朔所構殺左公子之子急本為朔所構殺左公子職不平共逐之曰越在公陰齊解曰越猶走也也公孫山也山北曰陸光言魯陰復齊者明共山屬齊茲舍不即罪爾解曰公孫山也天子有疾稱留士稱解曰越猶走也蓋揚餘注以為即今之龍旗席被編草謂之其草引此傳蓋有百姓共之屬齊茲舍不即罪爾解曰公孫山也天子有疾稱白虎通義作負子子與蓋不與負皆管之轉音世家述金勝曰是有負子之責于天言武王見責於天而有疾也告神讓從諸侯辭耳解曰古訓通為救澤書未博傳曰春秋之責焉以事居常刑不舍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侯僖于黃

二月丙午公及邾婁儀父盟于越解曰越猶走也也公孫山也山北曰陸光言魯陰復齊者明共山屬齊茲舍不即罪爾解曰公孫山也天子有疾稱留士稱解曰越猶走也蓋揚餘注以為即今之龍旗席被編草謂之其草引此傳蓋有百姓共之屬齊茲舍不即罪爾解曰公孫山也天子有疾稱白虎通義作負子子與蓋不與負皆管之轉音世家述金勝曰是有負子之責于天言武王見責於天而有疾也告神讓從諸侯辭耳解曰古訓通為救澤書未博傳曰春秋之責焉以事居常刑不舍

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二家經皆有夏爾公羊解耳何氏舊有解所不敢信得與二月俱有丙午者稱說以為上丙午二月稱此丙午五月朔也晦不言晦朔不言朔無所美殺而不繁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李者封人弟獻與也故從先君之母弟則稱季封人

癸巳葬蔡桓侯若魯考公場公齊丁公乙公是也然書有文侯之命篇則亦有諡配爵者據史記蔡之諸君始於侯前此考父亦稱宣侯復此申亦稱文侯周亦稱景侯春秋則以葬從主人之例是之曰公唯此存其故稱表無加攝焉而蔡國已既矣亦所謂國其可與而敗之蓋春秋雖假文王之法廢現諸侯不可以履國陟也故蔡之遺爵者自擇而後無聞焉賤之降號者自蔡祀而外無見焉猶託始之意耳是與治諸夏也同姓先蔡異姓先祀祀王者之後最光封姬姓之在列者莫長於文王之子女王之子女王之子女莫長於蔡是以獨於此見法也

及宋人衛人伐邾婁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通子當以為言朔不言日者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桓公之會曾危月之卒以會齊頌其負春秋所危於此驗焉可以見月日之例非徒施也將公夫人姜氏遂如齊解曰但外暨及夫人例但有外暨及夫人會齊侯于濼桓公之會曾危月之卒以會齊頌其負春秋所危於此驗焉可以見月日之例非徒施也將

為公所解曰但外暨及夫人例但有外暨及夫人會齊侯于濼桓公之會曾危月之卒以會齊頌其負春秋所危於此驗焉可以見月日之例非徒施也將

晚外也夫人外者何內辭也解曰但外暨及夫人例但有外暨及夫人會齊侯于濼桓公之會曾危月之卒以會齊頌其負春秋所危於此驗焉可以見月日之例非徒施也將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解曰凡公薨外致日者見痛之外多

丁酉公之喪至自齊解曰凡公薨外致日者見痛之外多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賊未討何以書葬健言在外也雖言在外則何以書葬君子辭也解曰時齊強晉弱不可立得報故君子量力且有爵死有諡所以勸善懲惡也禮諸侯薨天子諡之卿大夫受諡于君唯天子稱天以諡之蓋使書葬於可諡而不得乃責之桓者諡也君定公兩不克葬戊午日下刃克葬是也謹案親執君者彭生也時魯人請於齊而薛彭生臣子之心亦少野矣故以恕辭葬之雖然不可復嘗在莊之痛

公何以不言即位春秋君弒子不言即位春秋不言即位以仁治也二者並是春秋新意也儒者不計不書葬以義治也君

元年春王正月公何以不言即位春秋君弒子不言即位春秋不言即位以仁治也二者並是春秋新意也儒者不計不書葬以義治也君

公何以不言即位春秋君弒子不言即位春秋不言即位以仁治也二者並是春秋新意也儒者不計不書葬以義治也君

公何以不言即位春秋君弒子不言即位春秋不言即位以仁治也二者並是春秋新意也儒者不計不書葬以義治也君

公何以不言即位春秋君弒子不言即位春秋不言即位以仁治也二者並是春秋新意也儒者不計不書葬以義治也君

是猶以春秋為魯之史非君子之經也令齊報事直書而已辭不書美者亦可謂不實矣未極乎子有故君子君弑則子何以不言即位隱之為之隱而不自隱非子也後有作者觀乎春秋不幸遭人倫之變側身思憂終身不忍即正可與言孝矣

也孰隱隱子也解語曰隱痛是子之禍不忍言即位

三月夫人孫子齊孫者何孫猶孫也內諱奈謂之孫猶孫也者猶避讓之避夫人固在齊矣其言孫子齊何念母也將以來月陳蔡公感母

年春不稱即位大姜出故也雖夫德意然彼攝魯史可見夫大姜非三月始孫夫至是始書者前與桓公如齊公欲繼桓為國計留齊未反本非出奔孫夫無所施今將迎而返之乃著之曰是時國孫子孫也然自孫後更無復文而後書齊書如齊師見其迎而復也明矣

正月以存君念母以首事公孫則正月無他祭其在以存君也夫人孫則接時錄母之變以念母也自卒夫而附此所謂沒其文而不沒其實

承上文兼說之也公孫曰夫人孫月尊卑左右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解語曰桓公即位者舉此祀事故曰首事諱齊謂之孫公與夫通附此

又以此惡臣子也夫人孫於齊內逆之之辭也自後遂終以小君事之故惡之於此後不待既矣其與弑公奈何夫人譖公於齊侯公曰同非吾之故惡之於彼夫人孫於齊內逆之之辭也

子齊侯之子也解語曰如其事齊侯怒與之飲酒於其出馬使公子彭生送之下句既既於其乘焉解語曰於其乘焉將上車時擗輿而殺之解語曰扶上

其幹陸渾明音拉念母者所善也則曷為於其念母焉貶不與念母也不贖賈實社不為不敬蓋重本尊後使尊行于身上行於下貶者見

內見義明但當推遠去之亦不可加詳詳不加上之義

夏單伯逆王姬單伯者何王姬之命乎天子者也武子曰諸侯歲貢士于天子天子親命之使還其國為大夫者不名雖采命大夫以名

秋左氏逆王姬單伯逆王姬也經書單伯會諸侯于鄆單伯如齊單伯自齊至王姬也是內大夫之辭且何以不稱使解語曰言如者天子召而使

之也據觀禮之義則我不可受于京師雖尊尊之義天子可得召而使我也故因而不稱使以為內親焉也春秋之義以其事辭家事

何使我主之也曷為使我主之天子嫁女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諸侯嫁女于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解語曰不自為主者尊卑

君臣之義行君臣之禮則廢婚姻之好故必使同姓者血脈之屬宜為父道與所通敵體者主之禮尊者嫁女于卑者不識其行婚姻之禮則

先求亦不可斥與之者申陽臨陰和之道天子嫁女于諸侯備姪婦如諸侯之禮蓋不可以天子之尊也人雖嗣之路我主書者為天子也禮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何以書護何護爾築之禮也于外非禮也于外何以非禮築于外非禮者假令國外自自館于外

者則曷為必為之改築解語曰築諸侯宮非一於路寢則不可所以處女子小寢則嫌別也蔡公子之舍解語曰謂則以卑矣以卑矣卑其道必為之改

築者也解語曰築諸侯宮非一於路寢則不可所以處女子小寢則嫌別也蔡公子之舍解語曰謂則以卑矣以卑矣卑其道必為之改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錫者何賜也解語曰上命者何加我服也錫命之禮諸公奉篚服加命書于其上太史過命侯氏降拜升成拜太史加

之加于禮也趙汭曰錫成公命書月着例也凡蒙上事月者以著例決之其言桓公何解語曰桓公何命也追命也解語曰桓公何命也

得而禮也君子蓋取此禮也春秋以魯先王以王先正月若曰諸侯有罪正之以王王有罪正之以桓桓之行是謂桓王之無王之人有不

命之是謂無天凡內錄王使唯加禮於桓公成威之貴者不稱天其故可知也易曰有夫婚媾後有父子有父子然有君臣桓公推勇于同父成風以妾母于小君父子之恩缺夫夫婦之分離而君臣之義或喪乎地矣文王之通則于其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理魯廢文王之法度而天子方崇娶之非所以致承王之意缺夫夫婦之分離而君臣之義或喪乎地矣文王之通則于其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理魯廢文王之法度而求聘來求車皆不去天婿於夫之重者壹深而己益莫重乎其遠錫命

王姬歸于齊

何以書我主之也由我嫁故同於內女月錄之家錫命曰書云驚降二女子為河詩序王姬下嫁於諸侯曰降曰下猶有自上賈而後居室之大論其禮世遠矣

齊師遷紀邢鄆鄆

遷之者何取之也取之則曷為不言取之也為襄公諱也謂諱曰實公將遷營于紀故先抑弱取其邑本不為利舉故為諱

襄在十年鄆鄆鄆三邑名穀說三言為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大之也何大爾自是始滅也謂諱曰實公將遷營于紀故先抑弱取其邑本不為利舉故為諱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率師伐於餘丘於餘丘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不繫乎邾婁國之也曷為國之君存焉爾蓋成師為魯所焚邾婁君遷於此公

秋七月齊王姬卒

外夫人不卒此何以卒錄焉爾曷為錄焉爾我主之也權曰齊故王姬之喪魯莊公為之大功由我嫁服姊妹之服故恩錄之也不言齊侯夫人而以王姬葬齊禮同於內女文

乙酉宋公馮卒

三王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溺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趙訪曰凡內臣會伐不月溺以會飲曾執王命月廣森謂此兩惡并重錄者之甚

夏四月葬宋莊公

公之優諱與善時同葬蔡公孫惠會侵陳是也居臣陳科故得相反以成其美

五月葬桓王

此未有言崩者何以書葬蓋改葬也見文九年傳所謂過時書者也改葬之服禮價則有之然骨肉歸復于土其道尚靜苟有陵

秋紀季以鄆入于齊

紀季者何紀侯之弟也何以不名紀非先君之弟當賢也何賢乎紀季服罪也其服罪奈何魯子曰請後五廟以存姑妣

妹季仲舒曰春秋之法夫不得專地又曰公子無去國之美又曰君子不辭外難

此三者何以為賢賢臣固法地以下敵棄居以避

曰我宗廟之主不可以不死也故以歸往服罪于齊請以立五廟使我宗君歲時有所歸歸春秋之子所賢也固順其志而

為其美今紀侯春秋之所責也以歸其入齊之志不辭其罪之義也

曰人者難歸賢賢有歸宗曰小宗故服罪以三廟為宗七十里諸侯以三十里為宗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為

宗五十里諸侯以十里為宗其後子孫雖有罪而繼世守其地世世以嗣其始封之君是為宗此雖封外傳之說必有所據細即

者紀之封歸者紀之采遷封而留采故紀滅而歸存然則紀季蓋紀子孫之賢者與附庸有采無封附于五等封內故曰附庸若紀季以鄆入

于齊則附于齊之封

內為齊之附庸矣

羊通義

十二卷者卜三

冬公次于郎 其言次于郎何刺欲救紀而後不能也左傳曰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遇信為次解詁曰次者兵舍止之名聖公既救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饗齊侯于祝上表澤傳曰婦人則嫁不歸竟歸竟非正也婦人不言會言會非正

三月紀伯姬卒伯姬即隱二年紀所逆者蓋惠公之女也公之姑魯服大功而有姑姊妹女子子嫁于國君者傳曰何以大功也魯同也魯

之服也魯無服則不歸矣所傳春秋之義內女嫁于諸侯者錄卒嫁于大夫者不錄卒也其祀伯姬亦諸侯夫人不見卒者祀伯姬者桓公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時子儀當國尤不正不與成為君也

紀侯大去其國 大去者何滅也因其可諱而諱之解詁曰言大去者去不返之辭其居出奔而國為敵有也由齊言之則為滅由紀言之則為大去春秋

為不言齊滅之為襄公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襄公復讐也公利紀不得為賢此未明諱之所設也假令襄公不貪土地歸乎今德更復

何諱唯賢其復讐而又病其利紀是以存何讐言遠祖也哀公享乎周紀侯之荒淫急復紀侯之罪案齊王使魯公魯古文更享止

字為以襄公之為此焉者事相稱之心盡矣盡者何襄公將復讐享紀卜之曰師喪分焉寡人死之不為不吉也此皆命卜之詞言苟得誠

若長岸之戰楚司馬子魚令龜曰歸也以其屬死之楚師遠祖者幾世乎九世矣公成公莊公伯公至襄公九世猶可以復讐享雖百世可也

黃道周曰九世而猶可況於三子家亦可乎曰不可謂大夫家國何以可國君一體也先君之耻猶今君之耻也今君之耻猶先君之耻也國

君何以為一體國君以國為體諸侯世故國君為一體也第一體也第二體也第三體也第四體也第五體也第六體也第七體也第八體也第九體也

今紀無罪此非怒與解詁曰怒連起齊人語也此通以為古者諸侯必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說者王帝之號若秦伯使遂來聘曰不腆先君之饗器使下臣致

齊紀無說焉不可以並立乎天下故將去紀侯者不得去紀也無悅情也解詁曰無說有明天子則襄公得為若行乎曰得為如此行乎曰不得也不

得則襄公島為為之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解詁曰有而無緣患疾者可也病也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解詁曰報也隨之也何隨爾其國亡矣徒葬於齊爾痛而書之明魯宜當開錫臨之卒不日

葬日者魯本宜葬之此復讐也島為葬之滅其可滅葬其可葬此其為可葬奈何復讐者非將殺之逐之也以為雖遭紀侯之殞亦將葬之也

秋七月 善葬伯姬得其實也當為葬葬之也句

冬公及齊人狩于郚 公島為與微者狩齊侯也齊侯則其稱人何諱與讐狩也齊侯不沒公言齊侯而必脫齊侯稱人者沒公則但有諱義人

心焉讐之則其言賢之何也賢其可前此者有事矣師會齊後此者有事矣師圍盛是也則曷為獨於此焉讐於讐者將壹讐而已

故擇其重者而讐焉莫重乎其與讐將也從禽為樂與讐其於讐者則曷為將壹讐而已讐者無時焉可與通通則為大讐不可勝讐故將壹

讐而已其餘從同同解詁曰其餘輕者從義與重者同不復讐也

讐而已其餘從同同解詁曰其餘輕者從義與重者同不復讐也

讐而已其餘從同同解詁曰其餘輕者從義與重者同不復讐也

五年春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言如齊師忌甚矣

秋倪黎來朝倪者何小邾婁也小邾婁則曷為謂之倪未能以其名通也今為附庸則名小邾婁倪本邾婁之少子配黎來者何名也其名何繼國也附庸名者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此伐衛何納朔也曷為不名納衛侯朔解註曰據納朔之子孫言納辟王也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人謂侯所以

六年春王三月壬子突殺衛王人者何微者也則微子突者何貴也其貴實則其稱人何解註曰據王子瑕不稱人豈非微子瑕之子孫也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衛侯朔何以名解註曰據衛侯朔入于陳不名絕曷為絕之犯命也犯天子之命當絕賤不其言人何解註曰據衛侯朔入于陳不名絕曷為絕之犯命也

秋公至自伐衛曷為或言致會或言致伐得意致會解註曰所伐國服兵解國安故不得意致伐解註曰所伐國不服兵將復用國家有危

冬齊人來歸衛寶此衛寶也則齊人曷為來歸之衛人歸之則其稱齊人何讓乎我也其讓乎我奈何齊侯曰此非齊人之力魯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實如雨恒星者何列星也解註曰恒常也列星不見則何以知夜之中星反也解註曰反者星復其

何如雨者非雨也非雨則曷為謂之如雨不脩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此魯史記文也徐彥曰據此傳則孔子未脩之時已謂之魯君

子脩之曰星實如雨解註曰明其狀似雨爾不當言雨星不言尺者實則為尺不見實則知之故指言星實一字先後不紊有如此

也仲舒曰常星二十八宿無桓公星變至地中聞其良絕矣解註曰不見象諸侯微也解註曰不見象諸侯微也

持衡平也皆滅者法度廢弛信陵之象時天子微弱不能誅衛侯朔是後遂失其正諸侯皆叛王室日卑星實未墜而夜中星反者房心

中星實如雨長一二文輝輝不至地滅至雞鳴止谷亦以為星長附離于天

秋大水莊公志魯不孝

無麥苗無苗則曷為先言無麥而後言無苗據則正孟秋黍稷當登一災不書待無麥然後書無苗禮一穀不升謂之穀二穀不升謂之饑三

公羊通義

十三光緒十三年

十三光緒十三年

十三光緒十三年

十三光緒十三年

十三光緒十三年

十三光緒十三年

升謂之大殺敵則君膳徹鷄鶩則徹龜雁則去准是康則損周戰至於大殺不祭肺不貳味馳道何以書記災也洪範五行傳曰治宮室不降祭事不穀為之變有殺也春秋一殺不升則不書故曰饒曰無麥苗曰大無麥禾曰大饑凡四等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次不言侯何其言侯何解註曰据次于經侯居宛不書侯託不得已也本與齊師約共圍成而說言陳蔡將求侵伐不得已出師特之下竟不見陳蔡加兵之事

甲午祠兵 祠丘者何出曰祠兵解註曰禮兵不使使故將出兵必祠於近郊陳兵習戰後杜囑士卒謀素祠兵師說以為祠五兵牙戟劍楛入

曰振旅其禮一也皆習戰也解註曰言與祠兵禮如一將出必祠兵壯者在前難在前振旅壯者在後復長吻且衛後也何言乎祠兵為久也

晉為為久吾將以甲午之日然後祠兵於是日以後齊師不至又還其祠

夏師及齊師圍成降于齊師 成者何盛也盛則易為謂之成諱滅同姓也成者或之都邑本當言伐成圍成諱之故但舉成不繫圍也都而

秋師還 還者何善辭也此滅同姓何善爾還者何善辭也者文十三年傳文病之也曰師病矣大王之病師出不時春而祠兵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解註曰諸兒巢公也無知公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公及齊大夫盟于暨 公島為與大夫盟解註曰据與高齊無君也然則何以不名解註曰据為其諱與大夫盟也便若眾然猶吾臣也居之於

夏公伐齊納糾 納者何入辭也彼之入其言伐之何据齊人不獲伐納類伐而言納者猶不能納也伐下納者目所為伐事耳與入辭異不糾

者何公子糾也何以不稱公子君前臣名也去公子者糾之已臣於魯也禮公子無去國道仕於他國則不得更稱公子云者吾公之

齊小白入于齊 易為以國氏當國也小白不當立故書其言入何徐彥曰据蔡季自篡辭也何氏之例大國篡例月小國時又納亦為篡皆誤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內不言敗此其言敗何解註曰据伐敗也伐詩也雖敗猶可誇易為伐敗復讐也解註曰復讐以死敗

雲者雖不免其死要期於有成豈足以敗為祭乎特魯之不能擊齊力實不敵故春秋因其敗而誇大之若曰幸有此敗社之志豈乃可以自解

云爾請後以國為體先居之禮雖百世不可通然前規其志力師長分馬卒不得報君子亦忘之矣齊魯皆華嚴誠復讐者而假裏公以見復

不嫌是實後故得如其意書之素

不嫌是實後故得如其意書之素

不嫌是實後故得如其意書之素

不嫌是實後故得如其意書之素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鄆

秋采大水 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不舉內為重者錄災所由生道知非本也知非為王者之後記災者所傳聞之世方外諸

冬王姬歸于齊

何以書過我也解詁曰時王者嫁女於齊塗過魯明當有送迎之禮在塗不稱婦者王者無外故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鄆 其言歸于鄆何解詁曰摠國說來歸不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歸于叔爾也

夏四月 不書書歸鄆者痛其國滅無所歸也解詁曰摠國說來歸不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歸于叔爾也

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接及其大夫仇牧 及者何累也弒君多矣言此無累者乎孔父荀息皆累也左傳曰乘帥之殺公以金僕姑射南宮

以書賢也何賢乎仇牧仇牧可謂不畏疆禦矣言劫殺其不畏疆禦奈何萬嘗與莊公戰獲平莊公長萬公右散孫生搏之機不書者非軍

將莊公歸散諸宮中數月然後歸之歸反為大夫于宋宋公也舍止也及復位也與閔公撞婦人皆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滅魯侯之美也天

下諸侯宜為君者唯魯侯爾解詁曰淑善美好也萬見婦人皆在側故閔公矜此婦人解詁曰色自美如其言願曰此虜也解詁曰虜人爾虜焉

故解詁曰更向萬曰女實實爾解詁曰淑善美好也萬見婦人皆在側故閔公矜此婦人解詁曰色自美如其言願曰此虜也解詁曰虜人爾虜焉

也齊人聽履 仇牧聞君弒燧而至遇之于門手劍而叱之萬臂撥仇牧碎其首解詁曰仇牧之智則未仇牧之忠則盡矣疾其疾而忘其力履其履而忘其生也

疆禦矣解詁曰疆禦守門也而殺之謂大宰督于東宮之西又殺之督本弒君賊故不書是亦傳所謂累死而不得賢者也杜預云云報督不

書宋不以苟苟如是則君子之筆削安在哉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解詁曰宋人請萬于陳而陳之春秋不書討賊葬閔公者蓋

十有三年春齊人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解詁曰齊人行霸約東諸侯尊天子故為北杏也桓公時未為諸侯

夏六月齊人滅遂解詁曰不齊北杏故也功未足以除惡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何以不日當言不月而舉其日者方欲通解桓盟不日為易也相親信無後患之辭其易奈何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

之也其不日何以始乎此莊公將會乎桓曹子進曰君之意如何曹子名也莊公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解詁曰自傷與齊為讐不能復也

而桓曹子曰然則君請當其臣臣請當其臣解詁曰當當敵莊公曰諾於是會于桓莊公升壇解詁曰土基三尺土階三等以相接所以長其禮

子手劍而從之解詁曰從隨也隨莊公上壇進桓公前而背之曹管子進曰君何求乎曹子曰城壞壓境君不圍與又記曹沫曰齊強魯弱

今魯城壞即壓管子曰然則君將何求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齊所侵取管子曰君許諾解詁曰諾候死國桓公曰諾曹子請盟桓公下與

齊境居其國之管子曰然則君將何求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齊所侵取管子曰君許諾解詁曰諾候死國桓公曰諾曹子請盟桓公下與

之盟壇上李兩君會盟之所故已盟曹子操劍而去之解註曰據此也時曹子操劍守桓公已盟乃操劍置地與桓公相去離齊召南曰太史公徐公羊說為刺客列傳桓公被此事但荀子大儒其王制篇曰桓公劫于燕莊則此
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讐而桓公不怨解註曰臣為共君曰要強見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然信卿服從再會于
即同盟于幽遂成肅功故云爾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夏單伯會伐宋 其言會伐宋何解註曰據伐後會也
秋七月荆入蔡 後會也解註曰本朝而後故但舉會書者刺其不信因以分別功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鄆左傳曰宋服故也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鄆

夏夫人姜氏如齊
秋宋人齊人邾婁人伐倪宋序上者諸侯為宋伐倪故宋王之皆義倪舊作兒與五年經文倪字不同今改
鄭人侵宋
冬十月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為宋報鄭之侵也故宋復序上
秋荆伐鄭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滑伯滕子同盟于幽音義左氏經梁經皆如此唯今公羊經云公會按十九年注鄭幽之會亦無公字今文誤行謹刪
同盟者何同欲也解註曰同心欲盟也同心為善必成同心為惡必成故

和單子克卒即儀父也小國錄卒者足壞文不壞者起實小國也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驪 鄭驪者何鄭之微者也解註曰以此鄭之微者何言乎齊人執之書甚倭也為齊將受倭人故書其執故梁傳曰卑

也來則何志焉辨有其末不得理其本也鄭驪之倭人也與此傳意同知非為齊執也
齊人濊于遂 濊者何濊積也解註曰濊者死文濊之眾殺戍者也
齊人濊于遂 濊者何濊積也解註曰濊者死文濊之眾殺戍者也

秋鄭驪自齊逃來 何以書書甚倭也曰倭人來矣倭人來矣解註曰重言來者連經主書者若傳云聞蓋痛魯知而受之信其計策以取齊注
女丹桓桓稱卒為復敗也詳彙鄭驪之事傳無明文何注每有此類疏輒以為出公羊外傳五十篇今亦未見云云之說疑皆公羊師學相承未敢以竟去厥
公羊通義
十五 七 者 十 三 年

冬多麋 何以書記異也 易傳曰言多者以多為異也 謹索京氏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曰董仲舒以為在東壁魯象也 從公于慶父叔牙果通於夫人以劫公

夏公追戎于濟西 此未有言也 其言追何 解曰曰魏公追齊師至萬舉齊伐也 晉大其為中國追也 此未有伐中國者則其言為中國追何

大其未至而豫禦之也 連遠也 蓋濟西之國近戎患公禦是與師逐之故善其未至而豫為中國追也 此後曹君卒死於戎難由仲舒曰焉

無害矣 則則觀物之動而先其萌絕 亂塞害于將然而未行之時春秋之志也 故殺害而先之明也 公之所恤遠而春秋美之詳其美恤

危者愛及旁側 其言濟西何大之也 自濟以西不限所至之辭故為大也 此與天王狩于河陽

秋有蜚 何以書記異也 解曰曰言有者以有為異也 徐彥曰不書來者天氣所生不從外來故也 說索洪範五行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

齊之時莊公將取 齊之淫女故城至

冬十月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公子結滕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 于鄆絕句 滕者何 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媵從姪者何 兄之子也 弟者何 弟也 諸侯

壹聘九女 諸侯不再娶 防媵如令 重媵嗣也 禮曰不取媵 二國自往媵夫人 所以一夫人之尊必以姪媵從之者 欲使一人有子二人喜也 所以

梁傳曰 姪媵者不孫子之意也 一人有子三人媵 媵婦人無子當去 諸侯夫人雖無子 媵有子 媵得不去 重媵尊也 易曰 得妻以其子 此之

謂也 白虎通義曰 天子諸侯一娶九女 何重女 國廣疆嗣法地有九州 承天之施 無所不生也 娶九女亦足以重施也 九而無子 百而無益也

國來媵 誰為尊者 大國為尊 國等以德 賈家法 天尊左文家法 地尊右 所以不聘妻 何人有子 孫欲媵之 義不可棄 人為媵 則似俱無子也

世子皆以諸侯禮 娶與君同 示無再娶也 媵不書 此何以書 為其有遂事書 其曰陳人之媵 梁傳曰 大夫無遂事 此其言遂何 聘禮大夫受命

不受辭 解曰 命以外事不棄制不讓 設故云 兩媵 梁古之為大夫者 祭祀能語 喪能誦 升高能賦 作器能銘 山川能說 師旅能誓 田能出 竟

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 則專之可也 解曰 曰先是郭山之會 公皆不至 公出 出境 遣齊宋故 澤謀伐魯 故專媵 君命而與之 盟 陳國家之

盟 不日者 起國家 後背結之 均非結不信也 謹案 郭者 盟地 非致媵地也 本宋女如 陳行 及于 郭 值齊宋約 盟而 結與 焉 納 子 會 盟 于 郭

行 曰 春秋之法 大夫無遂事 又曰 出境 則皆可以安社稷 利國家者 則專之可也 又曰 大夫無君命 出 退 還 在 大 也 夫 也 曰 除 險 餘 行 而 不 反 四

夫者 謂 辨 羊 用 兵 也 徐 行 不 反 者 謂 不 以 親 尊 尊 不 以 私 妨 公 也 故 公 子 結 受 命 往 媵 陳 人 之 婦 于 鄆 道 主 事 從 齊 桓 盟 春 秋 非 公 子 受 命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解曰 鄙者 邊地也 齊人伐我西鄙 邊地也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邊地也 齊人伐我西鄙 邊地也

二十一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晉解詁曰用者再出也

夏齊大災 大災者何大齊也解詁曰齊病也齊人語也以加大之非火災也謹案經例大者曰災小者曰火言災則大已見不煩更言大矣故以此傳大 大齊者何病也解詁曰病者 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解詁曰病者 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我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解詁曰春秋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省者何跌也大省者何跌也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文姜者何莊姜之母也解詁曰言小君者比於君為小俱臣子稱也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解詁曰書者殺君之子重也謹案陳世家曰宣公有嬖嬖生子子欲欲立之乃殺其太子禦寇

夏五月 秋七月 丙申及齊高偃盟于防 齊高偃者何齊大夫也國言在謂偃及國歸父之父也言齊貴如高偃猶不齊諸侯然君臣之分蓋正也

大夫盟也 盟大夫公與大夫及齊大夫於防也

冬公如齊納幣 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解詁曰納幣如嫁女不書納幣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 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此之桓國何以致盟于柯下師有成

危之也何危爾公一陳佗也解詁曰公如齊

公羊通義

十六光緒十三年

也謹案唐公再之桓國皆不致故得起有

祭叔來聘 祭叔之饋不行于齊 其饋非禮也 故梁傳言不正其外 交而不當 使其是也 鄭司農以為祭叔無王命 自來既無王命 即非為王聘 若其自為聘 則與君親行聘之禮 徐寧以為祭叔為魯公使 聘則大夫禮 又不當 貴其使 得稱字 愚謂祭叔即魯公也 為三公則稱公 不為三公則不稱公

夏公如齊觀社 何以書 譏何讓爾諸侯 越竟觀社非禮也 穀梁傳曰 以夏為尸女也 惠士奇曰 尸女者 主為女 而往陳 他淫乎 蔡莊公淫乎 齊社也 志在

公至自齊 危致例 月此之桓國而 解註曰 明夷狄能慕王 化齊聘禮受正朔者 當追之 故

荆人來聘 荆何以稱人 解註曰 荆始能聘也 使稱人也 稱人當繫國 而繫荆者 許夷狄者 不一而足

公及齊侯遇于穀 蕭叔朝公 其言朝公何 據常辨 公在外也 也附庸方三十里者 字

秋丹桓公楹 何以書 譏何讓爾丹桓公楹非禮也 穀梁傳曰 禮天子諸侯 勳室大夫 倉士 壯丹楹非禮也

及十有一月 曹伯射姑卒 曹伯皆同姓之伯 然唯然生始見得 射姑也 丹之者 為齊女 欲以誘大示之

矣 莊有子之惡 其禍倍 公不用忠臣之諫 死於戎寇 昭公繼之 好者而任小人 蛇蝎之刺 始作 其公繼之 數侵取地 乘軒者 三百人 其後是 弱又嚴者 有惡行 故春秋一切累其卒 葬言乎 曹之君 世濟其無道 以至於亡也 所以深惡曹而為有國者戒也 俗儒輒以為萬史 無日春秋 因之春秋 秋來列國之文 豈僅見魯史 且魯史亦何能於曹而獨世

世間其卒曰 哉 終生述而日存 存露近而日闕 抑又理所不然

十有二月 甲寅公會齊侯 盟于扈 桓之盟不日 此何以日危之也 何危爾我武也 義義如得取戴之氣言 我事齊有氣 心後吾人 降朝師次子 於公專盟 為不信 解不言及魯子曰 我武者 非彼然我然也 我武則不信 在我非在彼

二十有四年 春王三月 刻桓公楹 何以書 譏何讓爾刻桓公楹非禮也 穀梁傳曰 天子之稱 斷之誓之 加密石焉 諸侯之稱 斷之誓之 大夫斷 不當丹刻 則丹刻尤不當 加侈 倘廟推無讓 舍而兩義 故特連桓宮言也

穀曹莊公 穀曰 月者 功重於丹 桓謹案 春秋之法 同事而再失禮 則後事重錄之

夏公如齊 逆女 何以書 親迎禮也 白虎通 義云 外屬小功 已上不得娶 故春秋得曰 娶 娶妻也 今傳無此文 似亦屬 顏二家之異 春秋書娶 當夫正 故在何 篇內 逆女 例月 而此及 倘如 逆女 不容月 即以娶 母

秋公至自齊 八月 丁丑 夫人姜氏入 其言入何 據當言自及齊 難也 其言日何 姜氏至不日 解註曰 據夫人難也 其難奈何 夫人不僂 不可使入 與公有所 約然後入 解註曰 僕疾也 齊人語 約為 遠 賤 妾也 夫人權 留不 肯 疾 順公 不可使 即入 公至 復與 公 約定 八月 丁丑 乃入 故為 難 辭也 夫人 費 朋友 之 道 不 可 純 以 君 臣 之 義 事 夫 有 四 義 義 鳴 擊 斧 而 朝 君 臣 之 禮 也 三 年 樹 隱 父 子 之 恩 也 綱 安 危 可 否 兄 弟 之 義 也 振 疑 之 內 設 席 之 上 樂 僕 惰 也 不 僂 者 蓋 不 伏 順 於 公 之 謂

戊寅 大夫宗婦 覲用幣 宗婦者 何大夫之妻也 解註曰 大夫妻 言宗婦者 大夫為宗子者 也 故 所以 有 宗 者 為 調 族 理 親 疏 令 昭 穆 親 疏 各 得 其 序 也 故 始 就 世 繼 重 者 為 大 宗 旁 統 者 為 小 宗 小 宗 無 子 則 絕 大 宗 無 子 則 絕 重 本 也

社天地之所為陰陽之所處也或謂焉或怒焉者何大早者陽被陰也陽被陰者尊壓卑也雖大甚拜請之而已無敢有加也大水者陰滅陽也陰滅陽者卑勝尊也日食亦然自下犯上也以賤傷貴皆逆節也故鳴鼓而攻之奉幣而脅之為其不義也故變天地之位正陰陽之序直行其道而不忌其難義之至也

冬公子友如陳解註曰如陳者明也內朝聘言如者尊內也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續漢石經字

夏公至自伐戎

曹殺其大夫 何以不名眾也殺其大夫者駢謀僑費之辭晉殺三卻稱名此以眾不名者曷為眾殺之不死于曹君者也解註曰曹諸大夫與君俱敵戎戰曹伯為戎所殺諸大夫不伏罪死義獨求主從嗣子立而謀之春秋以為得其罪故眾殺之不名禮崇曹君也公也嗣子昭公也君殺大夫例時君死國傳例在僖七年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殺大夫雖有罪猶以尊殺書曹無大夫而記殺者尊故大夫之始故戎錄之外殺大夫例時

乎位曰滅曷為不言其滅解註曰滅為曹羅譯也此蓋戰也何以不言戰為曹羅譯也曷為去戰滅之文所以致其意也謹案殺曹君伏滅曹衛雖舉傳經自諱也其不與夷狄之義中國傳於獻焉下已有成解散於此畧而易說申其隱善惡者君子所賢也曷所為取君子亦耻之曷所錄君子亦諱之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桓之會不致其伐猶致伐楚伐鄭是也此及五年行志曰董仲舒以為宿在心心不致例

冬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堂文武之道廢中國不絕若殘之象也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解註曰書者意公教內女以非禮也謹案伯姬即二十五年始嫁者言會

夏六月公會彘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秋公子友如陳葵原仲 原仲者何陳大夫也陳大夫設稱字惠士奇曰原仲大夫不書曩此何以書解註曰據益師使故著其事曲禮曰大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有獻明禮得私行是何通乎季子之私行辟內難也其辟內難君子辟內難而不辟外難解註曰以通之也音善板本作通乎季子因下文而誤衍從開成石經刪

治之則不得與于國政坐而視之則親視時季子未執國政其位與勢皆不得治因不忍見也故於是復請至于陳而葵原仲也徐彥曰上二

冬祀伯姬來 其言來何解註曰格直來曰來左傳云有來歸來歸時不言歸曰來水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思歸歸而不得歸可也

莒慶來迎叔姬 莒慶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譏爾大夫越竟逆女非禮也大夫位隆任重不敵外與異國為姻媾之理

傳曰妻言與民同也鄭司農以此傳說之言大夫不外娶婦人歸宗往來猶民也若其土賤可得外娶故士昏禮曰異邦則歸大夫送者以采錦假令為士時先聘異國女後為大夫而娶亦不得復行親迎為出媵將於政事有所損壞故也逆叔姬不言歸者

楚乞師大冢不嫌者乞師事重知為國行外大夫葬理無君使往會足通私行安解詰曰不嫌使乎大夫者有國文也

子衣如陳今又請往故言復也唐壽謂傳者時至陳者明有君命解經得言如意也公子友如陳葵原仲公子遂如

說國者重非有大故不得反也直來曰來左傳云有來歸來歸時不言歸曰來水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思歸歸而不得歸可也

受無所歸不去不寤窮也喪婦長女不要無後也世有惡疾不娶棄於天也世有刑人不要棄於人也深家女不要嫁不正也逆家女不

聖慶人倫也無子康晚世也淫泆康亂類也世有惡疾不娶棄於天也世有刑人不要棄於人也深家女不要嫁不正也逆家女不

莒慶來迎叔姬 莒慶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譏爾大夫越竟逆女非禮也大夫位隆任重不敵外與異國為姻媾之理

傳曰妻言與民同也鄭司農以此傳說之言大夫不外娶婦人歸宗往來猶民也若其土賤可得外娶故士昏禮曰異邦則歸大夫送者以采錦假令為士時先聘異國女後為大夫而娶亦不得復行親迎為出媵將於政事有所損壞故也逆叔姬不言歸者

錦假令為士時先聘異國女後為大夫而娶亦不得復行親迎為出媵將於政事有所損壞故也逆叔姬不言歸者

其文為內女行于大夫之通例所以其適國君者

杞伯來朝與宋比者亦將托新義為後法有王者起當在所黜也禮曰尊賢不過二代公會齊侯于城濮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伐不日此何以日至之日也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至之日也釋甲寅為戰

于日下戰上者明春秋伐者為客解詁曰伐人者為客讀伐者為主解詁曰見伐者為主請伐短言之齊人語也謹案長言者若今去聲短言

師也方至感戰則尚未深造何地蓋通師之人聚而拒敵非固結軍求故不師也得成為師也不地者至日便與戰地地與者異是以不與倫戰常解

夏四月丁未知罃子瑣卒春秋首喪知罃故通得常卒于所傳聞之世示與

秋刑伐鄭公會齊人宋人知罃人救鄭解詁曰書者善

冬築微大無麥禾冬既見無麥禾矣曷為先言築微而後言無麥禾諱以凶年造邑也解詁曰諱使若造邑而後無麥禾者惡愈也謹案大

臧孫辰告糶于齊吉糶者何請糶也解詁曰買何以不稱使使孫辰如齊告糶以為臧孫辰之私行也其私行之辭言之曷為以臧孫辰之私

行君子之為國也必有三年之委一年不熟告糶也無粟謂曰國無九年之畜曰不足無六年之畜曰急無三年之畜曰闕非其國也諸侯

豐年補賸不外求而上下皆足也謂累凶年民弗病也一年不艾而百姓飢君子非之言如齊告糶然後與之言內之無外文也古者稅什一

將使後之王者觀於告糶之誠知未流而備之有道觀於築微之誠知既荒而救之有政觀於大無麥禾之說災又思所以飭已勸民內無色

荒外與宮室崇飾倫施見而水旱不侵天道若於上農時不遺人事盡於下豈有饑饉虜殺之患矣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廡新延廡者何脩舊也解詁曰延廡馬廄也舊故也駟故曰新有脩舊不書此何以書解詁曰据新官廡

脩教深傳曰古之人君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功業罕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廢矣冬築微春新延廡以其用民力為已悉矣

夏鄭人侵許秋有蜚何以書記異也解詁曰蜚者災惡之蟲也象夫人有貞惡之行言有者而越威害所生非中國之所有也土奇曰蜚潛于水處處于澤

其所以盡指性之官最擾而卓著顯顯而官最奇有一官之未備必有一物之為災故堯舜命契為司徒所以盡人性命蓋為朕虞所以盡物

性君子請春秋見書冬多廢則或國人之官廢矣見書春秋見書冬八月蟻則知庶氏崩氏之官廢矣見書有蟻則知蠆氏壺涿氏之官廢

矣見書蠆氏壺涿氏之官廢矣見書有蟻則知蠆氏壺涿氏之官廢矣見書有蟻則知蠆氏壺涿氏之官廢矣見書有蟻則知蠆氏壺涿氏之官廢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解詁曰紀叔姬卒者從夫人行待之以初也謹案叔姬本服得錄卒與夫人同者

城諸及防何氏云言及別君臣之美也推苦年庚以年巽及防益來年傳言之彼持為以邑舍者或揭其私邑或更漏公邑故濤聞邱不言

及防益乃言及刑見罪輕重耳不可通之於城凡城兩邑者有及文豈必一居邑一臣邑乎實連日言及先殺之辭廣康取焉

聖學通義 公羊通義 十八 邑者下

國獄緣季子之心而為之謹道惡者未作而弔之謂不以為國獄者季子之過惡奈何莊公病將死以病召季子解語曰名季子至而授之以國政解語曰至不書者內大夫出與歸不兩書曰寡人即不起此病吾將焉致乎魯國解語曰李子曰般也存君何憂焉公曰庸得若是乎解語曰庸備牙謂

我曰魯一生一及君已知之矣解語曰父死子繼曰生兄死弟繼曰及言陽公生桓公及今君生慶父亦當及是魯國之常也謹案世家自魯

其取慶父也存於公曰季子曰夫何敢是將為亂乎夫何敢解語曰再言夫何敢者反指而牙藏械成也解語曰有守之器曰械蓋父成之

季子和樂而飲之解語曰樂者樂也謀樂飲者以樂對酒也曰公子解語曰公子斥公子之辭從吾言而飲此則必可以無為天下戮矣夫有後

乎魯國解語曰時世大夫決不從吾言而不從吾言而飲此則必為天下戮矣無後乎魯國於是從其言而飲之飲之巫僕氏至平王踉而死巫僕

至言名僕者之家也左傳曰鍼巫氏蓋禦之氏不飲地則必為天下戮矣解語曰今公將爾解語曰今公將爾爾者爾親無將將而誅焉

曰親謂然則善之與曰然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季子殺母兄何善爾誅不得辟兄君臣之義也解語曰以臣事君之義也唯人君然

則曷為不直誅而賦之行誅乎兒隱而逃之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解語曰季子隱之變之不得已而後出於殺者矣而後出於殺者矣而後出於殺者矣

以自利者乃不得誅季子為口實也其遺惡也破斧之志乎其親親也解語曰志乎其親親也志乎其親親也志乎其親親也志乎其親親也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路寢者何正寢也解語曰寢疾居正寢也男子不絕于婦人君子不絕於君也君子不絕於君也君子不絕於君也

冬十月乙未子般卒子卒云子卒此其稱子般卒何解語曰君子卒此其稱子般卒何君子卒此其稱子般卒何君子卒此其稱子般卒何

書葬為賊未計耶未踰年之君也解語曰君子卒此其稱子般卒何君子卒此其稱子般卒何君子卒此其稱子般卒何君子卒此其稱子般卒何

可得意也君子卒此其稱子般卒何君子卒此其稱子般卒何君子卒此其稱子般卒何君子卒此其稱子般卒何君子卒此其稱子般卒何

年之君未也君子卒此其稱子般卒何君子卒此其稱子般卒何君子卒此其稱子般卒何君子卒此其稱子般卒何君子卒此其稱子般卒何

公子慶父如齊解語曰此齊也推其事慶父欲殺季子解語曰此齊也推其事慶父欲殺季子推其事慶父欲殺季子推其事慶父欲殺季子

狄伐邢謹案漢書大志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公羊傳十一卷何劭公曰繫聞公之需於莊公下者未末三年無莊公卷今何之

元年春王正月公何以不言即位繼弒君不言即位解語曰復發傳者嫌未踰年孰繼繼子般也孰弒子般慶父也殺公子牙本將爾

情而誅焉親親之道也將而誅之是與成其欲也孰已欲矣解語曰此齊也推其事慶父欲殺季子推其事慶父欲殺季子推其事慶父欲殺季子

公羊通義公羊通義

即費管所謂徐戎者於春秋例之

六月雨 桐人言六月雨何解曰日上雨而不甚也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此大會也曷為末言爾解曰不言爾者言會不言盟也

易樹子 解曰樹立本正辭之子無以妄為妻解曰此四者皆時和之功德隆隆成曰無言不從曷為用盟曷故告誓而巳

冬公子友如齊莅盟 莅盟者何往盟乎彼也 解曰莅臨也謹案往盟曰臨尊內稱也 其言來盟者何來盟于我也

楚人伐鄭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承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 潰者何下叛上也國曰潰邑曰叛

遂伐楚次于陜 其言次于陜何有侯也孰侯侯屈完也 以伐楚楚懼無復使屈完來受盟修臣子之職不頓兵血刃以文德優柔服之故詳錄

夏許男新臣卒 不言卒于師者及上次于陜即卒于陜可知從 命生事有漸故敵則有功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屈完者何楚大夫也何以不稱使 解曰屈完也屈完也屈完也屈完也

申云楚人使完來盟如是則完不尊嫌以微者敵桓公故氏屈其言盟于師盟于召陵何 解曰桓公及陳袁愷盟不舉會與地

與之盟故言盟于師盟于召陵 師在召陵則曷為再言盟 解曰屈完來盟于召陵則曷為再言盟 解曰屈完來盟于召陵則曷為再言盟

秋交中國不絕若綫 交亂中國絕若常綫以喻微也昔桓公先治其國以及諸夏治 其言來何 解曰屈完來盟于召陵則曷為再言盟

齊人執陳袁濤塗 濤塗之罪何辟軍之道也其辟軍之道奈何濤塗謂桓公曰君既服南夷矣何不還師濟海而東服東夷且歸

而執者伯討也 解曰言有罪 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為伯討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

執濤塗古人之討則不然也 解曰不以己所執而執人古人 國怨曰何獨不來也東征而西國怨曰何獨不來也

齊人執陳袁濤塗 濤塗之罪何辟軍之道也其辟軍之道奈何濤塗謂桓公曰君既服南夷矣何不還師濟海而東服東夷且歸

而執者伯討也 解曰言有罪 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為伯討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

執濤塗古人之討則不然也 解曰不以己所執而執人古人 國怨曰何獨不來也東征而西國怨曰何獨不來也

齊人執陳袁濤塗 濤塗之罪何辟軍之道也其辟軍之道奈何濤塗謂桓公曰君既服南夷矣何不還師濟海而東服東夷且歸

而執者伯討也 解曰言有罪 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為伯討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

執濤塗古人之討則不然也 解曰不以己所執而執人古人 國怨曰何獨不來也東征而西國怨曰何獨不來也

齊人執陳袁濤塗 濤塗之罪何辟軍之道也其辟軍之道奈何濤塗謂桓公曰君既服南夷矣何不還師濟海而東服東夷且歸

而執者伯討也 解曰言有罪 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為伯討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

執濤塗古人之討則不然也 解曰不以己所執而執人古人 國怨曰何獨不來也東征而西國怨曰何獨不來也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徐彥曰內

八月公至自伐楚 楚已服矣何以致伐掘得意楚叛盟也故以未得意乎嚴楚致也解詰曰

葬許繆公

冬十有二月公孫慈率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解詰曰月者刺桓公不修其師因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曷為直稱晉侯以殺解詰曰掘鄭殺其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解詰曰甚之者

杞伯姬來朝其子 其言來朝其子何內辭也與其子俱來朝也也未歸年之君不當行朝禮况婦人無故不歸黃伯姬之與俱來尤非禮也故

夏公孫慈如卒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戴 曷為殊會王世子解詰曰掘宰周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戴 諸侯何以不序一事而再見者前目而後凡也解詰曰首戴從可知周無事不省諸侯

鄭伯逃歸不盟 其言逃歸不盟者何不言不盟 不可使盟也時鄭貳於楚齊桓不能使之盟也鄭伯未盟先歸故稅舉諸侯於上背者不可

使盟則其言逃歸何掘齊侯帶及魯子曰益不以寡犯眾也諸侯同心欲盟而鄭獨背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以黃陳江六北之雖盟同月不索月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晉人執虞公 虞已滅矣其言執之何解詰曰掘不與滅也曷為不與滅滅者亡國之善辭也解詰曰言滅者王

日虞君臣拒守之力故一得言滅也左傳曰罪眾再言滅也言者易也與此傳同意稱一則罪虞而賄滅人以自亡故當為三公劉敬曰春秋之記

事原始見終不失其實者也故虞之滅自夏陽始夏陽滅則虞亡矣宮之奇知之獨其君不知周春秋因大見其釁于滅夏陽而深浸其途于

執虞公使天下之為人君者從而省之可以戒於此矣故曰家有既亡國有既滅由別之不別也可不夫哀乎人君莫不惑亡而好存莫能圖

七而保存是下也嗜欲之習近而憂患之來遠也

六年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疆也解詰曰掘齊桓行霸禮而無義也鄭背版當先修文德以東之而

即位五年不能致一諸侯於柯之盟見其大信一年而近國之君畢至貫澤陽殺之會是也故曰戰者不以言召遠者不以言召遠者不以言召遠者不以言召遠者

而不可修德故楚人滅弦而志弗愛損人之國而執其大夫不復安鄭而必欲迫之

秋楚人圍許諸侯救許左傳曰楚子圍許以

曰誦也也齊人語若闕西言澤矣獻公殺申生文公與惠公恐見及出奔不子當絕選入為篡故惠公入懷公出文公入澤皆不書蓋為文公諱故也懷公者惠公子也惠公卒懷公立而秦納文公故出奔避秦上也不言文公之出則不諱其諱不可知矣齊小白入於齊則曷為不為桓公諱桓公之享國也長美見乎天下故不為之諱本惡也文公之享國也短美未見乎天下故為之諱本惡也明文公無存亡繼絕之善其功未足以除暴也

秋七月

冬大雨電何以書記異也五行志曰劉向以為歲陽雨水溫潤而湯熱陰氣骨之不相入則轉而為雹陰陰雨雪凝滯而水寒陽氣薄之不相入不敢進者故專壹之象見諸電皆為有所漸賢也行專壹之政云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夫夫人與君親則同體分則君臣公

秋八月大雩

冬楚人伐黃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夏楚人滅黃黃不歸者黃齊桓也將盟于賈澤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為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夏楚人滅黃黃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黃人恃齊不歸楚貢楚怒而滅之卒不能救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處臼卒

十有三年春秋侵衛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齊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孰城孰言內邑無為諸侯城之故言外邑大無所繫故執不知開音義本本作孰城之之字衍者二城祀也曷為城祀曷為不言城術主問經文曷為為城祀滅也孰滅之蓋徐莒齊之微是見恐曷而亡音義惠氏公羊古義云恐曷即恐律恐獨也陳擊斬律序曰盜律有恐刑漢書王子侯表萬魁侯威生錮家史恐獨受賂乘車平城侯懼坐恐翟取難免承卿侯德天生曷為不言徐莒為之為桓公諱恐獨國人受財贖五百以上免錮錮侯顯坐恐獨國人取財物免錮古曰獨者謂以威力脅人也音呼獨反

也曷為為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也然則孰城之桓公城之曷為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尊封也故不斥齊侯直總眾圍而巳城楚師不言諸侯此言諸曷為不與實與而不與實與故諸侯無職主文曷為不與諸侯之

侯者起即會滅之諸侯也左傳曰會于鹹淮夷病赴故

諸侯尊封也侯者起即會滅之諸侯也左傳曰會于鹹淮夷病赴故

諸侯尊封也侯者起即會滅之諸侯也左傳曰會于鹹淮夷病赴故

義不得專封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乃能救之則救之可也禮記文實傳者三之言謂非內城明矣

夏六月李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 鄆子為使乎李姬來朝使乎李姬者言為李姬所使也內辭也非使來朝使來請己也 解詁曰使來請髮已以為

姬者伯姬之勝也伯姬許嫁而異於上九年卒禮稱未嫁而死禮猶當往故是時曾致李姬于邾邾及防遇鄆子而悅之使來請已也禮記文實傳者三之言謂非內城明矣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沙鹿者何河上之邑也此邑也其言崩何 解詁曰據藝邑也 解詁曰藝者隱人於地中窪澤水經注言元城縣東有五

日地陷視山崩為變尤沙鹿崩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 地以厚為重今而墜陷乃下不能水上之喪也後大夫

晉卜僮云朔月將有人咎此時五鹿地崩屬衛不屬晉也漢書又云晉史卜之其繇陰為陽繼土大相乘故有沙鹿崩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

聖女典則因王火從居元城而附會說之豈非實矣解詁曰不繫國者起天下異孫魯曰沙鹿山崩皆非魯地而春秋書之如內漸焉此聖

人之意也夫水火之為災石崩之為異地不見其變而日食星孛地見其妖而川竭山崩所以召之者在於天國故國不可不備也至於王道

大壞真倫一數而天下之人皆反皇極則天不見其變而日食星孛地見其妖而川竭山崩所以召之者在於天國故國不可不備也至於王道

秋侵鄭 解詁曰鄭者表侯之子平侯也哀侯被獲復死于楚鄭侯附父讐而背中圖故魯昭之不月不葬豈從小國例

冬蒸侯勝卒 解詁曰勝者表侯之子平侯也哀侯被獲復死于楚鄭侯附父讐而背中圖故魯昭之不月不葬豈從小國例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齊月也 解詁曰齊者表侯之子平侯也哀侯被獲復死于楚鄭侯附父讐而背中圖故魯昭之不月不葬豈從小國例

楚人伐徐 解詁曰徐者表侯之子平侯也哀侯被獲復死于楚鄭侯附父讐而背中圖故魯昭之不月不葬豈從小國例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 逐次于匡公孫敖率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解詁曰言次者封諸侯視于人思既約故

夏五月日有食之 解詁曰日有食之者表侯之子平侯也哀侯被獲復死于楚鄭侯附父讐而背中圖故魯昭之不月不葬豈從小國例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解詁曰厲者表侯之子平侯也哀侯被獲復死于楚鄭侯附父讐而背中圖故魯昭之不月不葬豈從小國例

八月螽 解詁曰螽者表侯之子平侯也哀侯被獲復死于楚鄭侯附父讐而背中圖故魯昭之不月不葬豈從小國例

九月公至自會 桓公之會不致此何以致久也 解詁曰久者表侯之子平侯也哀侯被獲復死于楚鄭侯附父讐而背中圖故魯昭之不月不葬豈從小國例

李姬歸于鄭 解詁曰李姬者表侯之子平侯也哀侯被獲復死于楚鄭侯附父讐而背中圖故魯昭之不月不葬豈從小國例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晦者何冥也 解詁曰晦者表侯之子平侯也哀侯被獲復死于楚鄭侯附父讐而背中圖故魯昭之不月不葬豈從小國例

父之職左氏以為成辰晦而經不書晦此顯證也按者猶謂公羊自誤說不書晦之例故以晦冥強訓之若乃穀梁於甲午晦因云日事遇晦

正晝而日無光必由食既之甚乃然然而不言日食者春秋之說異也說見于空晦則日不可得見其食不食未之或知也但以理論之非

日食無晦道故亦非震之者何雷電擊夷伯之廟者也夷伯者曷為者也李氏之孚也解曰日字信也李氏之孚則微者其稱夷伯何揚陽虎
 晦朔無晦道也謂大之也曷為大之天戒之故大之也為重天戒不得不書其廟書何以書記異也董仲舒說臣不當有廟廟與雷擊其廟明當絕去階差
 年友辛魯君不寤履御其子天堯象見吉凶勿使李氏世卿位將害於而隱凶於而家明

冬宋人伐曹

楚人敗徐師于夷林左傳曰徐恃教也徐稱國者本戎也所謂也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君獲不言師敗績也
 君於師也大夫戰而見獲必書師敗績師與大夫敵也君為重師次之大夫敵春秋之法也與孟子之言何以異孟子為時
 君牛羊用大莫之恤也故以民為重君為輕春秋正名定分為萬世法法益以君為重師次之謹案此秦伐晉故以晉侯主戰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實石于宋五月六鷗退飛過宋都音異曷為先言實而後言石解曰石星
 之則五穀梁傳曰復震也月也何僅連是月也解曰是月也魯人語也在正月之庚蓋故曰及是月也謹案是謂為復震之言邊也
 月也有當請提月者其義為盡此月禮弓曰祥而端是月何以不以日解曰日晷也初學記並引此傳作提月凡經傳言是月有當如字讀者其義為此
 禮言盡結之月而為禘祭也識古是月之語乃得其解何以不以日解曰晷也初學記並引此傳作提月凡經傳言是月有當如字讀者其義為此

何以不言晦春秋不書晦也無所求取言晦也起盟吳陽是也朔雖有事則書
 曷為先言六而後言鷗解曰鷗後言五六鷗退飛見也視之則六察之則六徐而察之則退飛解曰求師者宋國所治也人所聚曰都謹案徐梁
 傳曰先數聚鷗也日治也君子之於物無所苟而已石鷗且猶盡其鷗而况於人乎故五石六鷗之稱不設則王道不立矣此言王道之備不
 備則微也董仲舒曰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物如其真不失秋毫之末故名實石鷗則後其五言退飛則先其六聖人之識於正名如此

皆以其先接於我者序之五石六鷗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始而取於不克終謹案石鷗之異一在月本一在月末是宋襄始象之業
 也五石者五伯之數也星麗于上降而為石此王者威福遂下移於諸侯之微也於朔者示實石鷗之異一在月本一在月末是宋襄始象之業
 終退劉穀以為後六年為是所執應六鷗之數云為王者之後設異異者示有也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其稱季友何
 夏四月丙申鄆季姬卒素正作淫神弗福也於
 秋七月甲子公孫慈卒比三數皆日決信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桓之會止于此功業阻既不克令終故危月之邢侯次伯男下者其序則主會
 也

十有七年春齊人伐英氏齊稱人者齊侯在會別道微者往伐徐稱人者以國不若氏氏

夏滅項孰滅之齊滅之
 今滅項不言遂知其謀也滅彼未知內諱不言滅之美耳曷為不言齊滅之解曰日揚為桓公諱也春秋為賢者諱
 又昧此一舉故不斥著其惡而為之有遜避之文者以其有衛中國之功且示善善樂其終也嗚呼非實為齊桓諱也欲後人觀聖人於此有

又昧此一舉故不斥著其惡而為之有遜避之文者以其有衛中國之功且示善善樂其終也嗚呼非實為齊桓諱也欲後人觀聖人於此有

又昧此一舉故不斥著其惡而為之有遜避之文者以其有衛中國之功且示善善樂其終也嗚呼非實為齊桓諱也欲後人觀聖人於此有

又昧此一舉故不斥著其惡而為之有遜避之文者以其有衛中國之功且示善善樂其終也嗚呼非實為齊桓諱也欲後人觀聖人於此有

又昧此一舉故不斥著其惡而為之有遜避之文者以其有衛中國之功且示善善樂其終也嗚呼非實為齊桓諱也欲後人觀聖人於此有

又昧此一舉故不斥著其惡而為之有遜避之文者以其有衛中國之功且示善善樂其終也嗚呼非實為齊桓諱也欲後人觀聖人於此有

又昧此一舉故不斥著其惡而為之有遜避之文者以其有衛中國之功且示善善樂其終也嗚呼非實為齊桓諱也欲後人觀聖人於此有

又昧此一舉故不斥著其惡而為之有遜避之文者以其有衛中國之功且示善善樂其終也嗚呼非實為齊桓諱也欲後人觀聖人於此有

又昧此一舉故不斥著其惡而為之有遜避之文者以其有衛中國之功且示善善樂其終也嗚呼非實為齊桓諱也欲後人觀聖人於此有

又昧此一舉故不斥著其惡而為之有遜避之文者以其有衛中國之功且示善善樂其終也嗚呼非實為齊桓諱也欲後人觀聖人於此有

又昧此一舉故不斥著其惡而為之有遜避之文者以其有衛中國之功且示善善樂其終也嗚呼非實為齊桓諱也欲後人觀聖人於此有

又昧此一舉故不斥著其惡而為之有遜避之文者以其有衛中國之功且示善善樂其終也嗚呼非實為齊桓諱也欲後人觀聖人於此有

又昧此一舉故不斥著其惡而為之有遜避之文者以其有衛中國之功且示善善樂其終也嗚呼非實為齊桓諱也欲後人觀聖人於此有

避之辭以見不善焉而為善者此滅人之國何賢爾君子之惡惡也疾始解詰曰樂賢桓公嘗有繼絕存亡之功也存亡存邢衛祀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下

九月公至自會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婁人伐齊

夏師救齊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廩丘師敗績

伐者為主曷為不使齊主之

狄救齊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冬邢人狄人伐衛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盟齊

夏六月宋人曹人邾婁人盟于曹南

鄭子會盟于邾婁

己酉邾婁人執鄭子用之

處也魯本許嫁李姬于邾婁李姬淫泆使鄭子請己而許之二國交忿謹索邾婁人自以女怒執鄭子而託罪其後會以說于宋耳左氏豈不知李姬事實乃歸惡于宋襄果爾則春秋舍宋而責邾婁理不可通也又託于魚謀語趣巨諷之曰凡左氏謬擇經文必廣加大辭欲以護實哉斯言

其車信

秋宋人圍曹

衛人伐邢

冬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梁亡

為仁一者明百姓得去之君當絕者謹察深實為秦滅梁其民死地乃入秦故以自亡言之董仲舒曰梁內稅民無已其民不能堪使民此地

公羊通義 二十五光緒十三年

也曷為不言其圍大例圍不言戰故知此言捷不言戰者是圍也為公子目夷諱也諱也改為諱圍起其事所以彰目夷之賢也諱也陸渚日夷之功事欲彰其賢而反諱之此聖德之高義賢傳之道言益以鳴其孝者非令子於其忠者非令臣服臣子之道莫不欲尊榮君父故諱也歸美過則稱己曹羈以義去公子目夷以仁守之心而居地皆然目夷有成勞矣雖雖不克濟君於難而並有愛國之心故被個個要統武安情殿之意國辱為之不忍言焉焉二臣之風期千載可想矣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澤宋公執未有言釋之者此其言釋之何執而釋者自天子釋之以歸書自公與為爾也公與為爾奈何公與議爾也與議爾者公與言說誓成之也以公有力焉故從內錄釋也解詰曰諸侯者起之會諸侯也說來自是盡二十六年信通齊齊宋合師以睦于楚春秋之所深責故其盟皆曰以危之其會皆不致以盟之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胎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秋八月丁未及邾畀人戰于升陘左傳曰表師敗績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偏戰者日爾此其言胡何解詰曰據美不言胡春秋辭繁而不殺者正也解詰曰繁多也殺者何

正爾宋公與楚人期戰于泓之陽解詰曰泓水名此曰陽楚人濟泓而來有司復曰請迨其未畢濟而擊之解詰曰濟渡迨及宋公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厄

人吾雖喪國之餘解詰曰表雖前幾為楚所食所寡人不忍行也既濟未畢陳有司復曰請迨其未畢陳而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鼓不成列解詰曰軍法以鼓戰以金止不鼓不戰已陳然後襄公鼓之宋師大敗左傳曰公傷股不從君疾創斥宋公敗績者為襄公諱

而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有君而無臣解詰曰惜其有王德而無王佐也若更公所行帝王之兵也亦有帝王之君宜以為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司馬法曰逐奔不過百步從從不過三舍明其禮也

不窮不能而哀憐傷病明其仁也成列而鼓明其信也爭跡其征齊以義會宜以信不厄險以仁雖功烈不也苟將仲齊而抑宋則先功利而後仁義豈文王之所以為治聖賢曰春秋之義實結而事馬泓之役有王心馬能言距楚者春秋之所高也

而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有君而無臣解詰曰惜其有王德而無王佐也若更公所行帝王之兵也亦有帝王之君宜以為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司馬法曰逐奔不過百步從從不過三舍明其禮也

不窮不能而哀憐傷病明其仁也成列而鼓明其信也爭跡其征齊以義會宜以信不厄險以仁雖功烈不也苟將仲齊而抑宋則先功利而後仁義豈文王之所以為治聖賢曰春秋之義實結而事馬泓之役有王心馬能言距楚者春秋之所高也

而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有君而無臣解詰曰惜其有王德而無王佐也若更公所行帝王之兵也亦有帝王之君宜以為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司馬法曰逐奔不過百步從從不過三舍明其禮也

不窮不能而哀憐傷病明其仁也成列而鼓明其信也爭跡其征齊以義會宜以信不厄險以仁雖功烈不也苟將仲齊而抑宋則先功利而後仁義豈文王之所以為治聖賢曰春秋之義實結而事馬泓之役有王心馬能言距楚者春秋之所高也

而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有君而無臣解詰曰惜其有王德而無王佐也若更公所行帝王之兵也亦有帝王之君宜以為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司馬法曰逐奔不過百步從從不過三舍明其禮也

不窮不能而哀憐傷病明其仁也成列而鼓明其信也爭跡其征齊以義會宜以信不厄險以仁雖功烈不也苟將仲齊而抑宋則先功利而後仁義豈文王之所以為治聖賢曰春秋之義實結而事馬泓之役有王心馬能言距楚者春秋之所高也

而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有君而無臣解詰曰惜其有王德而無王佐也若更公所行帝王之兵也亦有帝王之君宜以為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司馬法曰逐奔不過百步從從不過三舍明其禮也

不窮不能而哀憐傷病明其仁也成列而鼓明其信也爭跡其征齊以義會宜以信不厄險以仁雖功烈不也苟將仲齊而抑宋則先功利而後仁義豈文王之所以為治聖賢曰春秋之義實結而事馬泓之役有王心馬能言距楚者春秋之所高也

而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有君而無臣解詰曰惜其有王德而無王佐也若更公所行帝王之兵也亦有帝王之君宜以為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司馬法曰逐奔不過百步從從不過三舍明其禮也

不窮不能而哀憐傷病明其仁也成列而鼓明其信也爭跡其征齊以義會宜以信不厄險以仁雖功烈不也苟將仲齊而抑宋則先功利而後仁義豈文王之所以為治聖賢曰春秋之義實結而事馬泓之役有王心馬能言距楚者春秋之所高也

而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有君而無臣解詰曰惜其有王德而無王佐也若更公所行帝王之兵也亦有帝王之君宜以為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司馬法曰逐奔不過百步從從不過三舍明其禮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

公羊通義

二十六光緒十三年

夏秋伐鄭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

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解曰掘王子不能乎母也不能不相能也襄王之母惠后也惠王而愛其少子每欲立之至是

天下所在為居但言居于鄭起過母弟之嫌不須言出文故左傳曰天子無出書曰天王出居于鄭母弟之難也而此傳亦以不魯子曰

能乎母擇與言出之意非罪王也春秋責貴不嫌同歸天子大夫言出即嫌有外天王言出不嫌有外魯之天王入于成周不嫌襄也

是王也不能乎母者其諸此之謂與傳稱所聞於師魯子嘗言春秋之中有天王與母不相得者其即此出居于

晉侯夷吾卒不月者獲當也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衛侯燬何以名桓齊滅絕曷為絕之滅同姓也解曰絕先祖支體尤重故名基之也謹奉滅同

公之獲春秋立愛自觀立報自尊以刑則莫如刑以刑則莫如王之同姓燬滅觀無王是以惡而變之凡滅日者罪重於常滅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宋蕩伯姬來逆婦宋蕩伯姬者何蕩氏之母也解曰蕩氏其言來逆婦何解曰蕩蕩之同姓兄弟辭也解曰宋魯之間其稱婦何有姑之辭也

宋殺其大夫何以不名解曰掘夫山名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解曰三世謂魯父王臣虞白也內娶大夫女也言無大夫者禮不臣妻

內娶故公族以爵紀堂蓋疆厥下禮政分三門卒生莫試親視去大夫名正其義也外小惡正之者宋以

色則不君妃嫁交故則不臣三世失禮覆臣道故奪其君臣之辭示防亂于微以為後戒存教有非常之文必有非常之義蓋唯公羊得之

治却宛備有罪乎或以為闕文豈自備述文獨宋大夫三見而三闕也賢兩事非違事也不再言楚人者嫌致闕意也但不言楚兩事明矣辨不言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何以不言遠解曰掘夫子鄭兩之也賢兩事非違事也不再言楚人者嫌致闕意也但不言楚兩事明矣辨不言

同例前不見頓子出奔者所聞之惟小國之類非滅國出奔猶未得書

葬衛文公姓故奪臣子思也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殺深傳曰莒無大夫其曰莒慶何也以公之會目之也明年盟于向傳曰公會大夫其曰甯蒧何也

侯在焉不嫌使大夫蔽公故反得從殺乎內而貴殺之也寧若相備慮實相成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遫盟于向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高弗及其言至高弗及何解曰掘公追戎於齊西也解曰傷猶大也弗者不之深者也言齊人畏公士卒精

自為追唯臣子得喪之耳不得與追戎同也舉地者善公齊師去則止不遠勞百姓適獲取勝得用兵之辭故錄詳之言

師者侈大公所追也謹錄以公而追人則卑公安故其義可言公追齊師不可言公追齊人春秋稱名之慎有如此者

點石齋校印

公子遂如楚乞師 乞者何音義本傳乞師者 卑辭也曷為以外內同若辭解語曰據重師也 解語曰外內皆同卑其曷為重師師出不正反

戰不正勝也解語曰不正者不自謂出當復反戰當必勝兵凶器戰危事不得已而用之禍乃以假人故重而

秋楚人滅隗以隗子歸解語曰書以歸者惡不死位謀索滅而言以歸

冬楚人伐宋圍緡 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刺道用師也解語曰時以師與宋未至又道用之于是惡其視百姓之命若草木不仁之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公至自伐齊 此已取穀矣何以致伐解語曰若伐者未得乎取穀也 解語曰未可謂 曷為未得乎取穀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也公以楚師取穀

之及晉伯起齊晉方睦楚子懼使申叔去穀公亦驚為晉

討故曰患之起自此始也刺公棄諸夏而即楚自取危道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解語曰杞公來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乙巳公子遂率師入杞左傳曰齊

冬楚人陳侯轅侯鄭伯許男圍宋 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解語曰據序貶曷為貶為執宋公敗終僖之篇也 傳疑入文之篇疑即見故就

終見之世既耳此與聲傳云終隱之篇脫文同而義異何

者軍有罪于隱既非有罪于僖也何氏之說今故未取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杜元凱曰宋方見圍無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曷為再言晉侯解語曰據楚人聞陳鄭頓于 非兩之也然則何以不言遂解語曰據侵蔡 未侵曹也未侵

曹則其言侵曹何致其意也詳錄之 其意侵曹則曷為伐衛晉侯將侵曹假塗于衛杜元凱曰曹 衛曰不可得則固將伐之也解語曰曹有

征之衛獲過不得使義兵以時進故若言侵曹以致其意所以通賢者之心不使塗塞也謹案凡有兩事前事既後事繼者則言遂前事未既

別有後事者則不得言遂晉本為侵曹出師衛不假道伐衛而後進若言伐衛遂侵曹則失其本意若言侵曹遂伐衛則似說侵曹遂伐衛又

失其事實故遂

文兩不可施也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不卒戍者何不卒戍者內辭也不可使往也畏晉故不 不可使往則其言戍衛何遂公意也臣已受命雖未往當以

說買戍衛買戍不可往公殺之及聞晉起衛而懼反以殺買之事

試于晉時量力度義不當往戍臣于君有背否之道買無罪故不日 刺之者何殺之也殺之則曷為謂之刺之內證殺大夫謂之刺之也解語

罪無罪皆不得專

假故諱假言刺之

楚人救衛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界宋人 界者何與也其言界宋人何與使聽之也解語曰與使聽其獄也宋稱人者 曹伯之罪何甚惡也其甚惡

奈何不可以一罪言也解語曰曹伯數侵伐諸侯以自廣大稱曰晉侯執曹伯地于諸侯是也 說案不可以一

公羊通義

二十七 光緒十三年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此大戰也曷為使微者子玉得臣也子玉者得臣字也古人多引字冠名上言之若在得綱華父督孟明視子越椒之比

子玉得臣則其稱人何貶曷為取大夫不敵君也解註曰臣無敵君戰之義故絕正也

楚殺其大夫得臣楚始有大夫故宜稱之也臣散皆不氏備畧之也

衛侯出奔楚為不名者起叔武內平其國不名者起叔武內平其國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是晉霸之始也盟不致者比天子桓也日者未若桓之信也解註曰衛子者起也晉立以為君書侯則無等也書名則漫其實欲以喪禮處之若以君父奔楚之為哀痛也降服致敬以聽天子之命

陳侯如會 其言如會何後會也解註曰刺陳侯不慕霸者反或意于楚夫信後會者

公朝于王所 曷為不言公如京師解註曰据三天子在是也土天子在是則曷為天子在是解註曰据天子在是則曷為天子在是解註曰据天子在是則曷為天子在是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與楚無惡也諸侯執奔而歸者皆名

衛元咺出奔晉宮于踐土使王就而受諸侯朝馬子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但言朝于王所舉其可訓者而已王所不稱天子者禮與常名也觀禮曰伯父命于王所射祭侯解曰無或若女不帝侯不屬于王所

陳侯款卒解註曰不書葬者為晉文諱行霸不務教人以孝陳有大喪而強會其孫故深為恥之謹案桓文春秋所善也若葵卯之致宋子溫之諷也款本篡立不當葬今為文公諱去

秋杞伯姬來

公子遂如齊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墨子秦人于溫秦稱人者小國無大夫也不以公會日之者

天王狩于河陽 狩不書此何以書解註曰格不與再致天子也再失禮重不復為諱故者言天子在是然不可以斥其致天子故加狩辭馬穀南為陽溫河陽也會于溫言小魯子曰溫近而踐土遠也此別一說言溫在畿內較踐土遠致天子

壬申公朝于王所 其日何解註曰据日錄乎內也上與諸侯恭見此公特朝故從內事詳錄之日不繫月者蓋閏月之日哀五年傳曰閏不書此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歸之于者何歸于者何歸于者罪已定矣歸于者罪未定也罪未定則何以得為伯討解註曰此舉成十五年歸

之子者執之子天子之側者也罪定不定已可知矣已知天子罪之但歸之于京師徐治其罪耳天子雖罪之歸于者非執之子天子之側者

也罪定不定未可知也須歸于京師然後知天子罪之不失為伯討 衛侯之罪何殺叔武也何以不書難言言衛侯 為叔武諱也春秋為賢者

諱何賢乎叔武讓國也其讓國奈何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經言衛侯出奔傳言文公逐衛侯者文公代衛衛人出其君叔武辭立而他人立

矣月

矣月

矣月

矣月

矣月

矣月

則恐衛侯之不得反也故於是已立然後為踐土之會治反衛侯時衛侯謀自楚復歸叔武恐其公衛侯得反曰叔武篡我元咺爭之曰叔武無罪終殺叔武元咺走而出解語曰叔武謀圖見殺而為叔武謀殺者明叔武治反衛侯之無道此晉侯也其稱人何不得為伯討貶曷為貶衛之禍

文公為之也文公為之奈何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武之罪所以起其功而重衛侯之無道此晉侯也其稱人何不得為伯討所至之詞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自者何有力焉者也解語曰言衛侯自楚復歸叔武恐其公衛侯得反曰叔武篡我元咺爭之曰叔武無罪終殺叔武元咺走而出解語曰叔武謀圖見殺而為叔武謀殺者明叔武治反衛侯之無道此晉侯也其稱人何不得為伯討貶曷為貶衛之禍

為忠子已而助之謀某元咺訴君而言復歸者春秋賢叔武未顯故為之爭者直之直咺所以直武也若咺之罪下三十年有歸惡文明故於此從無惡辭不嫌矣

諸侯逐圍許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解語曰言復歸者天子歸之也本無事不當言逐又不更舉曹伯者見其能悔過即時從宥者征伐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 介葛盧者何夷狄之君也何以不言朝不能乎朝也解語曰不能升降揖讓也介者國也葛盧者名也

公至自圍許

夏六月公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狄泉皆何以稱人公會大夫之辭也

秋大雨雹五行志曰劉向以為魯公末年信用公子遂遂專權自恣將至于飲君故陰雷陽之象見

冬介葛盧來解語曰前公圍許不在故史來報許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秋侵齊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衛侯未至其稱國以殺何歸在下解語曰衛侯在道使人殺咺而復入故從君殺大夫歸道殺也

衛侯鄭歸于衛 此殺其大夫其言歸何解語曰鄭歸于衛與入惡同歸惡乎元咺也惡則元咺之受明矣曷為歸惡乎元咺元咺之事君也君出則己入解語曰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元君入則己出于衛元咺出奔晉是也以為不臣也命歸之則書不書土

晉人秦人圍鄭

介人侵蕭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魯 大夫無違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為政爾政主也義如今日之事我為政遂本受命聘周在道自生事聘魯此政違大夫之始是以謹而錄之如晉非君命而從內使文者言遂則生事已見故不也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 惡乎取之取之曹也曷為不言取之曹田自鄆水諱取同姓之田也解語曰同姓相貪此未有伐曹者則其言取之

曹何解語曰掘伐同姓不諱即有兵晉侯執曹伯班其所取侵地于諸侯也班者有差等而偏分之之辭也晉侯執曹伯班其所取侵地于諸

公羊通義 二八光緒十三年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 其謂之秦何師未得誦稱人 夷狄之也曷為夷狄之秦伯將襄鄭 不戒以人曰 百里子與蹇叔子

諫曰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 解語曰行疾不假塗變心 秦伯怒曰若爾之年者宰上之木拱矣爾曷知 解語曰宰家也 師出百里子與蹇

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爾即死必於殽之蹇嚴是文王之所辟風雨者也 解語曰其處險阻勢一人可要百敵大王過之驅馳當若避風雨

故可以避雨 吾將尸爾焉 解語曰尸於 子揖師而行 解語曰揖其父於師中 百里子與蹇叔子從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爾曷為哭吾師對曰

臣非敢哭君師哭臣之子也 解語曰實哀師不得反托言 強高者鄭商也 解語曰鄭賈人 遇之殺焉以鄭伯之命而擣師焉 解語曰擣師也 或曰往矣或曰反

反 解語曰軍中語也時以為鄭賈使強高揣之或以為鄭 然而晉人與姜戎要之殺而擊之匹馬隻輪無反者 解語曰然然上議猶蒙留往之

反伯已知將見震必設備不如還或曰既出當速往之 其言及姜戎何 解語曰秦人 姜戎微也 高問曰夷狄不分君臣常在中國之下若不及及則嫌晉人為未命之師也 稱人亦微者也何

言乎姜戎之微先軫也 解語曰先軫晉大夫也 或曰襄公親之 解語曰襄公親之 則其稱人何 解語曰稱人者非卑也 稱人亦微者也何

在乎殽而用師危不得葬也 解語曰與衛道齊 詐戰不日此何以 解語曰詭詐也 也 解語曰詭詐也 也 解語曰詭詐也 也 解語曰詭詐也 也

何與於晉而晉微利要殺至盡故亦惡之甚持加日以其惡也所以加日為著其惡者下經曰癸巳葬晉大夫公諸侯之禮也 葬晉大夫公諸侯之禮也

癸巳葬晉文公 傳例曰當時而 日危不得葬也

狄侵齊

公伐邾婁取蕞 倍蕞蕞云有作邾字者案左氏經作取邾婁邾即邾婁之合聲邾壽公為邾

秋公子遂率師伐邾婁

晉人敗狄于箕 時者所聞之世 敗戎狄例也

冬十月公如齊 蓋公有疾而行故危月之

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乙巳公薨于小寢 非正也

霜不殺草李梅實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 解語曰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也易中子記曰陰微陽成之應也早實而不殺萬物也

此種去公室或在公子送之應也謹案李梅冬實於洪乾五行屬木不曲直也其傳曰田獵不宿武食不宿出入不歸奪民食時及有嘉謀則

夫宜殺而不殺梅李冬實天殺道 草木猶犯干之而况於人君子乎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公羊通義

二十九年光緒十三年

大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正即位也

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其言來會葬何
謂諸舍且昭不言米
會葬禮也解諸曰但解會葬者明言來者常大不為早晚也叔服者王子虎也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
解諸曰復葬者嫌禮與桓公同死生異也主書者為天子也古者

晉侯伐衛

叔孫得臣如京師命也

衛人伐晉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髡解諸曰不言其父言其君者君之於世子有父之親有君之尊言世子皆所以明

公孫敖如齊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侯及者時秦伐晉以報殺之役常例受伐者為主也大夫不敵君師

丁丑作僖公主

作僖公主者何為僖公主也解諸曰為僖公廟作主也方其下而貌其上而中穿之加金主之有穿此其足謂者覽禮說方明以依

神方明以金為之方四尺而設六玉禮說衛密云右主八寸左主七寸廣厚三寸右主父也左主母也

桑綽而布凡筮似用般主級重之法故武公廢主於時猶存練主用稟解諸曰謂期年練祭也理處主于兩階之間易用稟也

春秋公羊及禮說就感主理于堂兩楹之間一說理之于義也墮下北方無事處主亦無事也何氏所稱練非論說也

道左尤似溝賤不合禮意論語問社古文作問主也夏人都河東宜松般人却毫宜柏周人却豐鑄宜魯也

唯相與夏后氏以松為主之事論語所云謂社主也夏人都河東宜松般人却毫宜柏周人却豐鑄宜魯也

方所宜木也戰稟之對是以為失若乃廟主用稟或當取齊稟之義云爾用稟者藏主也解諸曰實家藏于堂作僖公主何以書

譏何譏爾不時也其不時奈何欲久喪而後不能也解諸曰立主喪主於處吉主於練作僖公主譏其後也蓋嚴練而棺則作主當於棺周

般主於附之名是以左氏云卒哭而附棺而作主道通內事之實也文公欲復三年之喪夫其舊章遂乃矯枉而直也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此晉陽處父也何以不氏
解諸曰晉陽處父也何以不氏

見前又為探無別見若直言侯據是齊之德者須錄其氏實

則無常政故頒朔不及也頒朔不及則告朔亦不及也殺梁得日謂月猶者何通可以己也解註曰朝者因視朝政兩無政而者謂月之餘日也備分而成于月者也天子不以告朔而表事不嚴也猶者何通可以己也朝故加猶也不言公者內事可知

七年春公伐邾婁三月甲戌取須朐取邑不日此何以日解註曰無內辭也使若他人然解註曰若公春伐邾婁而去他人自以甲戌日遂城邾解註曰主書者其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宋成公也成公共卒皆不日此又不葬而二君之卒國內皆有大夫爭殺之事實由生失其政沒乃致亂故罪而惡之與

宋人殺其大夫何以不名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昧以師奔秦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敵也解註曰俱此晉先昧也其稱人何解註曰提奔無外也其外奈何以師外也晉人欲立文王之子雍使先昧請諸秦秦人以師助之昧返而趨屠史謀慶陳定位起師秦人于今孫時先昧將下軍自以本欲使逆雍內懷誠文交綏而退逐率其下軍之士奔秦晉始謀立事非正趨屠之是也而昧昧於大義私其身謀以師外故舍屠而敗昧昔于射于雙相之圖賣軍之將不與為人臣者可不戒乎何以不言出解註曰提焚棠元遂在外也解註曰起其事成於竟外從竟外去徐考曰

狄侵我西鄙解註曰以此言之則令狐非晉地伯苦為楚地亦明矣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諸侯何以不序大夫何以不名解註曰扈新城盟諸侯序大夫名公失序也公失序奈何諸侯不可使與公盟孰晉大夫使與公盟也解註曰以目通指曰朕謹案時公使至未得序于會諸侯不肯復與公盟以晉本盟主乃目趨盾使之使獨與公盟內諱盟大夫

冬徐伐莒公孫教如莒泣盟

八年春王正月夏四月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冬十月壬午天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文襄既沒皆辭命主雖世長夏盟春秋未嘗與其伯也故自是盟多書日不與信辭

乙酉公子遂會伊維戎盟于暴解註曰四月不能再出卒名者非一事再見也

公孫教如京師不至復丙戌奔莒不至復者何不至復者內辭也不可使往也不可使往也君使臣至於不可使取甚故諱言不至復使若有故而復之辭

公孫教如京師不至復丙戌奔莒不至復者何不至復者內辭也不可使往也不可使往也君使臣至於不可使取甚故諱言不至復使若有故而復之辭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司城來奔司馬者何司城者何皆舉官也解註曰皆以官名舉言之宋變司曷為皆官舉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司城來奔司馬者何司城者何皆舉官也解註曰皆以官名舉言之宋變司曷為皆官舉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司城來奔司馬者何司城者何皆舉官也解註曰皆以官名舉言之宋變司曷為皆官舉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司城來奔司馬者何司城者何皆舉官也解註曰皆以官名舉言之宋變司曷為皆官舉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司城來奔司馬者何司城者何皆舉官也解註曰皆以官名舉言之宋變司曷為皆官舉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司城來奔司馬者何司城者何皆舉官也解註曰皆以官名舉言之宋變司曷為皆官舉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司城來奔司馬者何司城者何皆舉官也解註曰皆以官名舉言之宋變司曷為皆官舉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司城來奔司馬者何司城者何皆舉官也解註曰皆以官名舉言之宋變司曷為皆官舉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司城來奔司馬者何司城者何皆舉官也解註曰皆以官名舉言之宋變司曷為皆官舉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司城來奔司馬者何司城者何皆舉官也解註曰皆以官名舉言之宋變司曷為皆官舉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毛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稱使鄭當禮未君也解詰曰時王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即位矣而未稱王也釋

也坊說曰未沒喪不稱君未稱王何以知其即位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

三年稱子也曲禮曰天子未除喪曰子正名其義則亦不三年稱子於其封內者夫可知矣此傳者善言春秋能因其所見禮之禮亦不見

董仲舒曰論春秋者合而通之舉而求之任其比備其類覺其緒著其義是以人道法而王法立矣夫天子踰年即位諸侯子封踰年稱公矣

則曷為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緣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九記其義則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君薨稱子者由臣民

言之曰吾君之子也而名正位定矣由孝子言之曰吾不可曠年無君踰年稱公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解詰曰孝子三年志在思慕

其封內三年稱子子張曰書云高宗涼闇三年不言何謂也孔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之以聽家宰三年董仲舒曰春秋之

法以人隨君以君隨天嫁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而稱三年稱子者為君心之未嘗立也此非以人隨君耶孝子之心三年不當而踰年即

位者與天數俱終始也此非以君隨之耶故毛伯來求金何以書譏何譏爾王者無求求金非禮也然則是王者與曰非也毛稱非王者則曷

為謂之王者王者無求問木稱王則曷為之曰是子也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求而求故譏之也解詰曰引文王者文王始

父之體而上本文王言之者正體于上又乃將所傳重也諸侯不奉王之法度正人事

夫人姜氏如齊解詰曰奔父母之喪也言如齊者大夫繫國恩士奇曰夫人奔喪春秋書如書至皆從諸侯之禮雜記曰婦人非三年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王者不書葬此何以書平惠不及時書王景王禮王過時書王我有在者則書文公不自往而書葬以起

大夫會之曰者信公成風之喪襄王比加禮故恩錄之所以甚責內謀案此主善與惡六同同意我有在者猶可書也我無往者不可言也又

以我無往者惡重不特讓使帥會葬疑若得禮而重禮之故禮之為用在乎別微也五經異義曰公羊說天王喪赴者至諸侯哭踊有父母之

喪越練而行事蒞畢乃還左氏說王喪赴者至諸侯哭踊同故遂服斬衰喪使親親也鄭君之聞也天子於諸侯無服諸侯為天子為得禮易下

尊卑異者也天子於魯與舍則又會葬為得禮則足魯於天子一大夫會葬而已為不得禮可知矣鄭君之聞也天子於諸侯無服諸侯為天子為得禮易下

連其傳廣其誦趨趨奔喪傳無明文亦以說公羊者夫之微然傳曰周人有喪魯人有喪魯人不弔以其下成康為未久也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解詰曰先都士殺等作亂晉討殺之而不稱國者蓋以虛公冲推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解詰曰出錫豆者得禮故與臣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解詰曰及者重累連及之

楚人伐鄭

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夏狄侵齊

秋八月曹伯襄卒

九月癸酉地震 地震者何動地也解詰曰動者震之故傳先言動者喻若物之動地以曉人也謹案地動自動也何以書記異也解詰曰天動

地動者象震為陽行壘索不傳天下異者時獨魯境內地震昭二十三年八月乙未地震越二日丁酉周地亦震而宮極死而經不書諸知言也震者皆懼也魯也時以或在公子遂所殺宗氏屬傳曰臣事雖正尊必震

冬楚子使椒來聘 椒者何楚大夫也楚無大夫此何以書始有大夫也臣之辭未聽此始因其能修禮來聘遂與君臣之辭同于中國也高臣罪惡固不待貶絕而見 始有大夫則何以不氏稱氏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也 當避之以漸不就其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祿 其言僖公成風何兼之兼之非禮也 穀梁以為僖公之成風非也且又推之以為惠公仲子亦惠 曷為不言及成風 成風尊也 所以子序上者直為僖公先 穀梁亦先致之故耳 僖公成風兩言豈可以一端盡矣不解言來者不及事明與字喧同例可知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葬曹共公 葬曹共公 葬曹共公

夏秦伐魯 須稱國者秦魯構怨起于襄公 秦為罪首自是二國交刃相仍無已要互有曲直不可專責秦但即穀之役及此見始終仗之而已方 子之數朝有過夕改則與之夕有過朝改 則與之故能使買罪者不以終絕而自棄

楚殺其大夫宣申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及蘇子盟于女栗 言及不言主名益內微者也知非公者天子

冬狄侵宋 楚子蔡侯次于屈貉 屈貉主莊侍師為厲秦說此經曰屈貉之役左氏以為陳侯鄆伯在焉而又有宋公後至 鄆子逃歸春秋一切不書主書蔡侯 者蔡莊侯首道以據上 鄆與同氣相求不再傳而蔡亦有殺父之禍 遂使通春秋 商臣與微相望于數十年之開 蔡莊侯者 所謂用夷變夏者也 廣森三復斷言 誠春秋之微旨 皆衛州吁殺君自立使公孫文仲平陳與宋及宋 昭公陳桓公之身而 兩殺仲莫之難作 君克 鄆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鄆 繼之以壬辰公覺宋督殺其君與 蔡人殺陳仲則知黨蔡君之賊者其 楚世子商臣弒其君 寢楚子蔡侯 次于屈貉 又至于蔡世子 躬弒其君 則知黨蔡君之賊者其 家以有逆子 嗚呼 國有風家有俗 又聞習見風俗以成白羽 素絲 惟其所 染 履 霜 乘 火 寓 可 不 慎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圍 夏叔彭生會晉卻缺于承匡 叔彭生即傳所稱叔仲惠伯者也本叔牙仲子休 之子因以叔仲連言非命氏之正故春秋總正之

秋曹伯來朝 公子遂如宋 狄侵齊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狄者何今乃日知非長狄故問之長狄也 穀梁傳曰身橫九敵 兄弟三人一者之齊一者之魯一者之晉 其之齊者王子成父殺之其之魯者叔孫得臣殺之則未知其之晉者也 景公六年之齊者祭如也 事在齊惠公二年 其言敗何者內戰文非

其之齊者王子成父殺之其之魯者叔孫得臣殺之則未知其之晉者也 景公六年之齊者祭如也 事在齊惠公二年 其言敗何者內戰文非

其之齊者王子成父殺之其之魯者叔孫得臣殺之則未知其之晉者也 景公六年之齊者祭如也 事在齊惠公二年 其言敗何者內戰文非

其之齊者王子成父殺之其之魯者叔孫得臣殺之則未知其之晉者也 景公六年之齊者祭如也 事在齊惠公二年 其言敗何者內戰文非

季孫行父率師城諸及運孫復曰率師而城魯宮也運也運也魯宮所爭者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湖卒不言葬陳共公者與慈父同義

鄭襄子遽蔭卒和襄文公也前用鄭子于社失德董卒當取去日知不蒙上日

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

世室屋壞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周公子伯禽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此魯公之廟也高為謂之世室世室猶世室也世世不毀也禮諸侯五廟二階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魯以周公為太祖而伯禽始也封之君亦不容毀故別有世室多殿禮是亦法殷人六廟之意也周公何以稱大廟于魯解註曰始封也封魯公以為周公也周公拜乎

前魯公拜乎後解註曰始受封時拜于文王廟也父子俱拜者明以周公之功封魯公也魯公曰王命周公後者言命魯公以為周公之後曰生以魯周公死以為周公

主解註曰生以魯國供養周公如周公死當以魯公為祭祀主加曰者王功故半天子也然則周公之魯乎曰不之魯也封魯公以為周公

王然則周公易為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解註曰周公命使退供養死則奔喪為主所以一天下之心于周室踐崇魯世家述金縢之言曰

我先王是周公之心也其不之魯亦猶是心也魯祭周公何以為牲解註曰據周公用白牡有王禮不戒與文武同也魯公用騂犗解註曰

綱亦者周制也魯公以諸侯養公不毛亦謂牲牲也但不得取騂白也魯祭周公何以為盛周公盛魯公無憂公廩解註曰盛者新穀熟者胃也故

今半相連謂此謂方裕祭之時乎昭穆之差謀業者新陳相報也魯祭周公何以為盛周公盛魯公無憂公廩解註曰簡忽久不以前修治至今

易據于無陽謂司農注謂如羣公上之謙謙也即請從此傳文世室屋壞何以書譏何譏爾久不修也解註曰簡忽久不以前修治至今

冬公如晉衛侯會于沓解註曰沓魯魯二家經

狄侵衛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還自晉鄭伯會公子斐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往黨衛侯會公子沓至得與晉侯盟反黨鄭伯會公子斐故善之

也解註曰黨所也所猶時齊人語也還者左傳師乎師乎何黨之半集解曰黨所也彼亦吾人之歌則黨所為所結毒語矣往所猶言往許位

皆因公以請平于之心喜其為諸侯所尊榮故加善辭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月者正

邾婁人伐我南鄙

叔彭生率師伐邾婁不言葬齊昭公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不言葬齊昭公者與說諸同義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魯趙盾齊國同盟于新城解註曰盟下日者刺諸侯微弱信在越盾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孛者何彗星也 其言入于北斗何 北斗有中何 何以書記異也

曰孛者彗星之類也 彗者掃故置前之象也 北斗天之樞機 五行星之樞機 五行星之樞機 五行星之樞機

天子之事 彗星孛星 亂臣賊子 亂臣賊子 亂臣賊子 亂臣賊子 亂臣賊子 亂臣賊子

夫孛星較然在北斗中天之視人顯矣 史之有曰明矣 時君終不改寤 寤是後宋魯晉台 鄭陳六國咸賦 其君齊再賦焉

公至自會 晉人納接苗于邾婁弗克納 納者何入辭也 其言弗克納何 子于邾婁與納 大其弗克納也

君之意也 後言弗克 納者何入辭也 其言弗克納何 子于邾婁與納 大其弗克納也

且齊出也 解曰日出外際也 雖子以其指則接苗也 四獲且也 六解法曰指手指相指不得天

也 義齊不爾克也 引師而去之 故君子大其弗克納也 其謂大其弗克納也 其謂大其弗克納也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教梁傳曰奔大夫不言卒而不言卒何也 錫命位作夏天下之道 故明有亂義大夫不得專也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此未踰年之君也 其言弑君舍何 解曰捨其已立之已殺之成死者而賤生者也

冬單伯如齊 齊人執單伯 齊人執子叔姬 執者曷為或稱行人或不稱行人 稱行人而執者以其事執也

則曷為不言齊人執單伯及子叔姬 內辭也使若異罪 然大夫執制無罪 月有罪不月雖有罪猶稱人以執者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解曰不稱使者宋無大夫 謹承承上 夏曹伯來朝

公羊通義 三十四光緒十三年

夫相殺稱人賤者窮諸盜解詰曰歸大夫使稱人降士使稱盜者所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不月者無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聖姜聖姜者何文公之母也

齊侯伐我西鄙

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諸侯會于扈復不序者為前扈盟公失序故終文之篇不序

秋公至自穀設內地前所取諸齊者

冬公子遂如齊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田嬰卒秦康公也至是卒猶不葬者春秋伯子男為一故從小國例也賢穆公未見卒者及

夏五月戊申齊人弑其君商人解詰曰商人弑君厥後見者與大夫異齊人已君事之殺之且當坐弑君謹案左傳弑之者公僕卿與其卿來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遂謀弑赤而請于齊赤母本齊大夫女非正君甥故不見拒也使舉上客而不舉

冬十月子卒子卒者孰謂謂子赤也何以不日隱之也何隱爾弑也弑則何以不日解詰曰擗不忍言也世近則思益隱

夫人姜氏歸于齊解詰曰歸者大歸也夫死子

季孫行父如齊

莒弑其君庶其稱國以弑何稱國以弑者眾弑君之辭解詰曰一人弑君國中人人盡喜故舉國以明失眾當

宣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繼弑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其意也罪相等而春秋不言宣無王春既於拒示法則從同可知故得以所聞

公子遂如齊逆女娶聖姜之黨知不讓者禮妻子為君母之黨君母在則不敢不從服君母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遂何以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但舉名者尚文也解詰曰卒竟也竟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解詰曰據編如以夫人婦姜氏

氏欲使去姜敗易為貶譏喪娶也喪娶者公也則易為貶夫人內無貶于公之道也解詰曰明下內無貶于公之道則易為貶夫人夫人與

公一體也解詰曰此魯與公共之夫人敗則公惡明矣服子慎曰古者一禮不備則女不從故其稱婦何解詰曰據桓公有姑之辭也解詰曰

公羊通義

三五光緒十三年

以婦禮至無姑當以夫人禮至故分別言之
言以者見行遠意也見擊事重在遠固遠則也

夏季孫行父如齊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放之者何猶曰無去是云爾解是謂然則何言爾近正也此于專殺
而巳所以尊賢者之類也三年者古者獄獄三年不刑則胎焚夫則黜不至刑之則恐誤刑賢者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故有罪放之
所以待放者有罪不赦也其死無罪莫君君猶當用君放之非也解曰無大夫待放正也解曰君君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
其門解曰三年之喪既贖而致事喪人既葬而致事國人卒哭而致事君子不奪人之觀亦不可奪親也巳練可以并冕服金革之事宜權時之
日君野葬王政入于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解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解曰此與君放之非臣待君放正同故引同類相發明閔子
以季閔子要絰而服事解曰禮曰練男子既而曰若此乎古之道不即人心退而致仕解曰既事畢即退也退退身也致事還
之也解曰言其服事外得事君
公會齊侯于平州解不致者與桓桓之意桓桓之會皆不致宜之會
公于遂如齊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解據伐而言圖所以賂齊也非以師徒取故不易為賂齊為弑子赤之賂也解曰月者惡內

秋祁婁子來朝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晉趙盾率師救陳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斐林伐鄭 此晉趙盾之師也曷為不言趙盾之師解楚子圍宋公孫君不會大夫之辭也解曰時諸侯為趙

冬晉趙穿率師侵柳 柳者何天子之邑也解曰天子之邑也夫守之晉與大夫忿爭侵之曷為不擊乎周不與伐天子也解曰絕正其義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率師及鄭公子歸生率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左傳曰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故使宋王之也

秦師伐晉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蒐義在六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解曰

匡王

匡王

匡王

匡王

匡王

匡王

匡王

匡王

匡王

匡王

匡王

匡王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其言之何解詰曰攝會緩也解詰曰辭聞客之故為緩詳案穀梁傳曰之口猶解也

時則有牛禮風曷為不復卜解詰曰攝定十五 養牲養二下皆卜得吉而後養之帝牲不吉則板稷牲而下之解詰曰不吉者有災更不聖厥

于滌三月解詰曰滌官名養帝牲三月之處也謂之滌者取其篤於獲者唯具是視帝牲用可以隨帝牲不嚴擊牢若其平吉無變則板稷牲

固亦在滌矣正月迎郊而牲變猶得改卜者正以養之之時此牲已在滌三月故耳若牛死又卜則不郊則曷為必祭稷者主為祭天王者必

以其祖配解詰曰祖謂后稷周之始祖姜王者則曷為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解詰曰匹合也無自外至者無主不止解詰曰必得

天道關時故推人道以接之謹案此通論祭有配食之義自外至者謂天神地示若被配郊句龍配社是也自內出者則若祖宗新鬼以昭

牌之類是也屬天王崩而下郊牛不為踐青擊處說之曰春秋之義國有大喪者止宗廟之祭而不可祭不敵以父母之喪廢事天地之體

也父母之喪至哀痛悲苦尚不敢廢郊也孰足以廢郊者故其在禮亦曰喪者不祭唯祭天為越節而行事

葬匡王 楚子伐黃渾戎 夏楚人侵鄭 秋赤狄侵鄭 宋師圍曹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葬鄭繆公 餘考曰不月者與卒同月數也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郊莒人肯公伐莒取向 此平莒也其言不肯何辭取向也解詰曰公為取向作辭也莒言

秦伯稻卒 秦共公桓公皆在時卒例不蒙上月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鄭靈公也

赤狄侵齊 秋公如齊 公至自齊

冬楚子伐鄭 五年春公如齊 夏公至自齊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月者為下卒也此子叔姬亦傳公之女宣公之母林蓋得季年所生

羊角長

羊角長

羊角長

叔孫得臣卒解詁曰不日者知公不日欲殺叔孫為人臣知賊而不言明當誅胡康侯曰仲遂知齊謀弑子亦以得臣與之偕行在宣公固有據立之私其德數略而不書曰是聖人削之也君臣父子妃妾適庶人道之大倫也方仲遂往謀于齊而與得臣偕後若惜然不知其謀或知之而不書曰則將焉用彼相矣故特不書曰以貶之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解詁曰賜當舉叔姬為言叔姬之來而不言高固之來則不可禮諸侯大夫婦女有車馬送之文留家遺使反馬今高固親來因與叔姬偕行歸宿失禮故不書也

楚人伐鄭齊曰舊說雙雙之鳥一身二首尾有雌雄隨便而偶者不離故以喻焉

楚人伐鄭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趙盾弑君此其復見何

趙盾弑君解詁曰趙盾弑君此其復見何

親弑君者趙盾則為加之趙盾不討賊也解詁曰趙盾弑君此其復見何

趙盾弑君解詁曰趙盾弑君此其復見何

趙盾弑君解詁曰趙盾弑君此其復見何

趙盾弑君解詁曰趙盾弑君此其復見何

趙盾弑君解詁曰趙盾弑君此其復見何

趙盾弑君解詁曰趙盾弑君此其復見何

趙盾弑君解詁曰趙盾弑君此其復見何

趙盾弑君解詁曰趙盾弑君此其復見何

趙盾弑君解詁曰趙盾弑君此其復見何

趙盾弑君解詁曰趙盾弑君此其復見何

趙盾弑君解詁曰趙盾弑君此其復見何

趙盾弑君解詁曰趙盾弑君此其復見何

趙盾弑君解詁曰趙盾弑君此其復見何

趙盾弑君解詁曰趙盾弑君此其復見何

趙盾弑君解詁曰趙盾弑君此其復見何

趙盾弑君解詁曰趙盾弑君此其復見何

趙盾弑君解詁曰趙盾弑君此其復見何

趙盾弑君解詁曰趙盾弑君此其復見何

堂馮俯而闢其尸方食魚殮勇主曰嘻子誠仁人也吾入子之大門則無人焉入子之閨則無人焉上子之堂則無人焉是子之易也子為晉

國重卿而食魚殮是子之儉也君將使我殺子吾不忍殺子也雖然吾亦不可復見吾君矣遂刎頸而死解註曰簡使頃尸室戶易猶省也傳

析靈公聞之怒滋欲殺之甚解註曰滋眾莫可使往者於是伏甲于宮中召趙盾而食之趙盾之車右祁彌明者國之力士也音義祁於然後

乎趙盾而入放乎堂下而立解註曰天子堂高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趙盾已食靈公謂盾曰吾聞子之劍蓋利劍也子以示我

吾將觀焉解註曰按君知當推而進趙盾起將進劍祁彌明自下呼之曰盾食飽則出何故拔劍于君所斥呼盾者趙盾知之解註曰由人曰

馮踏階而走解註曰踏階起趨不暇以次謀案升階之法涉級聚足者正也苑于所尊以疾為敬則有栗階栗階者始發猶連步靈公有周

狗謂之葵解註曰周狗可以比周之狗所指如意犬四尺呼葵而屬之葵亦踏階而從之祁彌明逆而跋之絕其領解註曰以足逆踏盾顧

曰君之葵不若臣之葵也然而宮中甲鼓而起解註曰甲即上所謂伏甲有起于甲中者抱趙盾而來之抱使趙盾顧曰吾何以得此于子曰

子某時所食活我于暴秦下者也解註曰某時者記傳趙盾曰子名為誰曰吾君孰為介解註曰介甲也猶曰我晉君子之乘即上車也猶曰子已上車矣何不疾去而反徐趙盾驅而出眾無留之者解註曰明盾賢人不忍殺也且趙穿緣民眾不說起弑靈公

問吾名乎欲令早免去不望報矣解註曰左傳是靈也趙盾驅而出眾無留之者解註曰明盾賢人不忍殺也且趙穿緣民眾不說起弑靈公

然後迎趙盾而入與之立于朝解註曰復大夫位也即所謂復國不計賤明史得用責之傳極道此上事者明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謹案

諸侯曾子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故卒至而立成公里解註曰不書者已從立晉託始見法何氏云以惡夷譯猶不書刺

于手刃其君臆上之所以率下者可不慎與而立成公里解註曰不書者已從立晉託始見法何氏云以惡夷譯猶不書刺

夏四月

秋八月蠲

冬十月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夏公會齊侯伐萊

秋公至自伐萊

大旱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八年春公至自會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其言至黃乃復何 解註曰據公深故不有疾也 解註曰乃難辭也上言乃何言乎有疾乃復 解註曰據公如晉

以為有譏何譏爾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 解註曰聞喪者聞父母之喪徐行者不忍疾行又為君當使人追代之以喪喻疾者喪也

無所難 為重 公羊通義 三三三

齊侯伐萊

秋取根牟

根牟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不擊乎和婁謹亟也亟屢也魯即於邾婁數取其邑故沒其國文為內諱恐也不象伐者蓋微者取之

八月滕子卒

滕昭公也至是始錄卒仍不日不名足知滕侯卒為特錄錄矣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

晉荀林父率師伐陳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扈者何晉之邑也杜預以為鄭邑非也又鄭竹書晉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解詁曰據陳卒于會故地也不地則據

既會而反未出其地故不言會也欲見把伯戍卒于會者是外卒于國內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前有歸惡元咺嫌惡成公意未明故復去葬以絕之

宋人圍滕

楚人伐鄭

晉卻缺率師救鄭

陳殺其大夫泄治陳靈公淫于夏姬泄治諫而死何氏膏旨以為泄治無罪是也首義泄治開成石經作洩

十年春公如齊

公至自齊

齊人歸我濟西田

齊已取之矣其言我何解詁曰據歸誰及言我者未絕于我也曷為未絕于我齊已言取之矣其實未之齊也解詁曰齊已其人既貢賦尚屬于魯凡歸邑物例皆時雖案歸地例上有取文者為內邑明則不言來上無取文者言來也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己巳齊侯元卒

齊崔氏出奔衛

崔氏者何齊大夫也解詁曰崔氏者何齊大夫也其稱崔氏何無咎出奔名貶曷為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解詁曰復見譏者據尹氏王者大夫職重不當世諸侯大夫任焉可世也因齊大國

公如齊

解詁曰不言奔喪者禍者故就以為法戒明王者尊莫大于周室彌莫大于齊國世卿猶能危之謂案穀梁傳云氏者率疾而出之辭也廢疾日即稱氏為率疾而出尹氏卒甯可復以為率疾死乎

五月公至自齊

癸巳陳貞微舒弒其君平國

六月宋師伐滕

公羊通義

三十八光緒十三年

公孫歸父如齊拜齊惠公

晉人衛人曹人伐鄭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王季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王季子何

亦得言季子耳文繁王使君前不名者從內詳尊故辭

公孫歸父率師伐邾取須

大不

季孫行父如齊

冬公孫歸父如齊

齊侯使國佐來聘

饑何以書以重書也

楚子伐鄭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秋晉侯會狄于欒函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討也

討之則討之可也

丁亥楚子入陳

納公孫甯儀行父于陳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

凡君罪重故奪臣子辭劉敬曰既葬而後乃討賊賊雖已討葬猶不追書也問公是已討賊雖過而葬在討賊之後則葬得書此陳靈公是已

其賊未討雖久弗葬而弗非也

不稱子王札子不稱季貴也其貴奈何母弟也頃王之弟也

不稱子王札子不稱季貴也其貴奈何母弟也如年夫稱弟者先君之母

不稱子王札子不稱季貴也其貴奈何母弟也頃王之弟也

不稱子王札子不稱季貴也其貴奈何母弟也如年夫稱弟者先君之母

不稱子王札子不稱季貴也其貴奈何母弟也頃王之弟也

不稱子王札子不稱季貴也其貴奈何母弟也如年夫稱弟者先君之母

不稱子王札子不稱季貴也其貴奈何母弟也頃王之弟也

不稱子王札子不稱季貴也其貴奈何母弟也如年夫稱弟者先君之母

不稱子王札子不稱季貴也其貴奈何母弟也頃王之弟也

不稱子王札子不稱季貴也其貴奈何母弟也如年夫稱弟者先君之母

不稱子王札子不稱季貴也其貴奈何母弟也頃王之弟也

不稱子王札子不稱季貴也其貴奈何母弟也如年夫稱弟者先君之母

不稱子王札子不稱季貴也其貴奈何母弟也頃王之弟也

不稱子王札子不稱季貴也其貴奈何母弟也如年夫稱弟者先君之母

不稱子王札子不稱季貴也其貴奈何母弟也頃王之弟也

不稱子王札子不稱季貴也其貴奈何母弟也如年夫稱弟者先君之母

不稱子王札子不稱季貴也其貴奈何母弟也頃王之弟也

不稱子王札子不稱季貴也其貴奈何母弟也如年夫稱弟者先君之母

不稱子王札子不稱季貴也其貴奈何母弟也頃王之弟也

不稱子王札子不稱季貴也其貴奈何母弟也如年夫稱弟者先君之母

不稱子王札子不稱季貴也其貴奈何母弟也頃王之弟也

不稱子王札子不稱季貴也其貴奈何母弟也如年夫稱弟者先君之母

楚子圍鄭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率師及楚子戰于郟晉師敗績大夫不敵君此其稱名氏以敵楚子何

以晉人為首而善楚子為有禮也林父鎮名氏反為不與晉者莊王之師進以義退以仁卓然君子之行林父不度德力輕取敗物中國遂衰

故特出主名專見其罪得臣彘友可以敗稱人者下有奔投事足相起此上下無起文須就戰見其名氏乃所以斥責林父也

用辭已明者去之未明者著之今君臣常解城濮化營已明故曷為不與晉而與楚子為禮也莊王伐鄭勝乎門放乎路衛

於此得變文以託別義晉義不與在晉君也舊作一向建請各非曷為不與晉而與楚子為禮也莊王伐鄭勝乎門放乎路衛

備道四達謂之鄭伯肉袒左執茅旌右執鸞刀

鄭伯肉袒左執茅旌右執鸞刀

食自以逆莊王曰寡人無良邊垂之臣以干天禍

君如矜此喪人錫之不毛之地使帥一二耆老而綏焉請唯君王之命

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為言

王親自手旌左右搗軍退舍七里

言諸大夫死者數人廡役扈養死者數百人

廡無斯通詩云斧以斯之蓋所由取名也廡圍也

不盡則不出于四方

而薄於利要其人而不要其土

日既則晉師之救鄭者至

久也莊王曰弱者吾威之彊者吾辟之是以使寡人無以立乎天下

大敗晉眾之走者舟中之指可掬矣

解語曰敵大夫戰言兩君者林父本以君命來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

衛人救陳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衛 夏楚子伐宋

秋螺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解註曰日者公子壽時父也緣臣子尊榮莫不欲與君父共之故加詳之所以善孝子之志許人子者必使人父也

晉侯伐鄭

秋九月楚子圍宋

葬曹文公則月葬月卒則時葬是例之正也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地以宋者與僑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外平不書此何以書解註曰據上大夫其平乎己也解註曰己何大乎其平乎己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

將去而歸爾於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解註曰堙距堙上城具離家司馬子反曰

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解註曰析骸司馬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之也圍者相馬而秣之

則幸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于子也解註曰示是何子之情也解註曰猶曰華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於之小人見人之厄

使努力揖而去之反于莊王解註曰反莊王曰何如司馬子反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莊王曰嘻甚矣憊雖然吾今取此

然後而歸爾司馬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爾盡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烏為告之司馬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

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也莊王曰諾舍而止先勉受子反語言雖然吾猶取此然後歸爾其意甚七日不解必內者云爾司馬子反曰

然則君請處于此臣請歸爾莊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于此吾亦從子而歸爾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平乎己也解註曰大此皆大夫

也其稱人何貶易為貶解註曰據大其平平者在下也解註曰言在下者謂二子在君側不先以便宜反報歸美于君而生事專乎故貶稱人謹案平

所以禮章君之義社要上之漸凡平而後有反復者月信者時與眾同例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覓歸潞何以稱子據赤狄君潞子之為善也躬足以亡爾其躬足以亡雖然君子不可不記也離于夷狄而

未能合于中國解註曰疾夷狄之俗而去離之故稱子未能晉師伐之中國不救狄人不有是以亡也解註曰以去俗歸義亡故君子闕備進

而以其歸者例日惡其虐之甚

秦人伐晉

秦人伐晉

連三五復反向使周人寅畏禮異修政更始與宣王之禮樂則子朝之亂必不作必可以無居新周之事傳所以深探鑿旨上本天意稱言約

而歐遠矣治公羊者舊有新周故宋之說新周雖出此傳實非如注解故宋傳絕無文唯穀梁有之然意尤不相涉是以晉鑑王祖游譏何

氏點周王魯大體並破志通公羊而往往還為公羊疾病者也

秋郊伯姬來歸也始嫁不書者客如子為世子時歸之

冬大有年之歲民也君恒我之而天又厲饑之則民無生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丁未蔡侯申卒

夏葬許昭公

葬蔡文公文公從楚當莊王之世猶為與賢比附責經故葬但不月而已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食臨陽以為是十四日食案史記漢文帝二年亦十二月望日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知妻子同盟于斷道是盟同欲仇齊而不與信

秋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解站曰稱字者賢之宣公篡立叔肸不仕其朝不食其祿終身於貧賤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公伐杞

夏四月

秋七月邾婁人戕鄆子于鄆 戕鄆子于鄆者何殘賊而殺之也解站曰支解節斷之故殘殺言戕戕則殘賊惡無道也

甲戌楚子旅卒 何以不書葬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號也解站曰恭即莊王也葬從臣子

公孫歸父如晉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歸父還自晉至檀遂奔楚 還者何善辭也善曰還不何善爾歸父使于晉還自晉至檀聞君薨家遣其事成十五 理惟哭君成踊解站曰地

故說神重形也踊辟踊也禮必踊者如嬰兒之慕母矣成踊成三日五哭踊之禮禮也反命于介解站曰因介反命禮畢出聘自是走之齊

臣為君本服物束成成踊三日朝哭踊三日朝哭踊樂不復哭踊去事之殺也大夫為上介以士為眾介

不言出葬在外也不日者無葬也以歸父公子整與教統歸如較之可決內大夫齊有罪日無罪不日例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解詰曰二月夏十二月尚書曰舒恒燠若易京房傳曰當夏

三月作丘甲何以書譏爾譏始丘使也始邱使者言始不向使也周制四并為邑四邑為邱邱為甸使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今使邱

耳非是終用故不言初

夏滅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解詰曰時者謀結牽之戰不相負也後為晉所執

秋王師敗績于費戎孰敗之蓋晉敗之或曰費戎敗之也非敗于戎狀施詐敗戎故同例然則曷為不言晉敗之王者無敵莫敢當也曰不言

戰莫之敢敵也為尊者諱敵不諱敗為親者諱敗不諱敵尊親之義也劉

冬十月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率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曹無大夫公子手何以書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率師會晉卻克衛孫良夫曹公子手及齊侯戰于鞏齊師敗績曹無大夫公子手何以書

外言戰也謹案從外不從日者先日者前定之期也後日者非前定之期也急解也龍門急而牽緩也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君不使乎大夫此其行使乎大夫何解詰曰據高子來使獲也當絕賤使與大夫敵體以

起其佚獲奈何師還齊侯還鏡曰晉卻克投戰遂巡再拜稽首馬前禮介者不拜而今再拜稽首使頃公取飲頃公操飲而至解詰曰使頃公取飲頃公操飲而至

曰革取清者解詰曰革更也軍中人多水所謂均服代頃公當左解詰曰君居左臣居右使頃公取飲頃公操飲而至

法曰法斷義斷曰斷新音於是斷逢丑父見非此其嫌相也謂其君於人所甚貴以主其君故春秋凡有為也前枉而後直謂其君於人所甚貴以主其君故春秋凡有為也前枉而後直謂其君於人所甚貴以主其君故春秋凡有為也

枉正以存君相也謂其君於人所甚貴以主其君故春秋凡有為也前枉而後直謂其君於人所甚貴以主其君故春秋凡有為也

和而後已謂其君於人所甚貴以主其君故春秋凡有為也前枉而後直謂其君於人所甚貴以主其君故春秋凡有為也

今被大辱而弗能死謂其君於人所甚貴以主其君故春秋凡有為也前枉而後直謂其君於人所甚貴以主其君故春秋凡有為也

人榮正是謂也謂其君於人所甚貴以主其君故春秋凡有為也前枉而後直謂其君於人所甚貴以主其君故春秋凡有為也

子使人有廉恥者謂其君於人所甚貴以主其君故春秋凡有為也前枉而後直謂其君於人所甚貴以主其君故春秋凡有為也

大夫及陳袁倫盟例之則國佐上正當再舉齊也曷為不盟于師而盟于袁婁前此者晉卻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于齊宣十七年不書

始以名氏見經蓋聘齊之時猶未諱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漸同者謂君字同叔附庸之君以字通也姪子猶言姪女頃公之

為卿也凡內大夫行非卿例不書諱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漸同者謂君字同叔附庸之君以字通也姪子猶言姪女頃公之

解詁曰踊上也凡無高下有絕加踊板曰倍齊人語謹案謂益為踊亦則客或跛或眇左傳曰卻子登婦人笑于房於是使跛者逐跛者使眇者逐眇者逐迎護賓者也聘禮記曰雖二大夫出相與踰閭而語解詁曰閭當道兩開一扇開一扇一人在外一人在內曰踰閭將別移日然後相去齊人皆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二大夫歸相與率師為鞏之戰齊師大敗齊侯使國佐如師卻克曰與我紀侯之獻解詁曰齊襄公滅紀

欲得之或說顛玉說反魯衛之侵地使耕者東畝晉之代齊猶東行焉且以蕭同姪子為質則吾舍子矣國佐曰與我紀侯之獻請諾反魯衛之侵地請諾使耕者東畝是則土齊也解詁曰則晉悉以齊為土地是不可行惠士奇曰古杜通毛詩自土沮漆齊詩自杜沮漆土齊猶杜齊也齊為土地失之晉議流云亦有一本云是則土齊日不可也者今推此注有是不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齊君之母猶晉君之母也不可請

戰解詁曰如欲使耕者東西言戰不勝請再戰不勝請三戰不勝則齊國盡子之有也何必以蕭同姪子為質揖而去之卻克跌魯衛之使使以其辭而為之請解詁曰卻克此傷其威故使魯衛大夫以完去就盟于師者異也報梁傳曰完去國五百里袁婁去國五十里

月壬午宋公鮑卒

庚寅衛侯遫卒

取汶陽田 汶陽田者何鞏之賂也 不繫齊者本所侵取內邑也內邑而不言齊人來歸者呂大圭曰歸者其意也取者獲也非其志也

又楚師鄭師侵衛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家鉉鈞曰自楚僭王其公子亦僭而王子久矣今書楚公子春秋革之也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魯人邾婁人薛人鄆人盟于蜀 此楚公子嬰齊也其稱人何解詁曰据會而盟一處知一人也得一貶焉爾夫不敵君本當敗稱人但會盟兩貶則嫌楚實微者故特見公子嬰齊名氏於上而於此一貶以申其義也聞無事再舉地者以公在焉從諸侯會盟列也鄭衛國盟會恒不序獨此序者鄭君莊子邾婁未三年而二國之大夫同盟忘讐魯居莫此為甚所聞之世始治諸夏故小國有大恐亦並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辛亥葬衛繆公

二月公至自伐鄭 時諸侯次于伯牛遠師東侵鄭敗于邱輿故以不得意致伐也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新宮者何宣公之宮也宣宮則曷為謂之新宮不忍言也始入宮廟未忍遽以其言三日哭何廟災三日哭禮也解詁曰痛傷鬼神無所依歸故君臣素縗哭之謹案穀梁傳曰三日哭哀也其哀禮也迫近不敢稱諡恭也其縗然且哀以成公為無識矣新宮災何以書記災也解詁曰此象宣公篡立當誅絕不宜列昭穆謹案桓道下正人事均然

乙亥葬宋文公

夏公如晉

鄭公子去疾率師伐許

公至自晉

秋叔孫僑如率師圍棘 棘者何汶陽之不服邑也 左傳曰取汶陽之不服故圍之 其言圍之何不聽也 解詁曰不聽者叛也不言叛者為內

大雩

晉卻克衛孫良夫伐將咎如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此聘也其言盟何 解詁曰据不舉重嬖生 聘而言盟者

尋舊盟也 解詁曰尋猶尋繹也以不舉重連聘而言之知尋繹舊故約誓也書者惡之詩曰

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二國既修禮相聘不能相說信反復相疑故舉時以非之

鄭伐許 解詁曰謂之鄭者惡鄭襄公與楚同心數侵伐諸夏自此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三月壬申鄭伯駁卒 晉議駁釋文作駁

杞伯來朝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公如晉

葬鄭襄公

秋公至自晉

又城運 解詁曰未踰年君稱伯者時樂成君

鄭伯伐許 位親自伐許故如其意以著其惡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仲孫處如宋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秀于穀

梁山崩 梁山者何河上之山也 爾雅曰梁山晉望也不 梁山崩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大也何大爾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 解詁曰故不日

秋大水 時謀立毀廟故有備宗廟之 戒魯人不悟卒踏伏禮也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解詰曰定王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婁子杞伯同盟于蟲牢胡康侯曰天王崩赴告已及在諸侯之策矣以所聞先後而奔喪禮也而九國諸侯會盟不廢故持書同盟以見其皆不臣春秋惡

盟誓於恐之中又有惡焉者此類是也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月者正月也

二月辛巳立武宮武宮者何武公之宮也武公名救揚公之曾孫隱公之曾祖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立武宮非禮也解詰曰禮天子諸侯立五廟受命始封之周家祖有功尊有德立后稷文武廟至于子孫自高祖已下而七廟天子大夫三廟元士二廟諸侯之卿大夫比元士二廟諸侯之土一廟立武宮者蓋時衰多廢人事而好求福于鬼神故重而書之賊孫許伐齊有功故立武宮謹案明堂位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然則世室屋壞云世室此何以不云武世室立毀廟猶可言也擬天子不可言也春秋以其可辨書之

取鄭鄭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不繫于邾婁謹亟也

衛孫良夫率師侵宋
夏六月邾婁子來朝

公孫嬰齊如晉
壬申鄭伯費卒悼公在喪未踰年而親伐許不子之甚故去葬奪臣子恩也

秋仲孫陔叔孫僑如率師侵宋
楚公子嬰齊率師伐鄭

冬季孫行父如晉

晉欒書率師侵鄭左氏經曰救鄭
七年春王正月雞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雞鼠又食其角乃免牛解詰曰雞鼠者鼠中之微者角生上指逆之象易京房傳曰祭天不慎雞鼠食郊牛角書又食者重錄魯不覺雞鼠重有災也許翰曰小害天下賊上食而又食三桓

子孫相繼之象宣公有虞三桓之志成怡弗戒矣
吳伐鄭胡康侯曰稱國以伐狄之也吳本太伯之後以族屬言則周之伯父也可以狄之為其僭天子之大號也國語云命圭有命國曰吳伯不吳伐鄭曰吳王然則吳本伯也後雖益熾浸與中國會盟連而書爵不遇曰子亦不以本爵與之故記於禮書曰四長繼大皆曰子此春秋之法仲尼之制也而以為不致禮進退諸侯亂名實者誤矣

夏五月曹伯來朝月者為下望出
不郊猶三望他言免牲者則不言不郊此間有異事猶文無所承故復舉不郊也

秋楚公子嬰齊率師伐鄭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婁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不重言諸侯者關無異事文省

公至自會 左傳曰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因鄭公建康家諸侯故以得意致會也

吳入州來

冬大雩

衛孫林父出奔晉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來言者商量之意不使晉命制乎我也本曷為使我歸之

董之戰齊師大敗齊侯歸弔死視疾 魏死七年不飲酒不食肉志復晉侯聞之曰嘻奈何使人之君七年不飲酒不食肉請皆反其所取侵地

解詰曰晉侯聞齊侯歸弔死視疾魏死七年不飲酒不食肉志復晉侯聞之曰嘻奈何使人之君七年不飲酒不食肉請皆反其所取侵地不可不察也齊侯公親齊桓公之孫國固廣大而地勢便利矣又得霸王之餘尊而志加于諸侯以此之故雖使會同而易使驕奢即位九年未嘗有一與會同之事大國往聘而弗敬其使者晉魯俱怒內患其眾外得黨與衛魯四國相輔大國之憂齊項公崩達丑又深本國之所以大辱時幾亡國為天下笑其端乃從魯魯齊衛皆不飲酒食肉內憂百姓問疾布喪外救諸侯從會與盟卒此其效也自是後項公恐懼不飲酒食肉內憂百姓問疾布喪外救諸侯從會與盟卒終其身家國安富是福之本生于憂而禍起于喜也嗚呼物之所由然其於人切近可不占耶

晉欒書率師侵蔡

公孫嬰齊如莒

宋公使華元來聘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納幣不書此何以書 解詰曰據紀屬輪錄伯姬也 解詰曰伯姬守節逮火而死賢

晉殺其大夫趙盾趙括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 其稱天子何 解詰曰據天王使毛伯來錫文公命不稱天子 元年春王正月正也 解詰曰正音 其餘皆通矣 皆通者明非刺譏所繫或

又曰天子賜舍臨文隨稱無有意義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解詰曰桑而日卒者為下得杞歸其喪歸本文

晉侯使士燮來聘

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知婁人伐邾

衛人來媵 媵不書此何以書 解詰曰媵逆女不書媵也言宋勝錄伯姬也 解詰曰媵逆女不書媵也言宋勝錄伯姬也 錄伯姬也 解詰曰媵逆女不書媵也言宋勝錄伯姬也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杞伯曷為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解詰曰已葬而晉歸其喪悼其死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伯曷為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解詰曰已葬而晉歸其喪悼其死

公至自會

二月伯姬歸于宋 錄伯姬歸于宋 錄伯姬歸于宋 錄伯姬歸于宋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未有言致女者此其言致女何錄伯姬也 解註曰古者婦人三月而後廟見綯掃擇日而祭于禴成婦之義也父母使

晉人來媵 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 與上御帶同義所以彰其潔且為父母安祭之言女者 媵不致自成禮婦人未廟見而死歸葬于女氏之室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晉人執鄭伯

晉欒書率師伐鄭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率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運 讀日者惡楚比克莒二鄰暴中國之甚故伐莒錄名氏入運稱人示賤也文十二年行父城運則運本內邑是時蓋已叛屬莒內邑不言叛故經無明文

秦人白狄伐晉

鄭人圍許

城中城 中城內城也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率師侵鄭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其言乃不郊何 解註曰據遠公不免牲故言乃不郊也言免牲則不郊可知言不郊而不

過此何言矣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不致者此所會實晉世子也時晉侯有疾使太子以君禮會

齊人來媵 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 諸侯經說其野諱代父位而用公會大夫不致例以起之

丙午晉侯驕卒 所神勝故侈大其能容之唯天子慶十二女

秋七月公如晉 月者時晉人止公危錄之也左傳曰秋公如晉晉人止公使送并冬并晉景公公送并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下盟出

晉侯使卻州來聘己丑及卻州盟

夏季孫行父如晉

秋叔孫僑如齊

又十月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周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自其私土而出也自其命邑而出故使與外諸侯同文因為天子請三公垂雖出奔也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沙澤不致之義未詳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冬十月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

三月公如京師趙訪曰如京師持書月明親王為正與他如不同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和婁人滕人伐秦 其言自京師何師說言伐秦意公鑿行也解註曰以起公鑿行也鑿猶更造之意

公鑿行奈何不敢過天子也解註曰時本欲直伐秦遂過京師不敢過天子而不朝復生事修朝禮而後行故起時善而褒貶其意使若故朝然後生事也開無事復出公者善公鑿行

曹伯廆卒于師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月致者春出秋返久也

又葬曹宣公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魯士勛曰莒子朱者莒渠邱公不書葬者莒行夷禮則是失德又莒子頻嗣莒無諡故不書葬也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左傳曰衛侯使強見孫林父焉定公不可夏衛侯既歸晉侯使卻擊送孫林父而見之故經加自晉晉有力文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至是始娶者公即位幼也左傳曰國君十五而生子

鄭公子喜率師伐許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僑如卒名及稱婦例並見宣元年傳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秦伯卒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仲嬰齊者何公孫嬰齊也解註曰未見於經為公孫嬰齊今為大夫死見於經為仲嬰齊鄭氏曰魯有二嬰齊皆公孫也仲嬰齊卒其為仲嬰齊者十七年公孫嬰齊卒于經則子叔聲伯也此言仲嬰齊亦是公孫嬰齊非謂子叔聲伯故法云未見於經為公孫嬰齊此誤公孫嬰齊則曷為謂之仲嬰齊為兄後也為兄後則曷為謂之仲嬰齊為人後者為之子也為人後者為其子則其稱仲何孫以王父字為氏也然則嬰齊孰後歸父也禮大夫世則有族魯人立歸父之後使世其位故命之氏氏性自廟別者也嬰齊既後歸父則當祀歸父之廟歸父之廟則何氏乃營其廟歸父之廟失父子之親夫禮不有為歸父者乎為祖母後者乎為祖母後者乎而謂皆父母稱之子道焉非實謂他人父也何氏乃營其廟歸父之廟失父子之親夫禮不有為歸父者乎為祖母後者乎為祖母後者乎而謂皆父母稱之子可乎楚世家曰帝嘗謀重黎而以其弟歸父使子晉而未反何以後之解註曰据叔仲惠伯傳子赤者也彭生氏也惠謚也文公死子幼公吳回為重黎後則弟兄之相從由來舊矣

者為之子也為人後者為其子則其稱仲何孫以王父字為氏也然則嬰齊孰後歸父也禮大夫世則有族魯人立歸父之後使世其位故命之氏氏性自廟別者也嬰齊既後歸父則當祀歸父之廟歸父之廟則何氏乃營其廟歸父之廟失父子之親夫禮不有為歸父者乎為祖母後者乎為祖母後者乎而謂皆父母稱之子道焉非實謂他人父也何氏乃營其廟歸父之廟失父子之親夫禮不有為歸父者乎為祖母後者乎為祖母後者乎而謂皆父母稱之子可乎楚世家曰帝嘗謀重黎而以其弟歸父使子晉而未反何以後之解註曰据叔仲惠伯傳子赤者也彭生氏也惠謚也文公死子幼公吳回為重黎後則弟兄之相從由來舊矣

歸父于禘祀仲遂于祖故得比孫以王父字為氏之法而氏之云爾為人後者為之子謂事其廟如禘廟服其服如喪父之服持重於大宗有子道焉非實謂他人父也何氏乃營其廟歸父之廟失父子之親夫禮不有為歸父者乎為祖母後者乎為祖母後者乎而謂皆父母稱之子可乎楚世家曰帝嘗謀重黎而以其弟歸父使子晉而未反何以後之解註曰据叔仲惠伯傳子赤者也彭生氏也惠謚也文公死子幼公吳回為重黎後則弟兄之相從由來舊矣

歸父于禘祀仲遂于祖故得比孫以王父字為氏之法而氏之云爾為人後者為之子謂事其廟如禘廟服其服如喪父之服持重於大宗有子道焉非實謂他人父也何氏乃營其廟歸父之廟失父子之親夫禮不有為歸父者乎為祖母後者乎為祖母後者乎而謂皆父母稱之子可乎楚世家曰帝嘗謀重黎而以其弟歸父使子晉而未反何以後之解註曰据叔仲惠伯傳子赤者也彭生氏也惠謚也文公死子幼公吳回為重黎後則弟兄之相從由來舊矣

歸父于禘祀仲遂于祖故得比孫以王父字為氏之法而氏之云爾為人後者為之子謂事其廟如禘廟服其服如喪父之服持重於大宗有子道焉非實謂他人父也何氏乃營其廟歸父之廟失父子之親夫禮不有為歸父者乎為祖母後者乎為祖母後者乎而謂皆父母稱之子可乎楚世家曰帝嘗謀重黎而以其弟歸父使子晉而未反何以後之解註曰据叔仲惠伯傳子赤者也彭生氏也惠謚也文公死子幼公吳回為重黎後則弟兄之相從由來舊矣

公羊通義 卷十一 公羊通義 三四 光緒十三年

子遂請叔仲惠伯曰君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叔仲惠伯曰吾子相之老夫抱之何幼君之有禮大夫七十已上綱於異邦曰老夫若衛石碣

公幼臧宣叔者相也解語曰臧君死不哭聚諸大夫而問焉曰昔者叔仲惠伯之事孰為之諸大夫皆雜然曰仲氏也其然乎於是遣歸父之

家然後哭君欲以防其歸父使乎晉還自晉至檀聞君薨家遣禮惟哭君成踊反命于介自是走之齊魯人徐傷歸父之無後也於是

使與齊後之也言仲慶大惡當絕直以齊歸父故存其世後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戌齊國佐知婁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曹伯名負芻宣公之惡子殺世子而自立故晉執之為伯討也魯長德二十八年傳

公至自會夏六月宋公固卒

楚子伐鄭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卒不日者失禮也葬日者為國亂渴葬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一事再見不卒日者善其出奔非畏難遠官能假晉力以威藩

宋殺其大夫山湯山也去氏者為其

宋魚石出奔楚親恐見及也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黶和婁人會吳于鍾離 曷為殊會吳外吳也世子殊會吳亦殊會齊腹

有異焉鄭玉曰首戴之會書及書會見公及諸侯同往會之如臣朝君使諸侯不得以干世子鍾曷為外也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

外夷也楚亦夷狀未嘗殊者始見銅州已外之矣禮亦殊會王者欲一乎天下曷為以外內之辭言之解語曰曷言自近者始也解語曰明

師乃正諸夏諸夏正乃正夷狀以漸治之策公調治於孔子孔子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也遂治夷秋掃之有本推之有序大學所謂齊而後國治而後天下平其義然也會例時此吳會中國之始特危月之音義始一本作難

許遷于棠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雨木冰者何雨而木冰也宋文公曰上溫故雨而何以書記異也解語曰木者少陽幼君大臣之象冰者凝陰兵

行志曰今之長老名木冰為木介介者甲甲冰象也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滕公也

鄭公子喜率師侵宋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甲午晦 晦者何冥也何以書記異也臣代其治陰代屬

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郟陵楚子鄭師敗績 敗者稱師楚何以不稱師據上稱王夷也王夷者何傷乎失也傷也晉呂錡然則何以不言

師敗績未言爾師敗績曰未無也無所取於言師敗績也凡舉師敗績為重眾今觀傷人君當舉傷君為重以言戰又言敗績知非許當家上日也謹案此晉侯伐鄭楚子救之鄭為主人而晉言晉侯及者蓋以楚數險諸侯難附從晉侯晉之能救之故使使為主與敵

義同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知婁人于沙隨不見公公至自會 不見公者何公不見見也不得為晉公不見見大夫執何以致會解註曰揭

之會公失序不致謹案此兼問兩公至自會公不見見者是會也不恥也易為不恥公幼也公不見見實以叔孫臨如淫通釋美而歸公于晉大夫執者謂下伐鄭之會也何氏因誤以為行父再執輒經不合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知婁人伐鄭王之上大夫解子

曹伯歸自京師 執而歸者名曹伯何以不名而不言復歸于曹何解註曰揭曹伯易也解註曰揭易故未言其易奈何公子喜時在內也公子喜

時在內則何以易公子喜時者仁人也內平其國而待之解註曰和平其臣民令專心于負罪謹案此釋不名之意諸侯失地外治諸京師而

免之解註曰治于京師解免使來歸謹案此釋不言復之意復歸者出有終喜時治免其罪言自京師何侯歸之子京師侯歸于歸天子所歸不言言甚易也舍是無難矣天子有命歸之則諸侯不得治其咎國人不得易其咎故無難矣因明喜時能知禱王請命春秋乃以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招丘 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仁之也曰在招丘怖矣解註曰怖恐也仁之者若曰執未有言仁之者

此其言仁之何代公執也善其能以身備其代公執奈何前此者晉人來乞師而不與公會晉侯將執公季孫行父曰此臣之罪也於是執季

孫行父成公將會晉厲公解註曰城本云將會厲公從開成石會不當期將執公季孫行父曰臣有罪執其君子有罪執其父此聽失之大者也

者失之曰言聽獄今此臣之罪也舍臣之身而執臣之君吾恐聽失之為宗廟羞也於是執季孫行父此一事而再言之者先凡而後相也前此

釋總經唯一書執季孫行父而仰公言再執是不善讓情矣大夫無罪被執舍例月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有罪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卻州盟于扈解註曰行父執釋不

公至自會

乙酉刺公子偃有罪

經學輯要 卷十二 公羊通義 四十五光緒十三年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結率師侵鄭北宮結曰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和婁人伐鄭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不便言諸侯者尹

秋公至自會

齊高無咎出奔莒

九月辛丑用郊月者何用者不宜用也九月非所用郊也然則郊曷用郊用正月上辛解註曰魯郊轉上春三月言正月者因見百王正所當

明用辛例不或曰用然後郊或意未明舊說以為用事于廟宮郊則不日然後郊要本非博所取闕疑貽焉

晉侯使荀息來乞師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知婁人伐鄭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解註曰方正下壬申故月之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狸軫非此月日也曷為以此月日卒之解註曰掘下丁卯待君命然後卒大夫曷為待君命然後卒大夫前此者嬰齊走

之晉解註曰不書者以為公請除出奔之罪也公會晉侯將執公嬰齊為公請上因行父代執晉賊未平故公許之反為大夫歸至于狸軫而卒解註曰十月壬無

君命不敢卒大夫解註曰國人未敢使君命不敢使大夫禮公至曰吾固許之反為大夫然後卒之解註曰善其不敢自專故引其死日下就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婁子貜且卒者先天道文人事與釋院同義

晉殺其大夫卻錡卻州卻至

楚人滅舒庸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董

庚申晉弑其君州蒲實樂書弑稱國者罪屬公也不去日者單眾弑則失德已明

齊殺其大夫國佐

公如晉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解註曰不書叛者楚為魚石伐取彭城以封之本受于楚非得于宋故舉伐於

公至自晉

晉侯使士句來聘

秋祀伯來朝

八月知婁子來朝

築鹿園 何以書譏何譏爾有園矣又為也

解詁曰刺奢泰妨民天子園方百里公侯十里伯七里子男五里皆取一也

己丑公薨于路寢

冬楚人鄭人侵宋

晉侯使士彭來乞師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婁子齊崔杼同盟于虛

丁未葬我君成公

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婁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宋華元曷為與諸侯圍宋彭城為宋誅也其為宋誅奈何魚石走之

楚楚為之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魚石之罪奈何以入是為罪也

通釋書撥入于彭城之意就以其做大楚已取之矣曷為繫之宋解詁曰掘取年婁後皆年楚以不與諸侯專封也欲言楚彭城則本非楚自取直言彭城始與通濫又同故還繫之宋奪正其年婁來奔不繫祀

夏晉韓原率師伐鄭

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婁人杞人次于合

秋楚公子壬夫率師侵宋

九月辛酉天王崩

邾婁子來朝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

晉侯使荀營來聘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

不及時書

鄭師伐宋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六月庚辰鄭伯輪卒

不葬者秦夏附楚魯接同罪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晉宋將界師眾衛將尊師少故分別書之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營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婁人于戚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齊姜者何齊姜與繆姜則未知其為宣夫人與成夫人與徐彥曰左氏以為齊姜成公夫人繆姜宣公夫人

叔孫豹如宋 冬仲孫蔑會晉荀營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婁人滕人薛人小邾婁人于戚遂城虎牢 虎牢者何鄭之邑也解詁曰以其言城之何

解詁曰據外城邑不據內城邑之為存國也取之則曷為不言取之為中國諱也曷為為中國諱諱伐喪也曷為不繫乎鄭為中國諱也晉伯自文公以鄭而祀德代喪所為喪喪故無異故鄭經意深責之言中國也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歸惡乎大夫也左傳曰秋七月會于戚遂城虎牢以偏鄭知成子曰善之復會于戚遂城虎牢鄭人乃成若然取虎牢之事本發于仲孫蔑戚于荀營故歸惡大夫而以遂事責之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率師伐吳

公如晉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檮解詁曰盟地者不於郟也

公至自晉解詁曰以晉侯者上盟不於郟也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荀息子邾婁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日在下者齊侯始使世子元諸侯之禮春秋惡而責之故獨以不信辭屬光也

陳侯使袁僑如會 其言如會何後會也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曷為殊及陳袁僑據非費非外為其與袁僑盟也杜元凱曰殊袁僑者明諸侯大夫所以盟盟袁僑也曷為與袁僑盟也大夫盟關有事乃再地于宋是也若比及泉梁之盟關無事則不再地君文繁臣文殺春秋之稱言無非故也

秋公至自會

冬晉荀營率師伐許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胡康侯曰午者襄公名也孔子作春秋曷不諱乎古者死而無諱不以名為諱周人以謚易名於是乎有諱諱夫

同而書同盟魯公名申而書戊申定公名宋而書宋人之類所以從其尊也後世不明此義則有以諱魯公之名者又有以諱易人之姓者足諱名實論而春秋之法不行矣

夏叔孫豹如晉

秋七月戊子夫人弋氏薨

葬陳成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弋 定弋者何襄公之母也解詁曰襄公者成公之妾子諱索弋代左氏經為妣妣姓之字或作弋諱所稱蓋弋是也

后相實弋子曰把柳何事是鄭本夏後故史記及潛夫五德志並以柳為妣姓襄公之母其柳女與

冬公如晉

陳人圍頓

五年春公至自晉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叔孫豹鄭世子巫如晉

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為叔孫豹率而與之俱也

解詁曰以不殊鄭

叔孫豹則曷為率而與之俱蓋舅出也

定代鄭女

巫之姊妹故巫於夏公為舅夏公於巫

為出也爾雅曰男子謂姊妹之子為出

莒將滅之故相與往殆乎晉也

解詁曰殆危也告危于晉也

莒將滅之則曷為相與往殆乎晉取後乎

莒也其取後乎莒奈何莒女有為鄭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

解詁曰時莒女嫁為鄭後夫人而無子欲立其外孫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稻

我欲之言會衛孫林父則非衛尸其事文不可施故不殊衛以起晉志也

秋大雩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和婁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鄆人于戚

解詁曰據上善

吳鄆人云則不辭言鄆人

而後陳會吳者其序自主會者為之也若言吳鄆人則不成文故使吳亦相隨稱人不

冬公如晉

陳人圍頓

五年春公至自晉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叔孫豹鄭世子巫如晉

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為叔孫豹率而與之俱也

解詁曰以不殊鄭

叔孫豹則曷為率而與之俱蓋舅出也

定代鄭女

巫之姊妹故巫於夏公為舅夏公於巫

為出也爾雅曰男子謂姊妹之子為出

莒將滅之故相與往殆乎晉也

解詁曰殆危也告危于晉也

莒將滅之則曷為相與往殆乎晉取後乎

莒也其取後乎莒奈何莒女有為鄭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

解詁曰時莒女嫁為鄭後夫人而無子欲立其外孫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稻

我欲之言會衛孫林父則非衛尸其事文不可施故不殊衛以起晉志也

秋大雩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和婁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鄆人于戚

解詁曰據上善

吳鄆人云則不辭言鄆人

而後陳會吳者其序自主會者為之也若言吳鄆人則不成文故使吳亦相隨稱人不

冬公如晉

陳人圍頓

五年春公至自晉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叔孫豹鄭世子巫如晉

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為叔孫豹率而與之俱也

解詁曰以不殊鄭

叔孫豹則曷為率而與之俱蓋舅出也

定代鄭女

巫之姊妹故巫於夏公為舅夏公於巫

為出也爾雅曰男子謂姊妹之子為出

莒將滅之故相與往殆乎晉也

解詁曰殆危也告危于晉也

莒將滅之則曷為相與往殆乎晉取後乎

莒也其取後乎莒奈何莒女有為鄭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

解詁曰時莒女嫁為鄭後夫人而無子欲立其外孫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稻

我欲之言會衛孫林父則非衛尸其事文不可施故不殊衛以起晉志也

秋大雩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和婁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鄆人于戚

解詁曰據上善

吳鄆人云則不辭言鄆人

而後陳會吳者其序自主會者為之也若言吳鄆人則不成文故使吳亦相隨稱人不

公至自會

冬戍陳 孰戍之諸侯戍之曷為不

言諸侯戍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

解詁曰離至離別前後至也言戍者以魯至時書與魯微

楚公子貞率師伐陳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和婁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救陳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卒未季孫行父卒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所聞世再見漸

夏宋華弱來奔

秋葬杞桓公

滕子來朝

莒人滅鄆

解詁曰言滅者以異姓為後莒人當坐滅也不月者取後于莒非兵滅說案五年傳曰莒將滅之則立外孫者齊莒鄆人使然故春

自知由別之而不別也莒人滅鄆非滅也立異姓以益祭祀滅亡之道也董仲舒曰諸侯父子兄弟不宜立而立者春秋視

其國與宜立之君無以異也此皆在可以然之域也至於鄆取後乎莒以之為同居目曰莒人滅鄆此不在可以然之域也

經學輯要

卷十一

公羊通義

四十七 光緒十三年

冬叔孫豹如和婁

季孫宿如晉宿行父之子也喪父未練而有位於朝奉使於國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曷為不言萊君出奔昭公之弟也 國滅君死之正也諸言奔者皆責不死位可知矣曲禮曰國君死社稷大夫死眾士死朝

七年春刻子來朝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小邾婁子來朝

城費

秋季孫宿如衛

八月蠲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主戌及孫林父盟

楚公子貞率師圍陳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婁子于鄆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操音義頑讀云一操者何鄭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解詰曰据陳侯歸卒不地隱之也何隱爾弒也

也曷為為中國諱鄭伯將會諸侯于鄆其大夫諫曰中國不足歸也則不若與楚鄭伯曰不可其大夫曰以中國為義則伐我喪以中國為疆

則不若楚於是弒之解詰曰顯由中國無鄭伯髡頑何以名解詰曰据陳侯不名傷而反未至乎舍而卒也 未見諸侯其言如會何據陳侯如會致其意也解詰曰

與中國意未達而見弒故養見如會卒也解詰曰舍昨日所舍上處也謹案必知未至乎舍者傳窮經意名鄭伯 是見諸侯文致其意也解詰曰

陳侯逃歸范武子曰皆華即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公未返國遂自役如晉與

夏葬鄭僖公 賊未討何以書葬為中國諱也解詰曰深順上事使若無賊然不月者本實當去葬責臣子故不足也 葬鄭僖公之卒也解詰曰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此侵也其言獲何解詰曰据乃言獲也 侵而言獲者適得之也解詰曰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婁人于邢丘

而又不討賊則不得書葬卒而又不書葬則無以異于鄭成公解詰曰

而又不討賊則不得書葬卒而又不書葬則無以異于鄭成公解詰曰

公至自晉

莒人伐我東鄙

秋九月大雩

冬楚公子貞率師伐鄭

晉侯使士臼來聘

九年春宋火

夏季孫宿如晉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秋八月癸未莒我小君繆姜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和妻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一月己亥同盟于戲

楚子伐鄭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和妻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齊世子光會于柵

夏五月甲午遂滅偃陽

公至自會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率師伐宋

晉師伐秦

秋莒人伐我東鄙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和妻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伐鄭

公盜殺鄭公子斐公子發公孫輒

戊鄭虎牢

楚公子貞率師救鄭

如大火也。捕子稱新宮火三日哭蓋不脩春秋文如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為王者之後記災也。是今經云新宮災足知內不言火者君子之漸寔矣。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為王者之後記災也。

大者分別延燒甚不甚也。解然則內何以不言火內不言火者甚之也。甚痛內有災變雖小有火

是今經云新宮災足知內不言火者君子之漸寔矣。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為王者之後記災也。

如大火也。捕子稱新宮火三日哭蓋不脩春秋文如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為王者之後記災也。

如大火也。捕子稱新宮火三日哭蓋不脩春秋文如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為王者之後記災也。

如大火也。捕子稱新宮火三日哭蓋不脩春秋文如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為王者之後記災也。

如大火也。捕子稱新宮火三日哭蓋不脩春秋文如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為王者之後記災也。

如大火也。捕子稱新宮火三日哭蓋不脩春秋文如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為王者之後記災也。

如大火也。捕子稱新宮火三日哭蓋不脩春秋文如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為王者之後記災也。

如大火也。捕子稱新宮火三日哭蓋不脩春秋文如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為王者之後記災也。

如大火也。捕子稱新宮火三日哭蓋不脩春秋文如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為王者之後記災也。

如大火也。捕子稱新宮火三日哭蓋不脩春秋文如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為王者之後記災也。

如大火也。捕子稱新宮火三日哭蓋不脩春秋文如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為王者之後記災也。

如大火也。捕子稱新宮火三日哭蓋不脩春秋文如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為王者之後記災也。

如大火也。捕子稱新宮火三日哭蓋不脩春秋文如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為王者之後記災也。

如大火也。捕子稱新宮火三日哭蓋不脩春秋文如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為王者之後記災也。

疾本無利虎牢之心欲共以距楚國無主有之者故反擊之鄭見其意也

公至自伐鄭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三軍者何三卿也軍將皆命卿故作三軍何以書譏何譏爾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座主姓大夫曰治國則謂

而有軍行者稱卿士是也諸侯之國得有二卿二軍而已上卿將上軍則曰上士下卿將下軍則曰下士廣森謂古者言魯初時也詩稱天子六軍其車三千魯頃則曰公車千乘明五百乘為軍十乘者二軍之數也禧公之時猶未有中軍今始作之矣

夏四月卜郊不從乃不郊

鄭公孫合之率師侵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和妻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伐鄭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京城北音義疏云左氏經作京城北服氏之經亦作京城北乃與此傳同

公至自伐鄭

楚子鄭伯伐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和妻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伐鄭會于蕭魚 此伐鄭也其言會于蕭魚何蓋鄭與會爾解詁曰

鄭故三年之中五起兵至是乃服其後無干戈之患二十餘年故喜而詳錄其會起得鄭為重

公至自會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冬秦人伐晉解詁曰為楚救鄭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 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伐而言圍者取邑之辭也伐而不言圍者非取邑之辭也見以兵取內邑者為下入例晉襄公平石梁云爾氏無伐而不言圍者非取邑之辭也

季孫宿率師救台遂入運

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為政爾莒已取台殺之無及故遂入莒邑以報之殺梁

夏晉侯使士彭來聘

秋九月吳子乘卒解詁曰賢季子因始卒其父是後亦欲見其送為君謹察吳然春秋未嘗曰卒惡而畧之尤外于楚

冬楚公子貞率師侵宋

公如晉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

夏取詩 詩者何和婁之邑也高為不擊乎和婁諱亟也

秋九月庚辰楚子薳卒

冬城防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白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噶曹人莒人知婁人滕人杞人小知婁人會吳子向者今一會而二大

夫出專恣無忌故特絕月之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約會晉司寇齊人宋人衛北宮結鄭公孫噶曹人莒人知婁人滕人杞人小知婁人伐秦

己未衛侯行出奔齊前從奔者多矣或以祀王命畏大國兄弟相讓未有臣逐其君者今衛侯行見逐于孫宿名理之大變以臣出君則言不順故仍自奔為文而變例加日以異之不嫌沒孫宿之罪者彼執君人職已顯

莒人侵我東鄙

秋楚公子貞率師伐吳

又季孫宿會晉士白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噶莒人知婁人于戚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劉夏逆王后于齊 劉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劉者何邑也其稱劉何以邑氏也王季子始受采于劉是為康公其子定公則夏也外逆女不書

見於左傳者莊十八年原莊公逆王后于齊經並不書此何以書過我也解詁曰明魯當共送迎之禮設案陳宣六年名桓公逆王后于齊經並不書此何以書過我也解詁曰明魯當共送迎之禮設案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 其言至遇何解詁曰遇李孫宿不敢進也善畏齊

季孫宿叔孫約率師城成郭齊已取成矣復得城其郭者宿約之復成也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知婁人伐我南鄙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知婁子薛伯杞伯小知婁子于溴梁

戊寅大夫盟 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何言乎信在大夫編刺天下之大夫也曷為編刺天下之大夫君若贅旒然解詁曰旒

屬之辭若今俗名此旒為贅旒矣以旒旒喻者為下所執持東西不殊內大夫者欲一其見惡同也至此所以編刺之者猶魚之當眼則最難諸侯勝德莫肯讓出而大夫常行三委于臣而君遂失權大夫故得信在故孔子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晉書又漢西都賦注引公羊傳曰晉國綴也最別本此文之下傳有自釋贅旒之義

與德九年傳震而矜之下復出震之者何云云相似

晉人執莒子知婁子以歸解詁曰歸者甚晉晉有罪無罪皆當歸京師不得自治之

齊侯伐我北鄙

夏公至自會

五月甲子地震自是迄哀公地比四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前為宿約所復今又伐取之

大雩

冬叔孫約如晉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婁子躒卒宣公也音議三月開成石經作三月

宋人伐陳

夏衛石買率師伐曹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洮

齊高厚率師伐我北鄙圍防

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

冬邾婁人伐我南鄙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 白狄者何夷狄之君也何以不言朝不能朝也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秋齊師伐我北鄙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同圍齊持言同者深者齊無道諸侯同心欲圍之

曹伯負芻卒于師

楚公子午率師伐鄭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阿必復舉諸侯者已異年文無所承也下有執不日者不信在邾婁不在諸侯

晉人執邾婁子

公至自伐齊 此同圍齊也何以致伐解詁曰據諸侯圍許故圍未圍齊也解詁曰故未圍齊則其言圍齊何抑齊也諸侯會時本謀圍齊故曷為抑齊為其得言圍以抑齊之驗暴

取邾婁田自漵水 其言自漵水何據取漵東田不言自漵水以漵為竟也何言乎以漵為竟解詁曰魯本與邾婁以漵為竟邾移入邾婁界魯隨而

五伐也或曰為其驕蹇使其世子處乎諸侯之上也此二者皆商罪蓋兼惡之春秋抑強扶弱王者之心也無道而強不若有道而弱是以進宋襄抑齊靈

邑故

季孫宿如晉

葬曹成公葬者

夏衛孫林父率師伐齊

秋七月辛卯齊侯瑗卒

晉士臼率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此受命乎君而伐齊則何大乎其不伐喪

命出進退在大夫也

解註曰禮兵不從中御外臨事制宜當敵為師唯義所在士臼聞齊侯卒引師而去思勳季子之心義服諸侯之君是後必君命而後可則安用將矣對敵曰殺者齊地也其曰至穀而後綱其義也非齊地則勿復乎曰止師而請之君曰可而後止不可則復之期可而後止臣之事君也凡在國無專焉子之事父也凡在家無專焉臣子之大節也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齊殺其大夫高厚

鄭殺其大夫公子喜

冬葬齊靈公解註曰不月者抑其父嫌子可得無過故奪

城西狝解註曰言西狝者

叔孫約會魯士勾于柯

城武城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遫會宮人盟于向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盟于澶淵

秋公至自會

仲孫遫率師伐邾婁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

蔡公子履出奔楚變之弟懼

陳侯之弟光出奔楚解註曰諱

叔老如齊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解註曰自漢梁之盟臣

聖學單要

卷十二

公羊通義

五十 光緒十三年

季孫宿如宋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用者正也

知婁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知婁庶其者何知婁大夫也知婁無大夫此何以書據盟會恒重地也 錄名以見其罪

夏公至自晉

秋晉欒盈出奔楚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日月同行而有掩食固可以推步得者至於朔月日食古今麻算都無其法而襄公之篇四年再見隱晦乖錯謂之記異不亦宜矣

曹伯來朝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知婁子于商任 庚子孔子生陸德明曰庚子孔子生傳文上有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一本作十一月

傳記此者分別自從為所見之世故也周十月夏八月日在壽星之火與斗柄同位未嘗言夫子生時帝車南指此日加午之職也占之金匱式曰六陽置為六合臨時之方青龍繫日具神勝光天乙管車朱雀翔始以龍見終以蛇藏是有德而章無位而王者與解註曰時歲在己卯謹案於今祿命斷得己卯笑酉庚子壬午應四極之位也漢四分麻是歲己酉與何氏不合但四分依命麻序以為庚申歲復麟而感精符則云獲麟之歲在單閼單閼卯也四分上推太極元年丁丑漢元年乙未三統麻引漢志曰高帝元年歲在大棗名曰敦游元封七年歲名因數並與四分較差一年太史公麻書曰太初元年歲名閼逢攝提格又實甲寅非丁丑矣

萬祺遂古七麻殊元同異得失無以辨之今以公羊家學既從何氏仍其舊注存師說焉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月者正也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知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于沙隨

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己巳杞伯句卒

夏知婁我來奔 知婁我者何知婁大夫也知婁無大夫此何以書據非以近書也 近者所見之世也入所見世治法大備將使遠近大得周知故還錄其據我者以見法也見法于知婁者亦取治自近者始也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陳侯之弟光自楚歸于陳解詁曰前為二慶所逼出奔楚是入

晉欒盈覆入于晉入于曲沃欒盈及其土納諸曲沃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書入晉故曰曲沃者何晉之邑也其言入于晉入于曲沃何據石直信欒盈將入晉晉人不納由乎曲沃而入也左傳曰齊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由乎曲沃而入也傳以此解上者明與石也據影城不入宋者異

八月叔孫約率師救晉次于雍榆

曷為先言救而後言次于雍榆解詁曰據次先通君命也救晉者君命也次者進退在約也先書君命而後錄臣事

己卯仲孫遫卒

又十月乙亥滅孫紇出奔邾婁

晉人殺欒盈曷為不言殺其大夫非其大夫也為後于晉報曰不要若吾不信也作亂罪重不得復緝故大夫也解詁曰稱人者從討賊辭大其除亂也

齊侯襲魯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約如晉

仲孫羯率師侵齊

夏楚子伐吳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五行志曰日食仲舒以為此食人既梁陽將絕魯伏主上國之象也後六君執楚子果從諸侯伐如滅舒鵬魯柱朝之卒生中國

齊崔杼率師伐莒

大水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于陳侯

冬楚子祭侯陳侯許男伐鄭

公至自會

陳咸宜召出奔楚解詁曰文云咸本又作

叔孫約如京

大饑穀梁傳曰五穀不升為大饑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率師伐我北鄙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平陳儀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率師入陳左傳曰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隨者并埋木列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伐陳有突陳城遂入之子展命

之帥以直報怨卒定以禮而社不加暴焉入國之善者則曰春秋之例曰入者皆也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會盟一事不以莊公說且昭穆皆晉侯許之同盟于重丘齊成故也遂視受賂齊侯君之附中國之大恥公與有

之會其地正同於彼目言之於此諱之所謂遠世近世與齊

公至自會

衛侯入于陳儀 陳儀者何衛之邑也本邢公儀或為為不言入于衛諶君以弑也行在陳儀則在或其未得衛其明而傳輒以不言入于衛

即不入於衛言之何則四境之內尺土莫非衛也鄭公之在衛猶在魯也說王之居狄泉致王有與子朝不得有與也是故以弑與陳儀者

楚屈建率師滅舒鳩

冬鄭公孫嚙率師伐陳

十有二月吳子謁伐楚門于巢卒 門于巢卒者何入門乎巢而卒也 門于巢而卒者何入巢之門而卒也巢是邑名時巢人以吳子勇而輕

吳子謁何以名傷而未至于舍而卒也與卿伯見

二十有六年春王三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解詁曰衛國孫林父未若事行叛者林父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此諶君以弑也其言復歸何解詁曰不書齊陽生至陳乞家時書入惡剽也解詁曰主惡剽歸侯

未有說也解詁曰凡惡剽皆緣理也則以公孫立于位也然則曷為不言剽之立據晉籍材而立剽逐君而立其事不言剽之立者以

惡衛侯也解詁曰欲起衛侯夫眾也卒故不書剽立也無惡則衛侯惡明矣謹察春秋之於所剽兩無所說故曰衛侯入于陳儀又正甯喜

使孫簡之謀果以善勳為社稷之大計則文當立又有令德君子且醜于惡行矣明於惡剽之說則為臣者強明於惡所之

說則為君者懼範武子曰所實與與故故曰以見之書曰所以知其與與者言辛卯弑君甲午復歸是時試而後得述也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解詁曰名氏者起本當言晉趙武也左傳曰趙武不書尊公也此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晉人執衛甯喜 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為伯討解詁曰甯喜弑君不以其罪執之也林父又既如晉晉甯於孫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葬許靈公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夏叔孫豹會魯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瑗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衛殺其大夫甯喜衛侯之弟鱣出奔晉 衛殺其大夫甯喜則衛侯之弟鱣曷為出奔蓋曷為殺甯喜出奔也曷為為殺甯喜出奔也

父逐衛侯而立公孫剽甯殖病將死謂喜曰黜公者非吾意也孫氏為之我即死女能固納公乎 喜曰諾甯殖死喜立為大夫

使人謂獻公曰黜公者非甯氏也孫氏為之吾欲納公何如獻公曰子苟欲納我吾請與子盟喜曰無所用盟請使公子鱣約之

能保公獻公謂公子鱣曰甯氏將納我吾欲與之盟其言曰無所用盟請使公子鱣約之子固為我與之約矣公子鱣辭曰夫負羸執鉞鏹從

君東西南北則是臣僕庶孽之事也 是時從獻公在外而何氏責其修此事物皆為殺約抑又過矣若夫約言為信則非臣僕庶孽之所敢

與也 公多言不敢保獻公怒曰黜我者非甯氏與孫氏凡在爾 公欲以此語公子鱣不得已而與之約左氏述其約言曰苟反已約歸至

殺甯喜 公之大夫與里克同義公子鱣挈其妻子而去之 既獲負甯氏又以獻公將濟于河攜其妻子而與之盟曰苟有履衛地食衛粟者

味雉彼視 解詁曰攜猶提也味割也時割堆以為盟猶曰視彼割堆負此盟則如彼矣謹案穀梁傳云鱣之法合乎春秋廢法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曷為再言豹 解詁曰居盟于公殆諸侯也曷為殆諸侯為衛石惡在是是也日惡人之徒在是矣

殆者不信之辭獻公無信又使其惡臣甯喜之黨來良霄孔瑗從亦皆執君者而誦侯之大夫強夷楚之使

相與結盟反覆無信故為內危錄之而再言豹也會盟一地不察重者此楚與中國爭伯之始亦危錄之意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 解詁曰約瑞為政之所致

夏衛石惡出奔晉 甯喜之黨

和婁子來朝

秋八月大雩

仲孫羯如魯

冬齊慶封來奔

十有一月公如楚 解詁曰如楚皆月者危公朝禹秋也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解詁曰靈王

公羊通義

五十二 光緒十三年

乙未楚子昭卒解註曰乙未與甲寅相去四十二日蓋問月也蓋索問者捕月之餘日而附于前月故不更整月與士申同問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解註曰據成十一年正月公在晉不書正月以存君也解註曰正月歲終而復始臣子言其君父與歲終而復始

為臣子危錄之

庚午衛侯卒

閻弒吳子餘祭閻者何門人也刑人也刑人則高為謂之閻刑人非其人也解註曰以刑人為閻非其人故說謠言閻謹案祭終日閻者守門

使守門周公制禮如是但王政與世隆污情變點點則防盜遠患之道益密故春秋因此事而著不近刑人之戒亦變周從嚴之一端焉君子不近刑人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君也禮君不使無恥不近刑人其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齊鄭公孫段曹人莒人邾婁人滕人薛人小邾婁人城杞左傳曰晉平公杞出也故

晉侯使士鞅來聘

杞子來盟解註曰杞子者微弱不能自城危宗廟社稷當生也

吳子使札來聘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解註曰據何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讓國也且讓國奈何謂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

母者四解註曰與并也季子弱而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為君謂曰今若是正而與季子國季子猶不受也請無與子而與弟兄迭為

君而致國乎季子解註曰也皆卒意也皆曰諾故諸為君者皆輕死為勇飲食必祝解註曰祝因祭祝也義語曰天苟有吳國解註曰猶

與賢弟尚速有悔于子身尚庶幾也解註曰悔各子我欲急致國于季子意徐彥曰成十七年左氏傳晉士燮祈死下何氏作晉官職之

不出孽陰陽和調災害不生武王有疾周公植璧秉圭願以身代武王疾愈周公不天由此言之死不可請偶自天祿欲盡矣非果死出故地

而願早卒遂忘死不可祈之義然猶如周公代死子路請禱之類宣言謂等祈得死乎而謂及故謁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昧

餘祭之死或入棠之門或闖人所殺抑亦事非天眷也宜如左氏以果死為信然故釋難之

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長庶也即之不離位也即季子使而反至而君之爾闔廬曰先君之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

凡為季子故也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焉得為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解註曰闔廬謂

之命僚焉得為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

無已也自立因而不討也禮父無可立道魯季子處之以義闔廬有可立道吳季子處之以仁去之延陵解註曰延陵吳下邑禮公終身不入

吳國解註曰不入吳朝既不故君子以其不受為義以其不殺為仁賢季子則吳何以有君有大夫以季子為臣則宜有君者也解註曰方以

有臣有大夫札者何吳季子之名也春秋賢者不名此何以名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也解註曰故季子者所賢也焉為不足乎季子許人臣者

必使臣許人子者必使子也必使臣必使子者必使全其為臣子之道當札君父之世並未得有君有大夫今為季子足與之則非臣子尊榮

聘因其可賢而賢之所以得起其讓者近春秋矣大夫皆不得以名見足知札特書名為賢故矣

秋九月莒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

冬仲孫羯如晉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遠頗來聘聘例時此月者與公如楚同意莊文之編楚再來聘皆取其敬莫中國至是公親往朝楚使大夫載聘而已遠雖諸夏之甚故為諸夏危錄之

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弒君例不日者君失德也般之罪惡不待貶絕因無為父之道報于宮中以亡其身故去日見亦有罪焉太史公曰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若蔡景公所以為鑿也

五月甲午宋災伯姬卒解詁曰外災例時日者為伯姬卒日

天王殺其弟年夫解詁曰王者得專殺書者惡夫親親也末三年不去王者方惡不思慕而殺弟不與子行也不為繼者年夫有罪

王子瑕奔晉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宋災伯姬卒焉其稱謚何解詁曰據葬紀賢也何賢爾宋災伯姬存焉

有司復曰火至矣請出伯姬曰不可吾聞之也婦人夜出不見傳母不下堂解詁曰禮后夫人必有傅母所以輔正具傳至矣母未至也逮乎

火而死於紀伯姬但隱之而已宋伯姬又加賢焉故錄其謚也共姬之謚從共公者也善得正也詩起二南二南起騶騶而大雅稱文王曰刑

陳靈公之世林林料于上澤既出風于下正統百餘年內人不復知有廉取君子不復知有美刺而詩教遂亡詩亡于陳靈公春秋之所

陳靈公而作也故上本文王之教隱恒之際首正統百餘年內人不復知有廉取君子不復知有美刺而詩教遂亡詩亡于陳靈公春秋之所

共世子探見狀此春秋之所以為勸懲廣行意也左氏顯說託君子之言識其女而不歸殆猶漸於末世流俗之見者與

鄭良霄出奔許許入于鄭

鄭人殺良霄與樂盈同義賊未討何以書葬君子辭也恕蔡人不致討君之禍禍又臣民之心莫不欲識其國惡使若般試為疑獄者故縱情量力不

冬十月葬蔡景公者莫非中庸之道也賊未討何以書葬君子辭也恕蔡人不致討君之禍禍又臣民之心莫不欲識其國惡使若般試為疑獄者故縱情量力不

晉人齊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和婁人滕人杞人杞人小邾婁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宋災故者何諸侯會于澶淵凡為宋災故也會未有

言其所為者此言所為何錄伯姬也解詁曰重錄伯姬之諸侯相聚而更宋之所喪曰死者不可復生爾財復矣解詁曰更便也復者如故

大事也曷為使微者卿也左氏以為晉越為諸侯所聞也卿則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卿不得憂諸侯也解詁曰大夫之義得與內不得與外所以抑臣道也實

故特貶之宋向戌併貶者亦偏刺之意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入薨于楚宮解詁曰公朝楚好其宮歸而作之故名之云爾作不書者見者不復見

五十三光緒十三年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己亥仲孫羯卒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范武子曰書非禮

癸酉葬我君襄公

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解詁曰莒子緡去疾及展立莒子廢之展因國人攻莒子殺之去疾奔齊稱人以弑者莒無大夫

昭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叔孫約會晉趙武楚平子圍齊國酌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軒虎許人曹人于渚晉義齊惡二家雖並知是今公羊本作石惡

齊字故定從之此陳侯之弟招也何以不稱弟解詁曰招八年稱弟貶易為貶為殺世子偃師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大夫相殺稱人此其

稱名氏以殺何解詁曰難言將自是弑君也招殺世子而立公子留今將爾詞易為與親弑者同君親無將將而必誅焉然則易為不於其弑

焉貶據貶必於以親者弑然後其罪惡甚故特著其後罪惡見者有二類一者義隨若楚莊王晉卻缺之屬一者事隨若夫人氏仲益之屬今招之罪已重矣易為復貶乎此解詁曰據乘着招之

有罪也何着乎招之有罪言楚之託乎討招以滅陳也陳以招之故君死國滅卒乃歸惡孔瑗公子過而招幸免于戮其親也

三月取運運者河內之邑也其言取之何不聽也本內邑久叛屬莒今復取之不言伐

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秦無大夫此何以書仕諸晉也易為任諸晉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故君子謂之出奔也鍼有寵于桓公景公

以名見此與宮慶為逆女特書同例

六月丁巳和婁子莘卒

晉荀吳率師敗狄于大原此大原也易為謂之大原古文春秋經作大原公羊師以中國形名言之邑人名從主人

之謹案此言大原者從狄邑名之大原者從其地形原者何上平曰原下平曰隰原之言遠也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展去疾者當國辭入者莫辭展之罪重矣而去疾不免為展者著去疾之也展與展之

斥左趙之徒自不守端年解詁曰趙也與宮是正竟界也與宮是正竟界也與宮是正竟界也

叔弓率師疆運田疆運田者何與宮為竟也解詁曰疆也與宮是正竟界也

葬和婁慢公所見之世和婁始書葬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卷卒左傳曰楚公子圍將聘于鄭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入問王疾繼而弑之葬王子于鄭謂之鄭故韓非子亦稱春秋

推齊懿公弑君自立文公未之朝也今楚夷狄之國公子圍弑君之賊而昭公屈節往朝內取之大者故書其會沒其文所以扶中國存天理微乎旨乎

楚公子比出奔晉解詁曰辟內難也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夏叔弓如晉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其言至河乃復何不敢進也解詁曰乃難辭也時聞晉欲執之不敢往謹索昭公之篇屢言至河乃復蓋皆季氏為之使

左氏書以為晉人辭公者魯史順季氏之飾詞耳是行經書于冬而左傳在秋安知非即史官欲辭公者魯史順季氏之飾詞耳是行經書于冬而左傳在秋

季孫宿如晉

三年春王月丁未滕子泉卒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正也時唯畏齊晉大國間有使卿行者屬意公之喪滕君親來

秋小邾婁子來朝

八月大雩

冬大雨雹解詁曰為季氏

北燕伯欵出奔齊解詁曰名者所見世責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解詁曰為季氏齊義顯云正本皆作雹字左氏經亦作雹字故賈氏云穀梁作大雨雪今此若有作雹字誤也

夏楚子萊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婁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徐桐子又不外淮夷者皆以非中國主會無所誅也

楚子執徐子二家經皆曰楚人

秋七月楚子整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 此伐吳也其言執齊慶封何為齊誅也解詁曰故其為齊誅奈何慶封

走之吳吳封之于防解詁曰以襄公二十八年奔魯自是走之吳不書然則曷為不言伐防不與諸侯專封也防既非齊地不得與諸侯專封

封之罪何魯齊君而亂齊國也解詁曰稱侯而執者伯討也董仲舒曰楚莊王殺陳夏徵舒春秋貶其文靈王殺齊慶封而直稱楚子何也莊

也是故齊桓不與專地而封晉文不與致罪而朝楚莊不與專殺而討春秋之用辭已明者去之未明者著之

今諸侯之不得專討因已明矣而慶封之罪重以賢居討重罪其於人心善若不勝孰如其非正經春秋常於其難得者見其不得

遂滅厲伐戰例不月七月為此滅也音義厲疏云有作賴字者按古文厲賴通論語厲已讀為賴漢武帝紀相厲河李斐曰音嗟賴是也此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約卒 其言取之何滅之也滅之則其言取之何內大惡諱也內諱滅國辭難曰入易曰取月者從滅國例起齊滅也取載不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舍中軍者何復古也 初作中軍時三分公室三家者各有其一今更毀中軍四分公室而季氏有其二此實弱公然則
曷為不言三卿 解註曰據上言作三卿等問不言軍 五亦有中三亦有中 解註曰此乃解上作三卿之時也隱公而揚善臣子之道也然則
之中皆可也 弟于本據上言作三卿因以為難 三亦有中 解註曰此乃解上作三卿之時也隱公而揚善臣子之道也然則
不言之中故解上以解下如此則下不言三亦可也 如師解言本益中故同例然公如晉亦得蒙正月也

楚殺其大夫屈申 公如晉 其來奔雖不以地亦當以近書而傳其言及防茲來奔何

夏宮牟夷以牟夷防茲來奔 宮牟夷者何宮大夫也 其來奔雖不以地亦當以近書而傳其言及防茲來奔何
解註曰據奉 不以私邑累公邑也 解註曰公邑君也私邑臣邑也累大夫也義不可使臣邑與君邑相次序故

秋七月公至自晉 戊辰叔弓率師敗莒師于濇泉 濇泉者何直泉也直泉者何浦泉也 爾雅曰濇泉正出正出浦出也傳釋其地有

秦伯卒 何以不名 至此始發難者據 秦者夷也匿矯之名也 解註曰矯子生不以名令于四境彈勇猛者而立 其名何 解註曰據秦 矯得之 也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伐吳 越何以稱人徐 越何以稱人徐

六年春王正月祀伯益姑卒 解註曰不日者行微弱故累之上城祀已既復卒略之者入所見世責

夏季孫宿如晉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秋九月大雩 楚薳頡率師伐吳 冬叔弓如楚

齊侯伐北燕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傳例曰暨不得已也左傳亦曰齊求之也解註曰時魯方結昏于吳外慕強楚故不及及于齊不出主名者君相

三月公如楚 還如鄭地盟情事正同且以備公之為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鄭之

彼歸無他事而重舉衛此伐在隔年而不重舉北燕其非燕齊平藩矣

叔孫舍如齊位盟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日食于厥皆降婁之交左博士文伯說魯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衛侯惡今日衛侯惡此何為君臣同名也君

九月公至自楚如楚危月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出使同例

十有一月癸亥葬衛襄公解註曰當時而日者世子報有惡疾不早廢之臨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則不可言其公子則可言其世子則不可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叔弓如晉

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招所使也

陳公子留出奔鄭招所立也

秋蒐于紅 蒐者何簡軍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與試而招歸罪焉若魯筆討為氏之比

大雩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瑗葬陳哀公解註曰日者疾許讓滅人也不樂滅為重復書三事言執者疾讓託善故列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解註曰楚子也其稱師何數易為數衆人

許遷于夷

夏四月陳火 陳已滅矣其言陳火何解註曰據災異存陳也曰存陳恠矣易為存陳滅人之國執人之罪人殺人之賊葬人之君若是則陳存

恠矣解註曰月者閏之罪人招也孔瑗和君賊也徐彥曰恠謂恠也姚大夫曰言存陳者孔子恠之也滅國多矣易為恠恠陳而存之以楚託

秋仲孫獲如齊秋雖欲存之他無可記故因天

冬築即園

十年春王正月

公羊通義

夏晉樂施來奔左氏經曰

秋七月季孫隱如叔弓仲孫纘率師伐莒

戊子晉侯彪卒

九月叔孫舍如晉翼晉平公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戌卒解詁曰去冬者蓋昭公取吳孟于之年謹案此公羊師說相承必有所受坊記曰魯春秋去夫人之姓曰吳謂書夫人也

冬十有二月之上則諱意不顯春秋之為諱也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甲楚子虔何以名解詁曰據誘戎曼子不名謹案虔即元年經公子絕易為絕之為其誘討也

甲而禦蔡侯于此討賊也雖誘之則易為絕之解詁曰蔡侯又而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予也

之所治人與我也所以治人與我者仁與義也以仁安人而義正我故仁之為言人也義之為言我也

之說人不在愛我之義法在正我之義不在正人我之不自正雖能正人君子為義人不被其微雖厚自說不子為仁楚靈王討陳蔡之賊齊桓公救

有之而非諸人人所不能受也其理逆矣何可謂義也君子宜在彼者而後可以稱義故言義者合口口宜以為一言君子求仁義

之子以治民者我富之而後加教誨乎內外之分而著於順逆之處也是故內治反理以正身操禮以勸福外治推恩以廣施寬制以容眾孔子謂冉

而後教誨謂治人也又曰坎坎伐輪被君子兮不素餐兮此其言治身也存秋利人之過而矜下之苦小惡在外弗舉在我書而非

之凡此六者以仁治人義治我躬自厚而薄責于外此之謂也且論已見之而人不察曰君子攻其惡不攻其善非仁之寬與

自攻其惡非義之全與是故以自治之前治人是居上不寬也以治人之度自治是為禮不故也為禮不故則德行而民弗尊居上不寬則傷

厚而民弗親弗親則弗信弗尊則弗敬二端之正腕于上而非解之行則于下仁義之處可無論乎言言義懷惡而討不義諱當於討字絕之

楚公子棄疾率師圍蔡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大蒐于比蒲大蒐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禮處之蒐非同純吉且起大役須先期屬眾比時有喪重致眾寵遠故君子緣人情不

仲孫纘會知婁子盟于偃羊

秋季孫隱如會晉韓起齊國酌宋華亥衛北宮佗鄭軒虎曹人杞人于屈銀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齊歸者何昭公之母也解詁曰歸氏胡女謹案齊歸子野母敬歸之婦何氏以為襄公嫡夫人非也

冬十有二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世子何解詁曰據不君靈公不成其子也君靈公生桓父諱不

周公誅管叔而有蔡叔厥後蔡仲昭封而管叔之子不得立是其制也既絕其世復稱世子者常辭君號稱子某今不稱子某即是絕之若謂
去世子無以知是蔡與否不與立之義反不見也劉勰論此傳義與文反而以鄭世子忽為難彼未知伯在喪稱名即與在喪稱子同理
必欲強相擬比又與可謂蔡世子既亦與使有蔡之文字乎非怒也無繼也徐齊曰非由惡其父意也恐其子惡乎用之防也其用之防奈何
蓋以蔡防也意時有所察閱者謂蔡人
亦猶孟子云罪我者其惟春秋矣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率師納北燕伯于陽伯于陽者何公字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也解詰曰子謂孔子乃乃是歲也時孔子年二十三具知
列生於某地自生以下字並滅嗣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解詰曰如猶奈也猶曰奈文所不知何實可強更春秋之
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為之也解詰曰唯齊桓晉文會能以德優劣國大小相趨不致更信史也其詞則口讓有罪焉爾與
既絕天子之事故諱以為罪也
亦猶孟子云罪我者其惟春秋矣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公如晉至河乃復

五月葬鄭簡公
楚殺其大夫成然

秋七月
又十月公字整出奔齊不日者整無罪也整與公謀去季氏從公如晉
晉人拒公整懼懼出奔公之僕季氏為之也

楚子伐徐
晉伐鮮虞解詰曰謂之晉者中國以無義故為夷狄所強今楚行滅陳蔡諸夏懼然去而與晉會于屈鍾不固以大縱諸侯先之以博愛而先
伐同姓從親起敵以立威行備故秋之謀家鮮虞飛性之國見于世本杜預謂曰秋別種矣也後改國名中山左氏哀三年傳有求
之尤亦加兵于同姓故稱國狀之春秋持於此晉晉之甚者初楚人為中之會諸諸侯于晉晉弗敢競楚由是大得志于中國故乎滅陳蔡者
晉君臣為之也蘇轍曰楚滅陳蔡而晉不致力誠不能君子不罪
也能伐解虞而不救陳蔡非力不足也兼諸侯也故以夷書之

十有三年春叔弓率師圍費費內邑也其言圍者以邑叛也蓋
李氏之臣有南測者以邑叛也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此弑其君其言歸何解詰曰據齊陽歸無惡於弑立也歸無惡於弑立者何靈王為無道作
生人惡不言歸歸無惡於弑立也歸無惡於弑立者何靈王為無道作

乾谿之臺三年不成楚公子棄疾脅比而立之然後令于乾谿之役曰比已立矣後歸者不得復其田里眾罷而去之靈王經而死解詰曰時
比得晉力可以歸立而脅立之比之義宜效死而不立而立君因自經故加弑也言歸者謂
其本無弑君而立之意加弑責之不日者惡靈王無道封內地者起歸所由因以為成

楚公子棄疾弑公子比晉孟武公二家姻作殺若然則此專得弑君之罪而棄疾反類於計賂之人
比已立矣其稱公子何解詰曰據齊公子
意不當也解詰曰據上其意不當則曷為加弑焉爾比之義宜乎效死不去卷端而比出比歸而虔經比自謂於虔無一曰君臣之誼然而君
意不當也傳知其脅

公羊通義
五十六光緒十三年

防比不立而殺虞謂之討賊比立而殺虞是弒而已矣高閏曰棄疾不得比之勢則無以濟其亂比見利而動虛欲為君則成楚靈之弒大夫者乃比也若使人受其名已享其利後世亦人有藉口以濟其亂者莫不皆置力焉故聖人正名比之制君所以絕後世殺人之禍也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以弒何難不言楚人又不言將自是為君也解詁曰故使與執君而立者同文也棄疾即楚子居也謹案棄疾奉比為比以君之名仍罪棄疾以弒之實春秋一言之權衡各當如此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隱如以歸公至自會公不與盟者何公不見與盟也解詁曰公不見與盟大夫執何以致會不恥也曷為不恥諸侯逐亂反陳蔡君子不恥不與焉賈

棄疾復封陳蔡諸侯因楚之亂而歸為已功君子賦之故以不與者為無事也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此皆滅國也其言歸何不與諸侯專封也解詁曰故使若有國自歸者也謹案吳世子震之子廬世子有之

文無所承也傳言不與諸侯專封者謂楚專封之與彭城慶封傳文同自明或因上言諸侯逐亂反陳蔡而疑為平丘會諸侯者非傳及何且棄疾本以利動故直略之不復為文實查若陳蔡之自效其國者而不與楚之義服矣此即春秋實明善不貴明察之意也

冬十月葬蔡靈公書葬者為廢猶蔡討也亦葬陳靈公之意也公如晉至河乃復吳滅州來

十有四年春隱如至自晉一事而再見者卒名常辭也左傳不達乃以僞如為尊夫人或可通晉晉則尤與內其國之義乖也三月曹伯滕卒

夏四月秋葬曹武公八月莒子去疾卒

冬宮殺其公子意恢宮與大夫而曰公子意恢者未闡年而殺其君之子禍重又以在近世合錄名氏也若然秦錡呂牟夷之屬皆得言以近書

而實之即是以近書矣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昧卒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為入叔弓卒去樂卒事其言去樂卒事何禮也君有事于廟闡大夫之喪去樂卒事解詁曰畢竟祭事謹案去樂者哀

在祭樂之中大夫有變以闡可乎大夫國體也古之人重死君命無所不通非卿喪不得以闡也弓曰衛有太史曰柳社痾疾公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君使豈得安然代主終祭也廢康謂大夫闡君之喪不得終祭曾子問國言之矣蓋陰陳而事主之禮畢歸而事尸之禮畢故攝主與尸事畢封文以為節也禮曰士不攝大夫若兄弟宗人為士大夫闡大夫之喪尸事畢而往喪則亦闡尸而已不闡宿兄弟以下也

故攝主與尸事畢封文以為節也禮曰士不攝大夫若兄弟宗人為士大夫闡大夫之喪尸事畢而往喪則亦闡尸而已不闡宿兄弟以下也

夏祭昭吳奔鄭徐彥曰左氏載吳言制吳山奔鄭今此作昭吳字又不言此者所見之文異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此與十七年甲戌占董生以為猶並在畢晉國象也晉厲公誅四大夫夫眾心以飢死後莫敢復責大夫六卿遂相類此周車皆國君還事之日比再食其應在春秋後也

秋晉荀吳率師伐鮮虞

冬公如晉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

楚子誘戎曼子殺之楚子何以不名解詰曰據蔡侯名夷狄相誘君子不疾也焉為不疾若不疾乃疾之也
解詰曰以為固當常然者乃所以為昭也戎曼稱子者入昭公夷狄皆進至其爵不

日者本不卒不地者畧也

夏公至自晉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九月大雩

季孫隱如如晉

冬十月葬晉昭公

十有七年春小邾婁子來朝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秋知子來朝

八月晉荀吳率師滅潁潁戎

又有星孛于大辰字者何耳星也解詰曰三字皆發問者或言入或其言于大辰何解詰曰據在大辰也大辰者何大火也大火為大辰伐為

大辰解詰曰大火謂心伐謂參伐也大火與伐天所以示民時早晚天下所取正故謂之大北辰亦為大辰解詰曰北辰北極天之中也當居

以別心伐所在故加亦亦者兩相類之意何以書記異也解詰曰心者天子明堂布政之宮亦為字孛者和亂之氣掃故置新之家是後周分為二天下兩主也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詐戰不言戰此其言戰何解詰曰據於越敵也解詰曰不可言戰故言戰也不月者魯兩高詳左傳時楚人以詐敗吳

兩無勝也長岸之敵兩有負也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何以書據衛陳鄭記異也何異爾宋大以災書此亦異其同日而俱災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三國

况至于四天下同亂遠近若一之家穀深

傳曰其志以同日也其日亦以同日也

子之微也乃獨使以名見

秋盜殺衛侯之兄軌 母兄稱兄何以不立

解詁曰長有疾也何疾爾惡疾也 侯兄有疾不構傷厚遇營衛不固至今見殺失親親也謹案注

十月宋華亥向甯華定出奔陳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宋華亥向甯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畔

宋城內里名妄說耳左傳曰華氏居廬門以南里畔嘗考呂氏春秋云楚社王興師圍宋九月宋公內袒執攝委服告病乃為却四十里而舍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八月乙亥叔痊愈卒

冬蔡侯朱出奔楚

公如晉至河乃復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

大蒐于昌穀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

王室亂 何言乎王室亂

解詁曰天子言不及外也 室猶家也景王不能齊其家適無分爭亂自內作故直刺之也前此稱帶之亂經末忍言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其稱子猛何

景王元年有駕萬之敗未及酉仲九年而襄王居鄭 景王二年有駕萬之敗未及酉仲九年而襄王居鄭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其稱子猛何 解詁曰據未端當國也 知然子朝明告諸侯曰王后無適單劉將私立少則臨少而非后之子可知

知矣春秋於其主以當國之辭言之於其卒曰王子猛與王子朝何號是猛亦未為正也故再言劉子單子以者著劉單之行其私意也君前

臣名而言劉子單子以王猛者猛本不當為君故不正其君臣之辭也然則劉子單子何以無敗猛雖不正視朝固有關矣顧與尹氏別見曲

比十五國也居于皇者微王子朝也惟彥直曰王猛非正例不月此承葬景王月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王城者何西周也西周也對其言人何寡辭也天王入于城周不為寡此知為寡者天子無名道今而名其寡可知也本句當立故益為寡直曰入王城不月知居于皇非

不用者也居入不月後知 王猛之非正而春秋然矣

又三月王子猛卒 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王子猛卒何據天王崩不名即此為未踰年之君也其稱王子猛卒何年之子亦當稱王子不當名不與當也不與當者不與當父死子繼兄死弟及之辭也

壽死而卒也猛非次當及者則非可繼景者也前不稱王子猛卒見其已立今卒乃實稱之曰王子猛卒立而猶謂王子猶之比立而猶謂公子云爾

十有一月癸酉朔日有食之五行志曰董仲舒以為宿在心天子之象也後尹氏立王子朝天王居于狄泉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舍如晉

癸丑叔鞅卒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

晉人圍郊 郊者何天子之邑也曷為不繫于周不與伐天子也此晉人乘王室有亂而犯周之邊鄒云爾左傳以為討子朝蓋晉史飾成其事

晉猶助朝安得有勤王之稱又句桓桓也且經文在叔鞅卒下而彼傳言壬寅朔圍郊又在癸丑前與經不合明夫實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解詁曰不在癸丑前與經不合明夫實

秋七月莒子庚與來奔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沈子楹滅獲陳夏留 此偏戰也曷為以詐戰之辭言之據文陵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時六國

楚伐吳若偏戰之辭當以吳及六國是實吳為主故不可然則曷為不使中國主之使伐人為主中國亦新夷狄也陳蔡新受楚封而幸小國以附楚故曰新夷狄也六師者戰之言之師者許詳其言滅獲何別君臣也君死于位曰滅解詁曰使若自卒相順也名者從赴辭也生得曰獲徐彥曰獲大夫生得皆曰獲獲解詁曰大夫不世故不別位徐彥曰大夫死曰獲者即此獲陳夏留及哀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其言獲陳夏留何解詁曰據刑戮蔡師獲十一年獲齊國書之徒是也其大夫生得曰獲者宣二年獲來華元是也

獲解詁曰大夫不世故不別位徐彥曰大夫死曰獲者即此獲陳夏留及哀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其言獲陳夏留何解詁曰據刑戮蔡師獲十一年獲齊國書之徒是也其大夫生得曰獲者宣二年獲來華元是也

獲解詁曰大夫不世故不別位徐彥曰大夫死曰獲者即此獲陳夏留及哀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其言獲陳夏留何解詁曰據刑戮蔡師獲十一年獲齊國書之徒是也其大夫生得曰獲者宣二年獲來華元是也

獲解詁曰大夫不世故不別位徐彥曰大夫死曰獲者即此獲陳夏留及哀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其言獲陳夏留何解詁曰據刑戮蔡師獲十一年獲齊國書之徒是也其大夫生得曰獲者宣二年獲來華元是也

獲解詁曰大夫不世故不別位徐彥曰大夫死曰獲者即此獲陳夏留及哀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其言獲陳夏留何解詁曰據刑戮蔡師獲十一年獲齊國書之徒是也其大夫生得曰獲者宣二年獲來華元是也

獲解詁曰大夫不世故不別位徐彥曰大夫死曰獲者即此獲陳夏留及哀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其言獲陳夏留何解詁曰據刑戮蔡師獲十一年獲齊國書之徒是也其大夫生得曰獲者宣二年獲來華元是也

獲解詁曰大夫不世故不別位徐彥曰大夫死曰獲者即此獲陳夏留及哀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其言獲陳夏留何解詁曰據刑戮蔡師獲十一年獲齊國書之徒是也其大夫生得曰獲者宣二年獲來華元是也

獲解詁曰大夫不世故不別位徐彥曰大夫死曰獲者即此獲陳夏留及哀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其言獲陳夏留何解詁曰據刑戮蔡師獲十一年獲齊國書之徒是也其大夫生得曰獲者宣二年獲來華元是也

獲解詁曰大夫不世故不別位徐彥曰大夫死曰獲者即此獲陳夏留及哀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其言獲陳夏留何解詁曰據刑戮蔡師獲十一年獲齊國書之徒是也其大夫生得曰獲者宣二年獲來華元是也

獲解詁曰大夫不世故不別位徐彥曰大夫死曰獲者即此獲陳夏留及哀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其言獲陳夏留何解詁曰據刑戮蔡師獲十一年獲齊國書之徒是也其大夫生得曰獲者宣二年獲來華元是也

獲解詁曰大夫不世故不別位徐彥曰大夫死曰獲者即此獲陳夏留及哀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其言獲陳夏留何解詁曰據刑戮蔡師獲十一年獲齊國書之徒是也其大夫生得曰獲者宣二年獲來華元是也

黑石齋校印

叔孫舍至自晉再代者為舍賢而錄之也公孫于齊舍要季氏納公季氏有與志舍度力不能為忍咎自殺蓋魯之賢大夫也預見賢於此者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大雩

丁酉祀伯嶽營卒

又吳滅巢

葬杞平公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舍如宋

夏叔倪會晉趙鞅宋樂世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和婁人滕人薛人小和婁人于黃父

有鶴鵠來巢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禽也中國國中也鶴鵠不歸非魯國中宜八又巢也解註曰非中國之禽而來居此國將

也其後卒為季氏所逐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又雩者何雩者求雨也又雩者非雩也解註曰昭公依託上雩生事聚眾欲以逐季氏上不當日言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揚州君失位詳錄所舍止

齊侯唁公于野井 唁公者何昭公將弒季氏解註曰傳言弒昭公之辭告子家駒曰季氏為無道僭於公室久矣吾欲弒之何如解註曰昭公素畏季氏

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哉解註曰夫禮成不自知也子家駒曰設兩觀解註曰禮天子諸侯臺門大夫大路

之禮也解註曰干猶也以未飾飾政斧也玉飾斧也王者魯六樂于宗廟之中舞先王之樂明有則也舞四夷

與此文相互然八偷行細之名文武得通言之周官大司樂曰樂以舞大夏以祭且夫牛馬維粵委已者也而柔馬季氏得民眾久矣君無多辱焉

山川舞師則曰堂教兵舞師而豐山川之祭祀是也亦有周于職者也且夫牛馬維粵委已者也而柔馬季氏得民眾久矣君無多辱焉

季氏能飲食國人則國人樂為之用君必無功即左氏述子家之言所謂謂民多取食焉也昭公不從其言終弒之而敗焉走之齊齊侯

唁公于野井曰奈何君去魯國之社稷解註曰社稷謂土神穀神也昭公曰喪人不佞解註曰失守魯國之社稷

執事以羞為齊執事之謙言再拜頌解註曰頌者美也慶子家駒曰慶子免君於大難矣解註曰子家駒曰臣不佞陷君於大難君不忍加之

以鉄鎖賜之以死再拜頌解註曰鉄鎖高子執單食與四臍臍解註曰臍者臍也子家駒曰臣不佞陷君於大難君不忍加之

職則吉事用脯之數也唯高子執單食與四臍臍解註曰臍者臍也子家駒曰臣不佞陷君於大難君不忍加之

斥魯侯故昭公曰君不忘吾先君延及喪人錫之以大禮再拜稽首以社受解註曰社衣下裳當前者之器謙不敢求遂同齊臣也故下文高子鉉

公羊通義 五十九光緒十三年

秋晉士鞅宋樂和翠衛北宮喜曹人和婁人滕人會于扈

冬十月曹伯于卒

和婁快來奔 和婁快者何和婁之大夫也和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與齊同義

公如齊

公至自齊居于運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解詰曰月者為下出也

公如晉次于乾侯解詰曰乾侯晉地名月者閏公內為強臣所逐外如晉不見告從不月者錄始可知

夏四月丙戌鄭伯甯卒

六月葬鄭定公

秋七月癸巳滕子甯卒

冬葬滕悼公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運解詰曰不致以晉者不見容于晉未至晉

齊侯使高張來唁公解詰曰言來者居運也國內翰不月者例時也

公如晉次于乾侯

夏四月庚子叔倪卒

秋七月

冬十月運濟 邑不言濟此其言濟何解詰曰據國邪之也國之而曰邪之君存焉爾次于乾侯而運濟者季氏誘運人脅使逃家則

公不得復居魯地乃大夫據國叛君之事故特書之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解詰曰閏公運濟無尺土之居遠在乾侯故以存君書明臣子當愛難之鄭敵曰公在外久矣焉為於此乎存公居于運有魯也在乾侯無魯也公雖無魯魯不可無公也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

秋八月葬晉頃公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吳滅國至此乃月并為所見之世錄治小國實章禹不死位也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季孫隱如會晉荀欒于通厯解詰曰時晉侯使荀欒青季氏不納昭公為此會也季氏負強謙過欲納昭公昭公制惡季氏不敢入公出奔在外無君命所以其會以陳外也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人所見世日卒時

晉侯使荀偃唁公于乾侯

秋葬薛獻公

冬 惠弓以濫來奔 大何以無和婁 解註曰 讀言和婁 讀案春秋口授恐久而失實故大雖無和婁師法自述押婁讀之因通濫也 解註曰通

書世詳云通殷命有國之通易為通濫賢者子孫宜有地也賢者孰謂叔術也 解註曰叔術者知婁之就以春秋者預其罪首與通濫也 濫為國故

和婁頽之時和婁女有為魯夫人者則未知其為武公與懿公與孝公幼懿公頽淫九公子於宮中 解註曰宮中 謂入宮淫女公子因以納賊公也則未知

其為魯公子與知婁公子與 蓋魯公滅臧氏之母養父者也 孝公時尚未立懿公則孝公幼則宜有養者大夫之妾士之妻則未知臧氏之母者

曷為者也 禮曰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謂之二者科與養公者必以其子入養 解註曰不離父母 臧氏之母聞有賊以其子易公抱公以

逃 解註曰以身死公則可以其子易公為重也賊至湊公寢而弑之時伯御將射也 公 臣有鮑廣父與梁賈子者聞有賊趨而至臧氏之母曰

公不死也在見吾以吾子易公矣於是負孝公之周慙天子 石經作 天子為之誅頽而立叔術反孝公于魯 魯文李公者也

媼盈女也國色也 自是已下並傳所不 其言曰有能為我殺殺頽者吾為其妻 解註曰殺頽者鮑叔術為之殺殺頽者而以為妻有子焉謂之

盱 解註曰 夏父者其所為有於顏者也 與盱同母盱幼而皆愛之食必坐二子於其側而食之有珍怪之食 其異之味也荀子曰妻有子焉謂之

足焉夏父曰以來 解註曰猶曰以前人未足而盱有餘 解註曰人夏叔術覺焉 解註曰覺悟也 曰嗚此誠爾國也夫起而致國于夏父夏父受

而中分之叔術曰不可三分之叔術曰不可四分之叔術曰不可五分之然後受之 言五分之為六理國也 廣義謂建國則地要取闊方三

十者其精九百五分之一 猶有百八十里 解註曰公扈子者知婁之父兄也 習乎知婁之故 或說失實故引其言以正之 其言曰惡有言人之國

若此者乎 豈有稱人國之賢誅頽之時天子死叔術起而致國于夏父 解註曰言叔術本欲讓國于夏父 故說失實故引其言以正之 其言曰惡有言人之國

人常被兵于周曰何故死吾天子 死 義如幾死我君之死 解註曰曰何故死 吾天子 通濫則文何以無和婁天下未有濫也 解註曰欲見天

春秋新天下未有濫則其言以濫來奔何叔術者賢大夫也絕之則為叔術不欲絕 解註曰與知婁其同書則黑弓稱為叛人而叔術子孫

絕則世大夫也 假令不絕則當云濫黑弓來 大夫之義不得世故於是推而通之也 故使大夫與叔術不當絕之義皆可推而知矣 蓋叔術雖世

為大夫于知婁原其始本與夏父分國也 地人民皆所屬有功德與滅國 解註曰世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解註曰是後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取闕 闕者何知婁之邑也曷為不擊乎和婁諱也 解註曰與取濫為逆濫案公在外而國中取邑宜若無謀也春秋書不愛其常辭者所以

取而不言取則足許隱如專魯而公反為 取季氏之所有矣不亦難於傾覆之甚

夏吳伐越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齊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邾婁人郚人杞人小邾婁人城成周之在者唯齊與說故諸侯之大夫相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定元年春王三月 定何以無正月據應公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婁儀父盟于昧莊公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大夫孫子齊俱事在三月必

改元之故因其在於此年故不可以不書王書王必有月以即位何以後昭公在外公喪在外不得入未可知也曷為未可知在季氏也今季氏

承之故因其數月以表年首不謂王書王必有月以即位何以後昭公在外公喪在外不得入未可知也曷為未可知在季氏也今季氏

迎昭公之事定公得即位不以禮仲幾也說定昭公之世定昭公多微辭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爾

曰此假設而言之主人謂定昭也說定昭公之世定昭公多微辭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爾

者意有所託而辭不顯唯察其微者乃能知之蓋所記事皆同時君臣既以諱查陸思亦無通言孫之法也

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仲幾之罪何不哀城也董仲舒讀傳文如是是喪分之喪顏師古曰京師謂以差次受功賦也何卻其言于京師何

善不地伯討也解曰大夫不得專執伯討則其稱人何稱人相執與諸侯同稱伯討則其稱人何稱人相執與諸侯同稱伯討則其稱人何

執也曷為不與解曰大夫不得專執伯討則其稱人何稱人相執與諸侯同稱伯討則其稱人何

而文不與解曰大夫不得專執伯討則其稱人何稱人相執與諸侯同稱伯討則其稱人何

文曷為不與大夫之義不得專執也解曰大夫不得專執伯討則其稱人何稱人相執與諸侯同稱伯討則其稱人何

戊辰公即位 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則易為以戊辰之日然後即位正棺于兩楹之間然後即位正棺者殯也周人殯于西階之上殷人殯于

也禮弓曰殷朝而殯于兩楹之間然後即位正棺于兩楹之間然後即位正棺者殯也周人殯于西階之上殷人殯于

自為說謂季氏立定公之謀至戊辰然後定也然魯禮傳云何為戊辰之日然後即位也正棺者殯也周人殯于西階之上殷人殯于

事詳錄善得五日變禮變葬即位不日者有常日也今而非常也錄之也何言乎有常日正始必以月之朔書曰月正元日是也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九月大雩 二場宮 煬宮者何煬公之宮也杜元凱曰煬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立煬宮非禮也昭公之出季孫隱如禱于煬公今立其宮以報之特

冬十月雷霜殺菽 何以書記異也解曰雷霜殺菽大異也此災叔也曷為以異書新註曰雷霜殺菽大異也此災叔也曷為以異書新註曰雷霜殺菽大異也

二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其言雉門及兩觀災何解詰曰雉門兩觀皆天子之制然則曷為不言雉門災及兩觀

主災者兩觀也解詰曰雉門兩觀皆天子之制然則曷為不言雉門災及兩觀主災者兩觀則曷為後言之不以微及大也解詰曰雉門兩觀皆天子之制然則曷為不言雉門災及兩觀

及者言及而後其微見者不加及以絕之也何以書記災也解詰曰雉門兩觀皆天子之制然則曷為不言雉門災及兩觀

秋楚人伐吳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其言新作之何解詰曰雉門兩觀皆天子之制然則曷為不言雉門災及兩觀

何譏爾不務乎宮室也解詰曰雉門兩觀皆天子之制然則曷為不言雉門災及兩觀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用也

三月辛卯和妻子穿卒

夏四月

秋葬邾婁莊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婁子盟于枝解詰曰雉門兩觀皆天子之制然則曷為不言雉門災及兩觀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僖公卒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和妻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齊國夏子召陵侵楚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歸姓率師滅沈以沈子喜歸殺之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浩油解詰曰雉門兩觀皆天子之制然則曷為不言雉門災及兩觀

杞伯戊卒于會解詰曰雉門兩觀皆天子之制然則曷為不言雉門災及兩觀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

秋七月公至自會

劉卷卒 劉卷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我王之也解詰曰劉卷即上會劉子

外諸侯稱此三代之禮最所重者也於禮未有以言之

劉卷卒 劉卷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我王之也解詰曰劉卷即上會劉子

外諸侯稱此三代之禮最所重者也於禮未有以言之解詰曰劉卷即上會劉子

葬把悼公

楚人圍蔡解曰賈瓦稱人者楚為無道拘蔡昭公數年而復怒蔡歸有言伐之故

晉士鞅衛孔圉率師伐鮮虞

葬劉文公外大夫不書葬此何以書錄我主也明內有恩禮故錄之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伯宮楚師敗績吳何以稱子解曰據夷狄也而憂中國解曰言子起憂也其憂中國奈何伍

子胥父誅乎楚拔弓而去楚解曰拔弓者懷捨意也禮天子以干闥盧解曰不待禮見曰闥盧曰士之甚解曰言其勇之甚將為之興

師而復讐乎楚伍子胥復曰諸侯不為匹夫興師且臣聞之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讐臣不為也於是止若使君為匹夫與蔡昭

公朝乎楚有美裘焉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為是拘昭公于南郢數年然後歸之於其歸焉用事乎河曰天下諸侯苟有能伐楚者寡人請為之

前列解曰時北如晉請伐楚因沔河謹案殺梁博曰用事乎漢左傳楚人聞之怒為是興師使囊瓦將而伐蔡蔡請救于吳伍子胥復曰蔡

非有罪也楚人為無道君如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時可矣於是興師而救蔡若時言如此時也備主釋經道吳子之曰事君猶事父也此其為

可以復讐善何就舉上子胥解音其事楚君何不如事父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善可也解曰不受誅罪不當誅也諸侯之君與王者異於義得去君臣已絕故可也

善成匹夫復讐善何當費之故不與足可之辭也父受誅子復讐善推刃之道也解曰子復讐善非當復也復讐善除害解曰取讐身而忍

害己而朋友相衛而不相迫古之道也解曰同門曰明同志曰反相衛不使為讐所勝迫出表游復讐善除害解曰取讐身而忍

楚囊瓦出奔鄭

庚辰吳入楚吳何以不稱子反夷狄也其反夷狄奈何君舍于君室大夫舍于大夫室蓋妻楚王之母也解曰舍其室因其婦人為妻謹案

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夏歸粟于蔡孰歸之諸侯歸之易為不言諸侯歸之難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解曰時為蔡新破強楚之

於越入吳於越者何越者何據昭五年有越人於越者未能以其名通也越者能以其名通也倪而後言小和樂進之也先言越而後言於

越退之地楚病中國也也退復讐之以越君子尤惡之故深絕而不樂言

六月丙申季孫隱如卒隱如之罪重矣比之於暈是不日者也今卒又曰者定公之大夫也定公德其立己而不辭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冬晉士鞅率師圍鮮虞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遯率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公羊通義

六年光緒十三年

二月公侵鄭附月

公至自侵鄭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列數之者各以事往非相為副也不各言如晉者其事不正故其辭不繁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析犁

冬城中城

季孫斯仲孫忌率師圍運

此仲孫何忌也曷為謂之仲孫忌譏二名二名非禮也解語曰為其難諱也一字為名今難言而易諱所以長臣子之意損益周制以為後王法若周人尊尊弟兄不得以屬通春秋親親母弟稱弟母兄稱兄成王既殯康王冕服受羣臣朝春秋之義則年新意損益周制以為後王法若周人尊尊弟兄不得以屬通春秋親親母弟稱弟母兄稱兄成王既殯康王冕服受羣臣朝春秋之義則年孰以不稱何為闕文名闕一字復何難曉而君子不敢增也何忌自昭未年見經至此獨一年有兩事取其同簡異名易以相起就以此譏之據論語注子服伯亦名何忌左傳又謂之子服何或單言何或單言忌蓋時多有此春秋取其單言者為正焉

七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齊侯衛侯盟于沙澤再盟皆不月者齊聯衛鄭晉始失伯伯主不信信在諸侯矣

大雩

齊國夏率師伐我西鄙

九月大雩

冬十月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

公至自侵齊

二月公侵齊

三月公至自侵齊侵月者例也至月者為下曹伯卒出

曹伯露卒

夏齊國夏率師伐我西鄙

公會晉師于瓦解語曰此晉趙鞅之師也但言晉師者君不會大夫之辭謹察左傳時趙鞅等未救齊也瓦內地

公至自瓦 趙涉曰公會大夫不致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晉趙鞅率師侵鄭遂侵衛

葬曹端公

九月葬陳懷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率師侵衛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濶

從祀先公

從祀者何順祀也 從祀者何順祀也 從祀者何順祀也 從祀者何順祀也

人解曰曰諱不定公順祀叛者五人 從祀者何順祀也 從祀者何順祀也

盜竊寶玉大弓 盜者孰謂 盜者孰謂 盜者孰謂 盜者孰謂

於是有子 解曰曰言我季氏 於是有子 於是有子 於是有子

反舍于鄆 皆說然息 反舍于鄆 反舍于鄆 反舍于鄆

孟氏家臣 自是走之 孟氏家臣 孟氏家臣 孟氏家臣

夏四月戊申鄭伯囁卒 得寶玉大弓 夏四月戊申鄭伯囁卒 得寶玉大弓 得寶玉大弓

得寶玉大弓 何以書國寶也 得寶玉大弓 得寶玉大弓 得寶玉大弓

公羊通義 公羊通義 公羊通義

公羊通義 公羊通義 公羊通義

公羊通義 公羊通義 公羊通義

六月葬鄭獻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趙汭曰外次不書必有關於天下之故而後書晉世主夏盟諸侯宗之王室賴焉及其襄也齊景公不度德量力欲伐之而代興故經不忍言伐晉而五氏垂暇遂終之次廢書之

秦伯卒

冬葬秦哀公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杜元凱曰平前八年再侵齊之怨

夏公會齊侯于頰谷穀梁傳曰頰谷之會孔子相馬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思階而上不盡

公至自頰谷

晉趙鞅率師圍衛

齊人來歸運運龜陰田齊人曷為來歸運龜陰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解註曰孔子仕魯政事行乎季孫三月之中不見違齊人為是

來歸之解註曰齊侯自頰谷會歸運田晏子曰寡人獲過於魯侯如之何晏子曰君子謝過以質小人謝過以文齊當侵魯四邑請皆還之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率師圍郟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率師圍費郟不聽者邑不聽者

宋樂世心出奔曹音義疏云世字亦作池按禮記池柳唐石經亦作世柳古音通

宋公子池出奔陳

冬齊侯衛侯鄭游邀會于鞌

叔孫州仇如齊

宋公之弟辰暨宋仲佗石疆出奔陳解註曰辰言暨者明仲佗佗俱出也謹案宋公文繫於弟不足包下故仲佗再舉宋以明之明年經承此已明即不復言宋仲佗也佗疆起意而辰序止者既加暨又序下嫌辰全無罪矣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疆公子池自陳入于蕭以叛胡康侯曰出奔陳則稱暨入于蕭以叛則稱及及非不得已之詞得已而不可也夫事君者可質可殺而不可使為亂今不得已而輕於去國猶之可也

夏四月也得已不巳而果於叛君則無首從之別其罪一施之

秋宋樂世心自曹入于蕭解註曰不言叛者從叛臣叛可知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泣盟平六年侵鄭之怨也既平之後遂終春秋未嘗相犯故特與泣盟同為大信辭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解註曰不日月者子黑道而以爲後未至三年宋取貝丘危社覆宗廟禍端在定故略之

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率師墮郟之也墮但獲之

衛公孟彊率師伐曹

季孫斯仲孫何忌率師墮曹 曷為率師墮郟率師墮曹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百家不臧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率師墮郟率師墮曹

叔孫氏所食邑費季氏所食邑二大夫宰吏數叛患之以問孔子孔子曰陪臣執國命采長數叛者生邑有城池之固家有甲兵之藏故也季氏誠其言而墮之故君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謹陳兩言三月不違者前據為中郟宰時此據為司空時也鹽鐵論曰孔子仕于魯前仕三月及齊平後仕三月及鄭平務以德安近而雉者何五板而堵解註曰八尺曰五堵而雉解註曰二百尺謹案韓詩說八尺為板板廣二尺積或當以五堵者度長三堵者度高三丈長二十丈之雉而城解註曰二萬凡周十一里若以六尺為步三十三步為一里又古周禮說三堵為雉與此傳不合雉者此之時魯無敵國之難城境之患而雉者何五板而堵解註曰八尺曰五堵而雉解註曰二百尺謹案韓詩說八尺為板板廣二尺積或當以五堵者度長三堵者度高三丈長二十丈之雉而城解註曰二萬凡周十一里若以六尺為步三十三步為一里又古周禮說三堵為雉與此傳不合

堆容樂成數也周禮城郭以命數為節公九里侯伯七里子男五里皆謂外城孟子言三國之城七里之郭乃侯伯之制天子外城十有九里而考工記云匠人營國方九里者九里之城其積四十九里方九里者五而強五里之城其積二十五里方九里者三而弱然則都城百雉於子男為大都於侯伯為中都於公為小都於私邑為采如中都之制不利公室故說使墮之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晉侯盟于黃二家經 黃侯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黃

十有二月公圍成為孟氏不 成成故

公至自圍成能服不能以國為家甚危故危錄之趙訪曰昭圍成不月異在國也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瑕

夏築蛇淵園

大蒐于比蒲

衛公孟彊率師伐曹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冬晉荀寅及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晉陽趙氏之私邑朝歌寅吉射之私邑也實自國出居其私邑而春秋不言出奔反

晉趙鞅歸于晉 此叛也其言歸何解註曰據叛出入惡同 以地正國也曰地謂晉陽也以晉陽之兵還正國也 其以地正國奈何晉趙鞅取晉陽之甲

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荀寅與士吉射者曷為者也君側之惡人也此逐君側之惡人為以叛言之無君命也時荀寅士吉射作亂攻趙氏趙

之逐荀士而復鞅其復有君命故以歸言之其出無君命故以叛言之然書歸者非與使無惡也所以起其叛為以地正國明雖逐惡人苟無君命不免為叛鞅自以與寅吉射無所懼也董仲舒曰天子受命于天諸侯受命于天子天子受命于父臣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諸所受命者唯春

秋之教不明而亂臣賊子不知所懼也董仲舒曰天子受命于天諸侯受命于天子天子受命于父臣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諸所受命者唯春皆天也天子不能奉天之命則廢而稱公王者之從是也公侯不能奉天子之命則名絕而不得就位衛侯朔是也子不奉父命則有伯討之

經學要

卷十二

公羊通義

六西 光緒十三年

薛叔其君也
罪衛世子剛曠是也臣不奉君命雖善以叛言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是也妾不奉君之命則廢女先至者是也妻不奉夫之命則絕夫不言及是也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戌來奔

晉趙陽出奔宋
左氏經曰衛趙陽

三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子佗人率師滅頓以頓子燹歸
不別以歸何國

夏衛北宮結來奔

五月於越敗吳于醉李

吳子光卒
趙汾曰吳楚之君雖卒于外不地

公會齊侯衛侯子堅

公至自會

秋齊侯宋公會于泇

天王使石尚來歸服 石尚者何天子之士也
解詰曰天子上服者何組實也組實時曾不助祭而歸之故書以譏之黃道周曰歸服而不舉月日何也其來者遠矣紀受者則不尊紀賜者則不親為之紀時焉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解詰曰主書者子雖見逐無去父之義

衛公孟彊出奔鄭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大蒐于比蒲
解詰曰

邾婁子來會
社元凱謂會公于比蒲是也大蒐大閱公雖在不書國內常禮者文可知也即言公者乃特譏也

城莒父及霄
司寇攝行相事齊人聞而懼遣魯君女樂文馬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為周適游往觀然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膳乎大夫則吾猶十有五年春至正月和婁子來朝月者為下錄

十有五年春至正月和婁子來朝
月者為下錄

饑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曷為不言其所食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解詰曰漫者偏食其身從不敬也

夏五月辛亥郊 曷為以夏五月郊
解詰曰正當卜春三正

三卜之運也
解詰曰運轉也謹案魯郊本以十月上甲祭社十二月下辛卜日今為改卜牛故正月始祭社更以三月下辛卜四月上辛不從又以四月下辛卜五月上辛

得吉卜乃郊也蓋夫履性唯具之正

壬申公薨于高寤寤非正也

鄭軒達率師伐宋

齊侯衛侯次于濰條

知婁子來奔喪 其言來奔喪何奔喪非禮也

國政而常

秋七月壬申妣氏卒

妣氏者何哀公之母也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

辛巳葬定姒 定姒何以書葬

冬城漆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饑食知牛改卜牛

夏四月辛巳郊

秋齊侯衛侯伐魯

冬仲孫何忌率師伐知婁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率師伐知婁取邾東田及沂西田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知婁子盟于句繹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滕子來朝

經王學單要

卷十二

公羊通義

公羊通義 卷五 光緒十三年

得吉卜乃郊也蓋夫履性唯具之正

壬申公薨于高寤寤非正也

鄭軒達率師伐宋

齊侯衛侯次于濰條

知婁子來奔喪 其言來奔喪何奔喪非禮也

國政而常

秋七月壬申妣氏卒

妣氏者何哀公之母也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

辛巳葬定姒 定姒何以書葬

冬城漆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饑食知牛改卜牛

夏四月辛巳郊

秋齊侯衛侯伐魯

冬仲孫何忌率師伐知婁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率師伐知婁取邾東田及沂西田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知婁子盟于句繹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滕子來朝

經王學單要

卷十二

公羊通義

公羊通義 卷五 光緒十三年

晉趙鞅率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戚者何衛之邑也曷為不言入于衛陳意與父有子子不得有父也以蒯聵對蒯言之國父也雖若得有其

公不以衛與蒯聵即蒯聵不得而有衛也解語曰子不得有父之所有故在其國又正其義也不貶蒯聵者下曼姑謂成無惡文雖曼姑可為

立明矣勝得其父政明不得也鄭康成曰蒯聵欲殺母靈公廢之是也若君楚有反國之道當稱子某如齊子糾也今稱世子如君存是春秋不與蒯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率師及鄭軒達率師戰于栗鄉師敗績

冬十月葬衛靈公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解語曰畏楚也州來吳所滅趙汭曰蔡既以吳

蔡殺其大夫公子馯即其依吳避楚非得已故得與那衛同書月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率師圍戚 齊國夏曷為與衛石曼姑率師圍戚伯討也解語曰方伯所當此其為伯討奈何曼姑受命乎靈公而立

輒以曼姑之義為固可以距之也曼姑之義為可距則輒之義不可距文外自見此傳立言之善也蒯聵本靈公所逐曼姑為父距子非為子

論曼姑不得距矣解語曰傳所以曼姑解輒者曷為者也蒯聵之子也然則曷為不立蒯聵而立輒蒯聵為無道靈公逐蒯聵而立輒之法

無適子者有適孫靈公廢蒯聵而不廢輒則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解語曰輒之義不可以立與否曰可其可奈何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

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解語曰是靈公命行乎蒯聵重本尊統之義深深傳言可者謂衛人可以王父之命立輒非謂輒可仇擊其父靈公居

即似與輒與輒是親親之義不若也惡輒即似與蒯聵與蒯聵是尊尊之義不若也故但得託齊伯討以兩見其義言子輒使曼姑距父則不

可曼姑以靈公遺命距蒯聵則可輒之道雖當讓而衛人奉輒自不失王父之意若夫論語所言賢者之至行又烏足以責輒也惟子貢之

問正以叔齊雖幼而有父命合於立則尊王父命之事故援以為喻令無無可立之理冉有以家事辭王事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

也此推類及之廣言尊尊之義

夏四月甲午地震占與昭公同哀公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此皆毀廟也其言災何解語曰据禮親遇復立也曷為不立其復立春秋見者不復見也春秋之大法凡

見則不復特見一省其文一撤其義若然然有有事于武宮復立武何以不言及門及兩觀敵也自義率祖則太廟而外其義同自仁何

以書記災也解語曰災

季孫斯叔孫州仇率師城開陽晉稱釋文云開陽左氏作

宋樂彰率師伐曹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解語曰攝人者惡大夫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解語曰小國卒葬於

叙孫州仇孫何忌率師圍知婁

四年春王三月庚戌盜弒蔡侯申申謂蔡侯也申從以開城石經改弒君賤者窮諸人此其稱盜以弒何據文十六賤乎賤者也賤乎賤者孰謂罪人也賤者又犯罪故尤賤之賤乎賤者猶爾雅云微乎微者也解詁曰罪人者未加刑也蔡侯近罪人卒逢其禍故以為人君深戒不言其君者方當刑放之與刑人義同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和婁子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歸姓公孫

晉人執戎曼子赤歸于楚

楚也引先師言以正之此實晉為楚執欲言晉人執戎曼子歸于楚則歸與晉侯赤歸于歸同類故設問云爾

城西郭

六月辛丑蒲社災

蒲社者何亡國之社也

國誤矣武王伐殷克薄瑀其社于諸侯呂氏實直諫曰殿之鼎屏成也社者封也其言災何解詁曰據封土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葬滕頃公

五年春城比

夏齊侯伐宋

晉趙鞅率師伐衛

秋九月癸酉齊侯處白卒

冬叔還如齊閏月葬齊景公

閏不書此何以書

者數閏五月而葬亦事之以月數者故同得計閏然何氏竟指大功已下數閏釋此傳則非也禮與諸侯為兄弟者服斬齊之臣子實有

六年春城邾婁

晉趙鞅率師伐鮮虞

公羊通義

吳伐陳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叔還會吳于祖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舍弑而立者不以當國之辭言之弑而立者講繼弑君而立者若宋督弑厲公而立莊公未嘗言宋馮此其以

當國之辭言之何謂陽生不為讓也舍故特為寡辭與齊小白入于齊而後殺弑者同罪此其為讓奈何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舍何如舍者

之子陳乞曰所樂乎為君者欲立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君如欲立之則臣請立之不可恐景公殺陽生陽生謂陳乞曰吾聞子蓋將不欲

立我也陳乞曰夫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者而走矣陽生走與之玉即而走之使詐以使命出防關

即此言玉者蓋若龍輔之類也解詰曰奔不書景公死而舍立陳乞使人迎陽生于諸其家解詰曰于諸真除景公之喪除義如除喪者先哭

而練而祥而禫各有變除之節謂之除喪此期而除喪者所謂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諸大夫皆在朝陳乞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解詰曰

也左傳有既葬除喪則謂既葬卒哭去麻服葛而杜預藉以飾其短喪之說尤可嘆矣諸大夫皆在朝陳乞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解詰曰

諸大夫皆曰諾於是皆之陳乞之家坐陳乞曰吾有所為甲請以示焉諸大夫皆曰諾於是使力士舉巨囊而至于中霤解詰曰巨囊大諸大

夫見之皆色然而駭開之則闐然公子陽生也解詰曰色然驚駭開出頭貌音陳乞曰此君也已諸大夫不得已皆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而

君之爾解詰曰時舍未能得眾而陽生本正當立諸大夫自是往弑舍解詰曰陽生先許致請大夫立于陳乞家然注弑舍故先書當國起其

陽生正舍不正而入于齊為弑解者舍有父命也此大為臣子防也然此猶加弑陽生不加弑者彼言歸姬比無惡此

冬仲孫何忌率師伐邾婁

宋向巢率師伐曹

七年春宋皇瑗率師侵鄭

晉魏曼多率師侵衛

夏公會吳于郢

秋公伐邾婁八月己酉入邾婁以邾婁子益來入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解詰曰據當內辭也若使他人然若公伐既歸而使他人入之者然

有獲惡明和婁子益何以名據滅而以歸者乃名絕無滅文絕曷為絕之獲也曷為不言其獲解詰曰據獲內大惡諱也解詰曰故名以起之也據外言

宋人圍曹

點石齋校印

又鄭駟弘率師救曹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曹伯陽何以名據滅而以歸者絕易為絕之滅也易為不言其滅諱同姓之滅也解詁曰故何諱乎同

姓之滅力能救之而不救也解詁曰以屬上力能救而不救曹故責之諱宋滅邢不諱滅曹諱者所見之世為內恥尤深也此同事而異

歲解故曰諱與諱之為用一也至於滅國之惡前後屢見不待責一宋公而後顯所謂見者不復見耳春秋用意每畧人所難知亦猶誠虛言與虛公深亡不言秦滅勿獨譏責宋公之薄也且入國而以其君歸罪固不減於滅矣滅不日者順入文例

吳伐我不言郟者近夏齊人取譚及俾音譚俾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易為賂齊為以邾婁子益來也左傳曰齊侯使如

歸邾婁子益于邾婁音歸解詁曰據歸不書此書善魯能悔過歸之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齊人歸譚及俾既歸邾婁子齊亦還所略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宋皇瑗率師取鄭師于雍丘其言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詐之也解詁曰詐謂陷奇伏之類兵者為征不義不為的勝而已十三年詐反不月如此不禁上月疾略之屬

夏楚人伐陳秋宋公伐鄭冬十月

十年春王二月邾婁子益來奔月者諸侯奔有罪例也益反國仍為無道見逐於吳故出

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夏宋人伐鄭晉趙鞅率師侵齊

五月公至自伐齊前後公會吳皆不致者取也此致音善公因齊喪退師將順其美

葬齊悼公衛公孟彊自齊歸于衛

薛伯寅卒解詁曰卒葬略者與杞伯益姑同

公羊通義

六十七 光緒十三年

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率師伐陳

吳救陳何焯曰救中國不進者吳楚結憾志不在救中國故不進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率師伐我

夏陳袁顛出奔鄭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率師及吳戰于文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解詁曰戰不言伐舉伐者魯與伐而不與戰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用田賦也魯語曰季康子欲以田賦子謂冉有曰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

歲收田一井出稅禾秉芻五米不是過也五經異義周禮說有軍旅之歲一井九夫百畝於是有賦出禾二百四十斛芻束二百四十斤釜米十六斗謂此田賦也古者公田籍而不稅有武事然後取其賦故賦之字以貝武音伯為舊但征淮夷芻芻束無稽知遂時之田賦之法也今魯用田賦者無軍旅之歲亦一切取之厲民甚矣抑欲本無其制故言初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孟子者何昭公之夫人也其稱孟子何諱娶同姓蓋吳女也解詁曰禮不娶同姓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為同宗共祖亂

者禮婦人繫姓不繫國雖不諱猶不繫國也不稱夫人不言薨不書葬者深諱之諱案謂之吳孟子猶言吳之長女特避不稱孟姬耳杜預以為說託宋姓者非也孟子者貴再妙林之稱詩曰齊子由歸可證也

公會吳于橐皋已諱故不更沒公也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運諸夏之會止于是故不月不致復為大信辭所以

冬十有二月蠲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解詁曰蠲者與陰殺俱穢周十二月夏之十月不當見故為異九年再蠲者天不能

十有三年春鄭軒達率師取宋師于岳其言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詐反也解詁曰前宋禁許取鄭師今鄭復行詐取之詩

夏許男戊卒失國復立尤微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吳何以稱子解詁曰稱子者索臯吳主會也吳自是遂雖長列國不可吳主會則曷為先言晉侯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

盟吳公先欲晉侯亞之春秋不欲以吳其言及吳子何會解詁曰會吳不言及會兩伯之辭也解詁曰晉序上者主會文也吳言及者亦人往為主

長晉故不錄其盟唯存會時之使云爾伯吳亦主會為伯半抑半起以復見其事也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曷為以會兩伯之辭言之重吳也解詁曰其言重而不盈曷為重吳吳

伯吳亦主會為伯半抑半起以復見其事也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曷為以會兩伯之辭言之重吳也解詁曰其言重而不盈曷為重吳吳

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也切制之但張兩伯辨則諸侯皆在可知舊說時吳來將大會中國齊晉前驅魯齊陳鄭伏轅而左傳是會

此也言君子豈不樂當世有聖帝如堯舜者知君子而用之也既不可得退撰春秋以俟後世王者復起推明春秋之義以治天下則亦君子之所樂也左氏說經於文辨說經圖於詞例此聖人制作之精意二家未有言焉知春秋者其唯公羊子乎

春秋公羊經傳通義敘

昔我夫子有帝王之德無帝王之位又不得為帝王之輔佐乃思以治天下之大法損益六代禮樂文質之經制發為文章以垂後世而見夫周綱解弛魯道陵遲政戰相尋燕爾或熄以為雖有繼周王者猶不能以三皇之象刑二帝之干羽議可坐而化也必將因衰世之宜定新國之典寬於勸賢而峻於治不肖庶幾風俗可漸更仁義可漸明政教可漸興焉乎託之託之春秋春秋之為書也上本天道中用王法而下理人情不奉天道王法不正不合人情王法不行天道者一曰時二曰月三曰日四曰王法者一曰譏二曰貶三曰絕人情者一曰尊一曰親三曰賢此三科九旨既布而壹裁以內外之異例遠近之異辭錯綜酌劑相須成體凡傳春秋者三家專唯公羊氏有是說焉漢初求六經于燼火之餘時則有胡毋子都董仲舒皆治公羊春秋以其學鳴于朝廷立于校官董生授弟子嚴公嚴公授陸孟孟授東海嚴彭祖魯國顏安樂各專門教授由是公羊分為嚴顏之學方東漢時帝者號稱以經術治天下而博士弟子因端獻諛妄言西符獲麟是庶姓劉季之瑞聖人應符為漢制作黜周王魯以春秋當新王云云之說皆絕不見本傳重自誣其師以召二家之糾摘矣然而孟子有言春秋天子之事也經有變周之文從殷之質非天子之因革即甸服之君三等蕃衛之君七等大夫不世小國大夫不以名氏通非天子之爵祿即上抑祀下存宋襄滕薛邾婁儀父賤穀節而貴戚却非天子之絀陟即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四裔殆所謂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者非即愚以為公羊家學獨有合於孟子乃若對齊宣王言小事大則紀季之所以為善對滕文公言效死勿去則萊侯之所以為正其論異性之卿則曹鸞之所以為賢論貴戚之卿又實本於不言刺立以惡衎之義且論語責輒以讓國而公羊許石曼姑園戚今以曼姑擬臯陶則與醫驥殺人之對正若符契故孟子最善言春秋豈徒見稅畝伯于陽兩傳文句之偶合哉嗚呼是非相淆靡不然矣自有書而梅姚偽之自有禮而鄭王爭之自有易而荀虞之象陳邵之數焦京之五行王弼何晏之浮虛並起而持之往時詩有齊魯韓毛四家今毛詩孤行亦既杜其歧矣顧小序復不信於後世况乃公羊穀梁左印明並出於周秦之文源於七十子之當學者固不得而畸尚而偏詆也雖然古之通經者首重師法三傳要各有得失學者守一傳即篤信一傳斤斤罔敢廢歷宜矣者猶曰有所受之其得者因而疏通證明諒可以俟聖人復起而不惑倘將來而從焉衡而取焉彼孰不自以為擇善者詎揣量其智識之所及匪唯謬乎聖人且不逮三子者萬分一逞臆奪竊思所取者過一傳之所大失所棄者反一傳之所獨得斯去經意彌遠遠已曾虛以來公羊穀梁皆成絕緒唯左氏不絕於講誦然今之左氏失其師說久矣漢世謂公羊為今學左氏為古學以其書多古文訓讀賈逵服虔能明之雖時與此傳抵牾而一字予奪必有意日月名氏詳略必有說大指猶不甚相背杜預始變亂費賈古訓以為經承舊史史承赴告苟如是因陋就簡整齊冊牘云爾重孤倚相之才偏優為之而又何貴乎聖人大凡學者謂春秋事略左傳事詳經傳必相待而行此即大惑文王繫易安知異日有為之作十翼者周公次詩安知異日有為之作小序者必待傳而後顯則且等於揚雄之首贊宋子之綱目非自作而自解之不可也聖人之所為經詞以意三意以詞達雖無三子者之傳方且揭日月而不晦水終古而不敝魯之春秋史也君子修之則經也經主義史主事事故繁義故文少而用廣庶世俗莫知求春秋之義徒知求春秋之事且視聖經竟以左氏記事之標目名存而實亡矣嗚呼趙橫與宋儒踵煽加

以觀空懸擬直出於三傳之外者淺識之士動為所奪其言數三傳率據拾本例而廣引例不可通者以致其語董生不云乎易無遠占詩無達
 詰春秋無達例夫唯有例而又有不圓於例者乃足起事向辭異之端以互發其蘊記曰屬辭比事春秋之教也此之謂也十二公之篇二百四
 十二年之紀文成數萬赴問數千應問數百操其要歸不越乎向辭異辭二途而已矣當其無嫌則鄭忽之正陳佗宮展之賤曹鸞宋萬宋督之
 為大夫未嘗不同號祭伯奔而曰來祭公使而曰來介葛盧朝而曰來齊仲孫外之而曰來未嘗不同辭入者為墨天王入于成周乃非莫出者
 為有外天王出居于鄕乃非外此無他正名天王灼然不嫌也夫人婦姜夫人氏夫人孫于齊則辭有異楚屈完來盟于師齊侯使國佐如師則
 辭有異衛侯言歸以成叔武之意曹伯言歸以順喜時之志而或加復或不加復則同辭之中猶有異此言負弱出惡已見於伯討成公出惡未
 有所見也若是之屬有不勝備指述者諸滅同姓莫名獨衛侯燬名諸莒稱公獨蔡桓侯不稱公諸來稱使獨武氏子毛伯不稱使一難而而乃
 異一救而言次之先後異一人之名而曼何之有無異一年之內而糾與子糾異凡皆片言堂庭筆削所繫才不可不比觀不可不深察春秋有當
 略而詳當詳而略詳之甚者莫如錄伯姬略之甚者莫如鄭祭仲之事祭仲權一時之計紂宗社之患君子取之亦與其退不與其退之意為爾
 若左傳所載忽之弑營儀之立仲循備無能匡救苟並存其迹將不可為訓故斷至昭公復正厲公居標取足伸仲之權而止此春秋重義不重
 事之效也董生曰正朝夕者視北辰正嫌疑者視聖人聖人以祭仲易君季子殺母兄皆處乎嫌疑之間特殊異二子于眾人之中而責而字之
 而不名尚猶有援左氏之事以駁公羊行權之義者蓋愚仲之稱字正逆知天下後世必有吹噓議仲者乃大者其善也渣于髮設滑稽之辨欲
 窮孟子孟子直應之曰君子之所為眾人固不識也方將任膠滯庸鄙之見而贅游夏之所不能贊不亦難矣世俗之為說者曰春秋据事實書
 美惡無所避豈不甚明而顧假時月日以為例乎此言非是春秋之序事甚簡擇言甚約記戰伐知戰伐而已不知其師之名記盟聘知盟聘而
 已不知其事之為若乃情狀委曲有同功而異賞亦殊罪而異罰抑揚進退要當隨文各具非可外求但据記事一言終無自尋其抑揚進退之
 緒誠求諸繫時繫日繫日繫殺之不相襲則其明析有不啻若史傳之論贊者東山趙氏嘗言之曰事以日決者繫自以月決者繫自以月則繫
 時此史氏之恒法也東周王室衰微夷狄僭號五等邦君以強弱易周班而伯者之興幾於改物其災祥禍福之變禮樂政刑之亂必皆有非常
 之故焉史氏以其三例者一以施之是非得失混淆雖有彼善於此者亦無從見矣孔子之修春秋也至於上下內外之無別天道人事之反常
 史之所書或文同事異事同文異者則皆假日月以明其變決其疑大抵以日為詳則以不日為略以月為詳則以不月為略其以不日為恒則
 以日為變以日為恒則以不日為變甚則以不月為異其以月為恒則以不月為變以不月為恒則以月為變甚則以日為異將使學者屬辭比
 事以求之其等義孰分其嚴各惡其深奇變極亂皆以日月見之如示諸善善哉自唐迄今知此者惟方一人哉推舉其槩及齊平及鄭平均平
 也而一信一否月不月之判也卻伯姬來歸祀叔姬來歸均出也而一有罪一無罪月不月之判也城楚邱之不嫌於內邑以其月也晉人執李
 孫行父何以別於齊人執單伯以其月也晉侯入曹何以別於宋公入曹以其日也武宮亦立場宮亦立而知季孫隱如之為之者以其不日也
 諸侯相執例時始見於宋人執滕子嬰齊則惡而月之公如例時襄昭如楚則危而月之會例時終桓公之篇蓋危而月之可得謂無意乎常辭

偏戰日詐戰不日獨至于般詐戰而亦日讀其經曰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般秦已葬晉文公皆殲之罪日之而益見復歸未有言日者獨衛獻公日讀其經曰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甲午衛侯伋復歸于衛讓弑之迹亦日之而益見春秋雖魯史舊名聖人因而不革必有新意焉春者陽中萬物以生秋者陰中萬物以成善以春賞惡以秋刑故以是名其經丙戌之再也疑於衍而非衍夏五或無月十有二月或無冬疑於脫而非脫春以統王王以統月月以統日春秋所甚重甚謹者莫若此世俗之說又曰譏貶當各就其事而傳說有先事貶者有終身貶者得無乖論語不逆億之訓且疾惡已甚乎是末和春秋之用譏貶當事而施者小過惡耳至其未事而先貶既事而終絕則必蹈名教之宏罪犯今古之極孰有雖孝子慈孫百世不可改者中人之情固有始善終怨先後易轍惟若公子翬之媚桓桓隱公子招之督君亂國充其惡可以至於此極則平日處心積思出謀發慮久已不覈于禮義先師言春秋夫子之行事也向使夫子與翬招並時立朝必不待其弑君亂國畜已放流之數極之又何不逆億之有以誅不待教之惡人而且使之出師而且使之會諸侯之大夫是則陳魯之君無知人之明以自召其禍也故敗招于泚敗翬于代鄭伐宋以戒後世之為人君者若曰有臣如此則不可以長三軍而使四方豈唯決二公子之辜而已翬公子也而弗謂公子招弟也雖弗謂弟存公子焉若曰疎者不良當總其位親者不良但不當任之亦勿可失其貴此深中之深微中之微也俗儒不知春秋病於不能探深窺微輩在所傳聞之世訟言貶之遂在所聞之世唯一貶於其罕逮所見之世隱如疑不得貶矣然而辭不屬不明事不比不章昭公之篇一日隱如至自晉一日叔探金至自晉同事而氏不氏異氏者賢不氏者惡亦因得見端焉且遂卒而貶猶夫終身貶也春秋之義人道莫重乎終始用致夫人弗正其始則終身不免為篡成風之舍貽會葬王弗稱天則終身不正其為小君其於追命桓公亦然故翬招敗之於始仲遂貶之於終皆言乎罪大惡極足以貫其沒世者也譏貶絕不槩施每就人情所易惑者而顯示之法人莫知大夫不敵君而後以楚人書人莫知卿不得憂諸侯而後以晉人書人書漢梁以降大夫交政未嘗貶也卻缺之從義公子側之僇革宜若有善焉轉發其專平專廢置之罪而以人書不甯惟是又因是以知士句公子結專其所可專得免於貶雖於名氏之外未有加焉固已深矣鄭襄公皆華附楚賤之曰鄭伐許與吳伐狄狄伐晉文無以異至其子衰經與戎則正言之曰鄭伯伐許以為不待貶絕爾弟末若狄之顯也故襄公書葬悼公不書葬其葬猶之突也其不葬也猶前之接後之論而蔡之聃也傳曰春秋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也貶絕然後罪惡見者貶絕以見罪惡也又曰春秋見者不復見皆讀此經之要法也楚子虔哆哆然自以為討賊而取絕于春秋何則般之弑父已見虔之誘討難知也名虔矣般可以無誅乎則又見諸絕世子有絕有矣蔡之臣子可釋憾於楚乎則又見諸葬蔡靈公以為虛伸其復讐之志凡義無常唯時所當方君義屬國則般也賊及君義屬般則虔也雖此其比在刺樂館譏猶繹王姬可以無逆不可以逆而外之遂不宜為大夫既為大夫即不得薄其恩禮生殺不相悖天以成其施刑賞不偏廢王以成其化非春秋孰能則之撥亂之術譏與貶絕備矣而又曰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惡如可諱何以羶惡聞之有虞氏實德夏后氏實爵殷周貴親春秋監四代之令模建百王之通軌尊尊親親而賢其賢尊者有過是不敢譏親者有過是不可譏賢者有過是不忍譏爰變其文而為之諱諱猶譏也傳以諱與譏持為譏重是也所謂父子相隱直在其中豈曲佞飾過之云乎無駭駭去氏故入極不嫌非滅承徐

人伐吳氏則滅項不嫌非齊書成鄭虎牢於下乃可以城不擊鄭書蓋子卒於後昭公取夫人乃可以不書其諱文而存實有如此者於紀侯大去見諸侯以國為體於入曹見同姓滅之當救於公孫會見司寇有八議之辟於防於暨於處父見君臣無相為盟之法其假諱而立議有如此者世爭則示之以讓世許則示之以信是以美台陵高泓霍而於讓國公子三致意焉衛子之諱殺也捷之諱宋也三亡國之諱亡也其緣賢者之心而隱惡有如此者將因其所諱達之於所不諱則會稷成亂以嚴君臣之分乾時伐敗以隆父子之恩子般忍日以正世及之坊然乃知祖之逮聞所以為始為將推而遠之而後得盡其辭又炳炳彰彰如此嘗病左氏規隨擬議續經三年願云齊陳恒執其君寘于舒州夫凡伯以天子之使諱不言執况可加之其君乎斥言成叛抑非圖報取運內邑不聽之例也故曰左氏之事詳公羊之義長春秋重義不重事斯公羊傳尤不可廢方今左氏舊學澆于征南穀梁本義汨于武子唯此傳相沿以漢司空棫任城何休解詁列在註疏漢儒授受之旨藉可考見其餘公羊墨守穀梁廢疾左氏膏肓春秋漢議文謚例之等尚數十篇惜無存者解詁體大思精詞義異行亦時有承訛率臆未能醜會傳意三世之限誤以所聞始文所見始昭遂強殊真我于快而季姬季友公孫慈之日卒皆不得其解外大夫奔例時諸侯出奔無罪時有罪月內大夫出無罪月有罪日功過之別內外之差宜然也何卻公自設例與經詭戾而公孫救之日歸父之不日兩費詞焉叔術妻嫂傳所不信卻公反張大之目為非常異義可怪之論亦猶傳本未與輒拒父傷不疑說引以斷衛太子之獄致令不曉者為傳詁病此其不通之一端也七十子沒而徵言絕三傳作而大義睽春秋之不幸其幸其猶有相通者而三家之師必故各異之使其愈久而愈歧何氏屢蹈斯夫若盟于包來下不肯援穀梁以釋傳叛者五人取證左傳而鑿造遺諱不以禮之說又其不通之一端也今將祛此二惑歸於大通輒因原注存其精粹刪其支離破其拘室增其隱漏冀備一家之言依舊帙次為十一卷竊名曰通義胡毋生重生既皆此經先師雖義出傳表卓然可信董生緒言猶存繁露而解詁自序以為略依胡毋生條例故亦未敢輕易也昔韓文公遺殷侍御書云近世公羊學幾絕何氏注外不見他書聖經賢傳屏而不省要妙之義無自而舉非先生好之樂之味於眾人之所不味務張而明之其孰能勤勒拳拳若此之至固鄙心之所最急者如遂蒙開釋章句斷其心跡然直使序所注掛名經端自託不腐其又與辭蓋自有唐巨儒惜此傳之墜絕而望人之講明也如是今殷侑之注已復不存更以穴知孔見期推測於千百權之後安得有道如昌黎者而就正其失也鑽仰既竭不知所裁

乾隆卅有八年孟冬甲子商孫翰林檢討廣森謹言